

## 目 錄

- 第一章……事變發生至戰爭開始
- 第二章……我國應戰及戰局之展開
- 第三章……空軍戰勦
- 第四章……陸軍及砲隊之戰勦
- 第五章……戰時經濟狀況
- 第六章……救護及救濟事業
- 第七章……漢奸與日軍之暴行
- 第八章……特寫（十九篇）

## 第一章 虹橋事變發生至戰爭開始

自蘆溝橋事件發生之後，日人着着侵略，進兵攻佔平津一帶；一方陸續撤退各地日僑，準備大舉進攻華北。日人之狡計百出，必欲在華北造成第二偽國，故師「一二八」在滬掀動戰爭，放烟幕彈以轉移世界視聽之故智，乃有此次事變之發生。虹橋飛機場禁止外人窺探爲當然之事，而他國在滬駐軍亦未嘗有人往該處窺探，獨日人必欲偵察我方設備，此其居心如何可知矣。事變發生，日方一面稱同意以外交方式解決，一方派艦增兵來滬，其必欲引起戰爭之心「路人皆知」。爰將經過事實記載成書，以存其真，而我中華民族之英勇抗戰亦得以光垂青史也。

事變發生 八月九日下午五時半，有日陸戰隊第一中隊長大川勇夫及一等水兵齋藤要藏乘坐汽車一輛，赴虹橋飛機場，抵達時即擬衝進場內，當由我機場衛兵，加以阻止，該日兵等竟發槍射擊。事前，我軍警當局以邇來常有日人至飛機場窺

探，曾嚴令機場衛兵，如遇少數日人擾亂之事，不得發槍還擊，故當時機場衛兵，見該日兵等開槍，即在防禦物後躲避，未加還擊。該日人等旋即乘原車折回，其時我附近保安隊，因聞槍聲出巡，該日兵等復開槍射擊，我保安隊一名，當被擊斃，乃予還擊。大山勇夫當場擊斃，齋藤要藏亦被擊中，逃逸數十步，因傷重而死。市府接得報告後，俞鴻鈞當即用電話向日駐滬總領事岡本詢問。同時，外交部秘書周珏，亦與日海軍武官本田通話詢問。岡本與本田，初均不信有此事，且謂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本日未有奉令出外者；縱令有人外出，亦決無人至虹橋飛機場，蓋日本官兵絕對不應至該地云。

交涉經過

俞市長於下午十時許，赴日本駐滬總領事館開始交涉。日方參加者有總領事岡本，領事田本，海軍武官本田，沖野，田尻等。俞首述本日發生事件經過，并謂：本案發生，誠屬不幸。惟市府前因貴國海軍軍官及水兵迭次在虹橋飛機場窺探，及與守兵發生衝突，歷經提出書面抗議，并要求制止，以免發生意外糾紛在案。本日又因貴國軍人窺探飛機場，致發生不幸事件，殊深遺憾。俞當時詳述我方所得確實報告，并謂詳細情形，現在尙待調查。又我方是否尙有其他死傷，亦待調查。惟此次不

幸事件之發生，係由於貴國水兵忽視以前歷次之抗議，並開槍射擊我方飛機場衛兵及保安隊而起，殆無疑問。惟現值華北時局嚴重之際，貴我兩方會共同努力維持本市治安，勿使發生事變。此次雖發生不幸事件，仍盼貴方力持鎮靜，盡力勿使事態擴大；一方面雙方調查，循外交途徑，以謀圓滿解決。雙方磋商良久，結果日方同意將本案由外交方式解決。

俞辭出日總領館後，日總領館，日武官室，陸戰隊司令部，日本記者等，由我市府秘書張廷榮，警備司令部參謀主任朱俠，及警察局工部局等處代表，陪同至出事地點調查。被擊斃之日本軍官屍身由日方領回。

### 八月十日

雙方進行調查真相：我方參加者為市府秘書長周雍能秘書張廷榮，警備司令部副官長趙恩先，公安局督察處長汪大燧等，日方以海軍陸戰隊參謀山內英一少佐為主體，餘為海軍武官田尻穰中佐，駐滬總領事館領事吉岡範武，秘書福井，警察奧村儀一郎，憲兵少尉東川好信，及日本記者等十餘人，公共租界巡捕房亦派西探長董恩，捕頭惠司脫，日探井口，監察官霞都司，澀江梅造等參加。八時在日總領館會齊，九時至虹橋飛機場出事地點實地調查，對汽車所經路線，雙方死難官兵地點及子彈等項，調

查研究頗爲詳盡，直至下午五時許始告完畢。旋又至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視察肇事官兵所乘之汽車。調查時雙方均能秉公正之態度，從事研究，故無劇烈之爭辯。惟雙方觀點則不少差異之處，故尙未能提出交涉。

案件

真相

此次不幸事件之死難者，我方爲機場掩護隊士兵時景哲，日方爲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士兵齋藤要藏。時景哲共中兩槍，均由右背肋入，右前胸穿出，屍身伏臥於距虹橋飛機場大門一百公尺之處。大山勇夫被擊斃地點，則相距一百五十公尺之外，齋藤要藏更距數百公尺。故事件真相，極易明瞭，顯然由日方官兵駕駛汽車由東向西，至虹橋飛機場大門，企圖闖入，被守兵所阻，乃發槍射擊。當時守兵伏地蹲避，於是折北向碑坊路開行。其時距離機場大門一百公尺許之掩護隊士兵時景哲，因聞槍聲，擬回場報告，被日方官兵擊中兩槍，仆地而死。同時我附近保安隊士兵，因槍聲大作，出而巡視，日方官兵仍繼續開槍，乃予還擊。大山當時被擊斃，齋藤亦受重傷，奔跑數百步，因傷重而死。

死者

後事

我掩護隊士兵時景哲之屍身，經雙方派定醫官檢驗，填具傷單，並各攝照片存查，我方並定明晨十時由法醫所解剖。至於日方死者官兵，因日方認

爲無須解剖，故於本晚七時在八字橋火葬場舉行火葬，日方官兵參加者甚衆。事前曾通知我方，轉告附近居民，以免驚惶誤會。

日方同意

外交解決

雙方對於本案，均同意用外交方式解決。惟因調查未竣，故尙未交涉接洽。又日本海軍武官本田，爲避免事態擴大起見，曾向駐滬僑民發表談話，請力持鎮靜，信賴當局，以謀解決云。

滬領事團

提備忘錄

上海領事團鑒於形勢嚴重，本日向中日兩方分別提出同樣之備忘錄。下午三時由挪威領事奧爾（現爲領團領袖領事），先赴市府晉謁俞市長，致送備忘錄。大意謂現在華北形勢緊張，上海局面亦趨嚴重，如一旦發生意外，則上海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事業，勢必受其影響。希望上海市政府能注意及此，凡任何軍隊足以破壞和平影響治安之一切行動，均應使上海區域完全避免云。俞市長當即答以我國政府向來努力維持和平，且從無破壞治安之舉動，本市政府秉承中央政府意旨，對維持和平與治安，亦始終努力不懈。今後仍當繼續以往精神，維持上海之和平與治安。惟希望日本方面，亦必須同樣努力，則和平目的始能達到。希望領事團注意及此云云。奧爾領事旋即辭出，至日本駐滬總領事館訪岡本總領事，致送同樣備忘錄。

日領岡本

訪俞市長

日總領岡本於下午四時十五分赴市政府訪謁俞市長，對上海現局作種種之交涉，談約三小時之久。岡本首謂：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在虹橋飛機場遇害一事，日本全國極爲震動。關於本家用外交途徑解決一點，本人曾向東京請示，東京政府對此，一面表示同意，一面認爲有向中國質問對本案態度之必要。其次在本案未解決前，爲避免發生同樣事件起見，認爲應有兩點要求：（一）將保安隊撤退；（二）將保安隊已築之防禦工事完全撤除。俞市長答稱：此次不幸事件之發生，中國政府亦極爲重視。至於中國方面之態度，即認爲本案雙方應以誠摯正式之態度，澈底調查真相，然後再循外交途徑進行交涉，當可得圓滿之解決。望日本方面勿過事衝動情感，亦勿僅憑理想與臆測而推斷事實。再者，本案現在正由雙方進行調查事實，真相尙未判明，將來責任應由誰負，亦不容推斷。萬一應由中國方面負責，則中國決不諉卸責任，如應由日本方面負其責任，則希望日本亦應同樣以光明之態度擔負之。至於避免發生同樣事件一點，市政府早已注意及之。當事件發生之夕，已自動將距日僑居住區域較近之保安隊步哨稍稍後退，以免衝突。至沙袋與鐵絲網，因恐引起市民驚惶，亦早已撤除。是貴方所要求者，我方早已自動辦理，岡本總領事旋又叩詢保安隊後退之距離究已

多少，並建議雙方派員共同決定。俞市長答稱：保安隊之離開日僑居住區域，係我方避免衝突之自動行爲，無所謂距離。且該處區域爲我國之土地，更無所謂撤退；派員一節自難同意，蓋此乃不合理之要求也。岡本又謂：保安隊現在駐紮地點，成包圍日本陸戰隊之形勢，非撤退不足以避免衝突。再如，掘戰壕堆沙袋等工事，亦應撤除。俞市長答稱：保安隊所有措施，無非爲防範起見。總之，我方維持和平之心志，日方應能諒解；如認保安隊之工事含有危險，則不免神經過敏矣。如果日方亦能遵守範圍，衝突自可避免。岡本對此，表示滿意，并謂當即報告政府云云。旋談及虹橋事件，岡本謂據日方調查，日本海軍官兵並未開槍。俞市長以岡本今日並非爲交涉本案而來，故未願詳談，俟正式交涉時，再行討論云。最後俞市長以日本軍艦今日有十六艘來滬，一部份停泊吳淞口外，一部份開進黃浦江，且有軍隊登岸，質問岡本是否知之。並謂在此一面用外交交涉之際，一面增加軍艦，是乃威脅；但我方抱有固定之方針，非威脅所可改變云。岡本對增艦一事，初稱不知。旋謂如雙方能用誠意交涉，雖增艦亦無關係云。至七時許岡本興辭退出。又昨日日方並派海軍武官沖野謁見楊司令，作同樣交涉。楊司令因事，由副官趙慰先接見。



**十一日**

十一時，日方再派副領事福井往謁俞氏，謂聞北之保安隊仍未撤退，足以引起嚴重局面云云。俞氏當答以中國方面，對於鄰接日僑居住地帶之保安隊員，業已自動向後稍退。但日本方面，則反於此時開進大批艦隊，昨晚並有海軍陸戰隊三千人登陸。此種情形，實有威脅滬市增加人民不安造成嚴重局面之趨勢，應請貴副領事轉告貴總領事通知貴國海軍當局，應加慎重為要云云。福井旋即握別而去。

日海軍

省開會

(同盟社東京電)海軍當局十一日邀請軍事參議官大角，末次，高橋，藤田四大將，下半二時午在海相官邸開會，海軍省方面海相米內，次官山本，軍務局長豐田，軍令部方面次長島田，第一部長近藤等出席，對上海虹橋發生之大山事件作重要協議。

日當局取

慎重態度

(新聞報東京電)日外務省發言人稱：日政府對滬虹橋機場日僑二人被害後發生之新局面，現仍取極慎重態度，加以詳細調查，以期事態之不擴大。惟此後如不幸再發生嚴重事態，則日將取相當之應付。又謂自華北事件發生後，日方在上海及華南華中，已取和平政策。希中國當局對這種情形，重新加以考慮，以期和平解決。又據東京官場稱：上海日海軍及外交當局，對新發生之時局，抱慎重態度，加

以詳細調查後，再與中國當局開始交涉。

日外省希

（中央社東京電）十一日午，外務省發言人接見外國記者時，朗誦印就之

和平解決

虹橋事件經過說明書，與日報所載大體相同。經各種質問後，答稱日對虹

橋事件，希望和平解決。

駐京日大使館參贊日高十一日晚七時赴外部訪常次陳介，說明日外務省對滬虹橋機場事件，不欲擴大見解，希望我外部轉令滬市府將本案作為地方事件從速解決。

日艦大

日本從佐世保及橫須賀調來上海之大隊軍艦，本日開到吳淞口外者，計有

隊開到

驅逐艦二隊，巡洋艦四艘，又魚雷艦兩艘。下午一時二十五分起，至一時

五十分止，其巡洋艦由良號·鬼怒號·名取號三艘，即由吳淞相繼開進浦江。至下午三時，又有巡洋艦川內號亦進口，當時分泊在楊樹浦之大阪及黃浦碼頭。艦內滿載軍火，並有大批陸戰隊到來，即在兩碼頭登陸起卸。又下午五時十分至五時四十分，第九隊驅逐艦四艘，與二十一隊驅逐艦四艘，又有魚雷艦兩艘魚貫而入，均在楊樹浦江面拋泊。各該驅逐艦內，亦有大批軍用品，及陸戰隊兵士等裝到。當夜均在楊樹浦起卸上陸中，尚有兩隊驅逐艦，將續到吳淞口外，猶未駛入上海也。

日方兵力

已及萬人

據大美晚報記者調查所得，上海方面現共有日本軍隊萬人。其中原有陸戰隊三千人，昨日下午抵滬之陸戰隊二千人，晚間抵滬之陸戰隊三千人，在鄉軍人及武裝僑民等二千人。黃浦江中日艦，計共廿九艘，自滬至淞，舳艫相接。淞口之外，另有日艦隊一大隊，待機而動。此外並有運兵船十餘艘，滿載日陸戰隊，集結口外，似有向瀏河楊林口川沙等處登陸之企圖。日方對於此種準備，似已相當完成。至於虹口一帶日兵，表面上甚為鎮靜，但日方工兵在虹口各區仍在紛紛增加軍用電話；而日方之軍用卡車，馳騁道上，為數甚多。足證日方對於虹橋事件，已有重大決心。

川沙訊十一日午十二時許，有日艦十六艘經白龍港開往上海，聞其中數艘昨曾在大金山附近（松江南海面）巡戈，並時以探海燈向岸上照射。

**十二日**

晨六時許，突有日海軍陸戰隊一小隊共四十八人，全副武裝，攜輕機關槍四架，自其司令部開出，經同濟路，徒步開入六三花園後面花園街灘屋造酒廠舊址曠場。旋於七時許，續有卡車三輛，每輛載有武裝陸戰隊七八名，攜輕機關槍二架，重炮兩尊，經同濟路；同時另有卡車四輛，每輛載十餘名不等，又重炮二尊，經虹口公園邊

門火車過道處，均開入灘屋造酒廠；並有工兵一隊，架設自該處接通其司令部之軍用電話。十一時許，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口，亦有日工兵架設軍用電話，以接通北四川路日本小學及歐陽路日本女子小學。兩處現有新到大批日陸戰隊駐守。各國駐滬當局，對於滬局極度關心，美領署助理總領事丹桐，今晨特偕該國陸戰隊軍官兩人，駕車分往各處，實地視察。

又今晨八時三刻，日海軍司令部派出日本工人約一百餘名，分乘軍用卡車數輛，至軍工路高而夫球場地點，在該處進行建築飛機場。日軍在江灣路一帶佈設軍用電話線，日軍匍匐地上，假作演習，保護軍需品搬運。日司令部瞭望台擠滿日軍，在四周用望遠鏡不斷偵察，有打旗語者，搬運軍需品者，擦高射雙管機關槍高射砲者，極爲忙碌。

日艦繼

續開來

日艦十二艘於昨日到滬，載來陸戰隊及大批軍火，均於當晚登陸。大部集中於楊樹浦公大等各日商紗廠，其步哨安置於平涼路軍工路口；北四川路底之日本特別陸戰隊司令部及日本男女兩小學內所駐之日軍亦有增加。昨晚又有日艦四艘續到，目前滬上共計泊有日艦二十六艘。

又訊：連日黃浦江停泊日艦突然大增，前晚共達二十六艘，本日又來五艘，但中有日艦十艘由浦江駛往瀏河口外駐泊。（按該處為密邇上海之重要腹地，在軍事上形勢極為險要，現除該日艦十艘由浦江內駛往者外，尚有數艘將由佐世保調華後，即擬分駐該處及附近一帶。）

日軍籌

築機場

日軍在滬籌關機場，蓄意已久，前擬收買引翔鄉跑馬場改築不果。近則積極暗中進行，傳其擬關之機場地點有三，一為虹口公園，一說於灘屋造酒廠舊址曠場，另一說在軍工路高而夫球場。

形勢遂

趨嚴重

自大批日本軍艦開抵滬濱，大量陸戰隊登陸之後，本市空氣一時頓趨緊張，昨晚更形嚴重。北四川路自老靶子路以北一帶，晚十時起幾已斷絕交通，素日燈紅酒綠號稱神秘之區者已成死之市街。日軍在該處作何行動，殊非空想所能推測，站立於老靶子路口向北瞭望，僅見日軍架設機槍之機車往來頻仍耳。與閘北接壤之界路，晚間已斷絕交通。沿界路口所設之鐵門，亦已完全關閉。公共租界之萬國商團，業於昨晚九時半全體出動，在老靶子路河南路口及沿海甯路以北之愛而近路暨界路鐵門內一帶佈防。一路電車及公共汽車，均以老靶子路為終點，而通至北站之各路電

車，則均止於北浙江路海甯路口。滬北空氣之緊張，有似於一二八之前夕云。

市長發

表談話

關於本市時局最近發展情形，俞市長發表談話如次：自虹橋機場不幸事件發生後，我方決定以誠摯公正之態度，從事調查，按照外交途徑，以謀解決。乃日方一方面表示靜候調查，並贊同以外交方式解決，一方面派遣大批軍艦到滬，復有多數軍隊登岸，跡近威脅，殊深遺憾。本市居民驚魂未定，觀茲情況，自感不安。益以傳說紛紛，謠言四起，人心愈形恐慌。本市長深盼全市市民，務必力持鎮靜，盡國民之職責，發一己之天良，勿張皇，勿驚擾，一心一德，信賴政府，靜候事態之推移，共謀國難之解脫。其有散佈謠言，妨害治安者，定當執法以繩，決不寬貸云。

我外交

部發言

我外交部發言人談：自蘆溝橋事件發生以來，日方口頭上屢次宣稱不欲擴大事態，但事實上之行動，則恰與此相反。以華北言，日方初則聲言就地和平解決，繼則增派大軍，進攻平津，屠殺燒焚，無所不至；現復更進一步，一面猛烈攻擊南口，一面進窺冀省南部，了無止境。以上海言，日方口頭上同意我方提議，以外交途徑早日和平解決虹橋機場事件；但日本政府竟派遣大批飛機戰艦陸戰隊，以及其他武裝隊伍來滬，施行威脅；同時並提出各種要求，企圖解除或減弱我方自衛力量。而日

本飛機亦連日在上海杭州甯波等地，不法飛行，準備軍事行動。凡此種種行爲，均屬侵犯我國領土主權，與違反各種國際條約。我國處此環境之下，忍無可忍，除抵抗暴力實行自衛外，實無其他途徑。今後事態之演變，其一切責任，應完全由日方負之。

### 重要會議

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十二日下午三時應日本方面之請求，在工部局會議廳召開會議。參加者除我國代表上海市長俞鴻鈞，日方代表駐滬總領事岡本外，尚有英法美義四國代表。席間，首由日方代表岡本致詞，稱中國代表於昨日告知本人，謂距離日僑居住區域附近之保安隊業已後退，但今晨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已在近郊設置防禦工事，此種行動違反停戰協定，應請共同委員會加以注意，採取有效辦法，加以制止云云。岡本詞畢，俞市長即以嚴正之態度與言詞加以駁斥云：余聞日方代表之言詞後，深覺日方代表以爲共同委員會乃專爲滿足日方要求而設置者，此種心理，實絕對錯誤。共同委員設置之目的，在維持上海之和平與治安，並非協助日本政府實施侵略政策。日方代表乃以各中立國之代表爲其工具，需要時利用之，不需要時棄置之，不亦大謬。余作此語，蓋有所根據：去歲日本軍隊曾侵入八字橋一帶地點，按照停戰協定之規定，日軍應在該處撤退，是以停戰協定早已爲日軍之背信行爲破壞無餘矣。須知停戰

協定須雙方遵守始爲有效，如僅一方遵守，決無補於實際。現在停戰協定既早爲日方之違反行動扯毀無餘，是以中國代表認爲日方根本無根據協定再作任何提議之權，此應請注意者一。其次，虹橋不幸事件發生後，日方曾一再表示靜候調查事實真相，以外交方式解決，但一方竟軍艦雲集，軍隊大增，軍用品亦大量補充，此外尙有大批軍艦正在途中，源源而來。此種措施，不獨妨害上海各國僑民之安全，且對中國爲一種威脅，且足發生危害之行爲。中國在本國領土內，當然有權採取自衛之行動。本人昨日確曾告知日方代表，我國保安隊已從日僑居住附近區域稍稍後退，此乃係以市長之資格通告者。當時本人並曾對日本軍艦軍隊雲集上海一點向日方代表提出抗議。日方代表當時對日軍增加一節，答稱不知。惟相隔不久，本人即徵實日本軍艦軍隊確已大量增加。是則爲防衛計，保安隊當然無可撤退矣。總之，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貫政策，對僑居上海之各國僑民，仍當加以保護，對各國僑民之利益，亦仍當照常尊重，請各代表轉知僑民釋念可也云。至此，各國代表提議可否將保安隊稍稍後退，以免發生衝突。俞市長當即答稱：停戰協定早經日方破壞，故日本實無召集共同委員會之必要；但各國代表係以領事資格出任調解，本人亦極願商談。惟我國軍隊在本國土地行動，有絕對自



由之權，此則未容他人置喙。茲爲維持上海之和平與治安計，如日本將增加之軍艦與軍隊調回，則我方對撤退保安隊一點亦願加以考慮云。日本代表對於此點無具體答復，於是會議毫無結果，惟雙方代表均表示決竭力設法避免開釁。至五時一刻散會。

日高謁

駐京日使館參事日高信六郎，十二日下午三時半，赴外部見次長陳介，

見外次

代表川越，對上海虹橋事件之解決意見有所傳述，談一小時。日高謁陳

時，係重提十一日滬領事岡本與滬市長俞鴻鈞所談各點。外部以此案雙方同意在滬就地談判，部長未表示具體主張。英大使許閣森下午四時赴外部訪政務次長徐謨，對虹橋事件表示關心之意，有所探詢。又談及英方所聞此案情形，並以客觀的談及滬領事團致雙方勸告和平。徐氏當告以吾方仍抱外交方式解決原意，與各國旅滬僑民，期望正同。

浦江日

艦調查

日方於虹橋事件發生前後，從佐世保軍港及華南北各海面飛調大批艦隊來華，其間有自沿江各處撤退來滬者，且已決將駐泊長江之第十艦隊，與駐在上海之第十三艦隊實行會合。其駐泊並無確定地點，但在十六浦及日領事館匯山·黃埔·公大紗廠等碼頭，俱泊有日主力艦，如出雲由良等等，尤以楊樹埔面一帶爲最多，

其總數幾在三十一艘之上。松口外並有日航空母艦，拋泊二夾水洋面。其各艦之噸級及所有炮量，如次：

艦名	隊	號	排水量	速率	主炮	小炮	高射炮	機關鎗	電雷	飛機	建造年月	建造廠地	全艦尺度
出雲	一等巡洋艦	九〇	一〇噸	一六海涅	四	三	一	二	二	一	明治三十一年九月	德國	長一二四・四六 寬五八・
知床	特務艦	五八	二〇	一四	二	〇	二	〇	〇	〇	大正十一年十月	神戶川崎造船廠	長一四四・七八 寬一八・五九
由良	二等巡洋艦	五一	七六	三三	七	〇	二	〇	八	一	大正十年五月	佐世保海軍工廠	長一五二・五〇 寬一四・四〇
鬼怒	同上	五一	七〇	三三	七	〇	二	〇	八	一	同十年一月	神戶川崎造船廠	同上
名取	同上	五一	〇〇	三三	七	〇	二	〇	八	一	八年九月	佐世保海軍工廠	同上
川內	同上	五一	〇五	三三	七	〇	二	〇	八	一	二十一年二月	三菱長崎造船廠	未詳
刈萱	同上	八二	〇	三三	三	〇	〇	〇	四	〇	九年十一月	石川島	長八三・八二 寬七・八二
八重山	敷設艦	一九	七〇	一六	三	〇	二	〇	〇	〇	昭和三年二月	浦賀船渠會社	長一〇〇・七五 寬一二・七五
子日	一等驅逐艦	一三	六八	三四	五	〇	〇	〇	六	〇	大正六年十二月	同上	長一〇二・九六 寬九・九四
初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〇	〇	〇	同	〇	昭和六年十二月	同上	同上
若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〇	〇	〇	同	〇	同上	同上	同上

堅田	鳥羽	安宅	勢多	蓮	拇	栗	朝顔	芙蓉	時雨	白露	夕暮	有明	初霜
同	同	同	炮	同	同	同	同	二等驅逐艦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艦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一五〇	二一五	七二五	三〇五	同上	同上	七七〇	同上	八二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六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三一・五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〇	〇	一	〇	同	同	同	同	三	同	同	同	同	同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同	同	同	同	二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二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同	同	四	同	四	同	同	同	同	同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年四月	同上	同上	九年十月	同上	大正十一年二月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十二月	同九月
同上	同上	同上	播摩造船廠	同上	同上	石川島	同上	藤永田船廠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	同	同	長五・四・八六 寬八・二三	同	同	長七・九二 寬七・九二	同	長八・三・八二 寬八・〇八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比良	同	上	三〇五	同上	〇	〇	同	〇	〇	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保津	同	上	同上	同上	〇	〇	同	〇	〇	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熱海	同	上	一七〇	同上	〇	〇	同	〇	〇	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二見 小高	同	上	同上	同上	〇	〇	同	〇	〇	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寬長		未同										詳上	

京滬交  
通暫停

京滬路昨日上午下行各列車，均未開入北站。京滬夜快車原定七時〇五分抵滬，因誤點至十時許始抵真如，並未開到北站。又八時之首都特快，亦遲至九時，方由真如開出。因車輛不敷調度，故此後竟日無上行車赴京，亦不出售客票，至於滬杭線各班車次，係由南站開出，上下行車仍通，惟擁擠異常。因此之故，各車均有誤點。淞滬區間車昨亦停開，站內顯見靜寂，車站四週則由我武裝保安隊警嚴加戒備，並阻止行人闖入。公路交通，如錫滬公路滬太公路等長途汽車，因車輛另調，不敷分配，故客車於昨日起暫時停止。聞北市區內華商公共汽車，亦暫告停駛。電話北區於昨日中午起，已不復與租界接通，除南市方面無阻外，聞北與吳淞等區，均告間斷，至晚尚未恢復。

難民逃

出收容

滬北一帶，因日軍艦大批集滬，情勢突告緊張。江灣閘北天通庵等處居民，紛紛向滬搬移，自晨至晚，絡繹不絕，大都均攜老扶幼，手提肩挑之貧苦人民及鄉農。有一部份難民，均赴雲南路仁濟堂請求救濟；尙有一部份因路徑不熟，暫在北河南路北浙江路各里弄息足，愁眉苦臉，厥狀甚慘。上海市救濟會特於仁濟堂舉辦難民登記收容給養，已覓定大世界廣恩寺佛教淨業社清涼寺江甯公所等處，開始收容。此後，難民逃出者日多，各團體均起而從事收容救濟。

萬國商團

下動員令

昨晚八時半，本市公共租界萬國商團總司令部，以時局已至極端嚴重階段，爲防界內治安萬一起見，特下緊急動員令，令英美意等各隊隊員，集中一定地點，候令出防。各隊員均須戴鋼帽制服食袋水瓶及槍械子彈，整裝出發云。

日政府

開會議

（同盟社東京電）首相近衛今鑒於上海情勢急趨惡化，乃於午後九時在私邸邀請陸相杉山·海相米內·外相廣田等舉行重要會議。

又電：日本海軍對於大山事件保持慎重態度，事件發生後，與華方共同調查真相，第三艦隊長谷川司令長官已向本省請訓海軍應取方針。海軍當局定於明日開首腦部會議後，對長谷川發重要訓令，故時局在此兩三日內或有嚴重展開。

我 鎮

靜 決

（南京電）滬日領對俞鴻鈞市長要求我保安隊撤退，經俞鴻鈞婉拒後，日方仍未滿意，刻正積極向上海增兵。一般看法，日方已將導火線燃點，即將爆發。我政府立場早經決定，而日軍處心尤極明顯，故社會各方對滬事雖感緊張，而政界態度却甚鎮靜沉着。政界有力方面表示，如日軍發動戰事，決予驅逐。政府態度殊鎮靜，現仍命俞市長努力折衝中；惟日方如以武力壓迫，決以武力報之。

十二日

吉祥路日本學校日軍，於清晨十二時許，發槍數響，威脅我警察局吉祥路派出所撤退。又昨下午四時起，日軍由天通庵司令部出發佈防，至今晨三時止，已將北四川路江灣路其美路軍工路一帶佈置完備，與我方保安隊士之崗位相離甚近，若雙方再稍前進，即有一觸即發之勢。晨四時許，日軍在最前線之步哨兵，開放警戒槍，槍聲疏落落，遠遠隱約可聞。

日 軍

挑 釁

自巨量日艦駛滬，及大批陸戰隊登陸後，即積極佈置工事，十二日下午曾屢次開槍尋釁，我保安隊未予還擊。至今晨九時許，橫浜路上之日軍，向前推進。其步哨之崗位，已能望見橫浜橋堍我方隊士崗位。當是時，有其美路逃出之難民，經過橫浜橋邊，日方步哨兵即舉槍射擊，而在後方之日軍，亦即行推進。

九時一刻

發生衝突

日軍一小隊由橫浜路向我守軍進攻，當經我保安隊所放之步哨兵開槍還擊，日步哨及日軍乃向後退；爲時不過數分鐘，故雙方發槍不多。九時二十分，橫浜橋方面槍聲方息，虬江路附近日步哨又從北四川路推進。同時日便衣隊隨在後面，希圖潛入我方保安隊之警戒線內，隨進隨即開槍，向我保安隊步槍攻擊，我保安隊哨兵亦即還擊。日哨兵及便衣隊見不得逞，同時後退。

攻天

通庵

十時零五分，日軍又利用日便衣隊從天通庵日海軍司令部出發，繞道走黃陸路，向天通庵車站方面進攻。此時我方兵士駐防於淞滬鐵道之西，當亦舉槍迎擊，未二三分鐘，日便衣隊即行退去。又十時許，天通庵路江灣路之間，曾一度發生小衝突，各開槍約五六響即止。

正午衝

臨平路

午十二時，日兵十餘名，由分水廟南進過臨平路橋，入臨平路物華路一帶。該處因地勢不佔重要，故並無我保安隊；警察局臨平分駐所，據前方崗警趕回報告，該所所長亟率大隊幹警四五十人，上前應戰。

午後有

小接觸

午後十二時半起，寶山路及江灣路八字橋一帶，時有斷續之槍聲。下午二時三十五分，寶昌路上日軍又來進攻，發槍數十響，試探我方動靜，當經

我方步哨兵擊退。下午二時餘，寶山路東淞滬鐵道旁橫浜橋方面，雙方發生小接觸。該處自今晨九時十五分起，迄三時止，雙方小衝突時發時止。

我方

抗議

上午九時十五分，日海軍陸戰隊，突向本市區內警戒線內衝入，並攻擊我守軍後，俞市長得報立即向日本駐滬總領事提出抗議，並致函領袖領事與爾轉知各國駐滬總領事知照。原文如下：

致岡本

抗議書

逕啓者：關於最近貴國海軍屬集上海，威脅敵國之舉動，經本市長向貴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在案。後本市長為維持本市和平治安計，曾與貴總領事約定雙方不得輕啓釁端，此事昨（十二）日在共同委員會開會時，英美意各國代表均皆聆悉，並可為證。乃言猶在耳，貴方陸戰隊於本月九日十五分，在北區地帶忽向本市區內警戒線內衝入攻擊我守軍。當經我軍沉着抵抗後，因我方不欲事態擴大，除將貴方挑釁部隊驅回外，並未追擊，糾紛旋即停止。本市長認貴方陸戰隊此舉，足以危害和平，妨害治安，相應提出抗議。請煩查照轉知貴國海軍當局尊重諾言，嚴切制止為荷。此致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



致領袖

領事函

逕啓者：今日本市長致日本駐滬總領事抗議書一件，關於日方今晨違背諾言，輕啓釁端事，相應抄同該抗議書函稿，送請查照。並煩轉知各國駐滬總領事知照爲荷。此致挪威國駐滬總領事兼領袖領事奧爾。

淞滬停戰

協定作廢

淞滬停戰協定自昨日共同委員會開會後，中國當局認爲日方業將該協定全部撕毀。故卽於昨日正式聲明，該協定應卽作廢。

我封鎖長

江下游

我政府鑒於目前情勢急迫，已將揚子江鎮江下游江面予以封鎖，所有該段江面航行一律暫行停止，外交部方面已分別照會各關係國駐華使節，轉飭

各國僑民一體知照。我軍事當局頃發表談話，謂現下時勢急迫，我國爲自衛計，不得不採取各種適當措置，而封閉揚子江鎮江下游江面，實爲我國目前在國防上必要自衛辦法之一。此種辦法實施於中國領地，目的純爲自衛，雖一時對於中外航業略有不便，但應爲中外人士所諒解。一俟外來之威脅解除上述江面之航行，當立即恢復。

日政府屢

緊急會議

東京路透電：據十三日朝日新聞所載，日最高當局昨夜舉行會議，討論上海事件，結果決定日本應以嚴厲之形式，行使其「自衛」之權。此決議將

於今晨提出內閣緊急會議，請其通過。昨夜參加會議者，有首相外相海相陸相等。再則

昨晚九時海相謁見首相，報告上海情形，並向首相提出日艦隊司令官長谷川之「重要建議」後，首相即召集外陸兩相共同討論。事後首相告新聞記者稱，余恐不得不施行「自衛」策略云。

同盟社電：杉山陸相昨於十二夜四相會議散會後，在陸相官邸召集梅津次官，後宮軍務局長，柴山軍務，田中軍事兩課長，及其他要員，商議至深更。米內海相亦於四相會議散會後，急至海相官邸，召集山本次官，豐田軍務，島田軍令部次長等，與海軍省要員舉行重要會議。

同盟社電：日政府以上海情勢，截至十二日午後，愈趨危險，乃於昨夜九時，在首相官邸召集四相會議。陸相海外三相均經出席，討論今後政府應取之態度，舉行重要協議。席上由米內海相報告上海各項情勢後，經各項協議，並考慮最惡劣之際，自當採萬全之策以爲應付，此種意見已歸一致。復於十三日午前九時起，在首相官邸召開臨時閣議，十時散會。

戰爭開始

下午四時，日軍積極向我八字橋與江灣路進犯，用鋼炮向我轟擊；同時寶山路天通庵路亦發生接觸，戰線甚廣，一時槍聲及大炮聲大作，租界內清

嘶可聞。五時許，日軍又以燒夷彈向我轟擊，開北若干房屋均被燃燒。五時半，我軍於敵密集炮火下，奮勇衝鋒，敵不支潰退，我軍遂佔領八字橋。至晚九時五十分戰事一度停止，惟開北火光冲天，至十二時始稍弱。

日艦開

砲轟擊

下午六時，泊駐吳淞高橋日艦，以巨炮向虬江碼頭至軍工路滬江大學一綫轟擊，滬江大學建築一部略有破壞。測其目的，係在試探我軍防守實力，並企圖掩護敵軍由右翼前進。我軍知其企圖，沉着應付，敵艦約開八九炮即行停止。

滬西日

軍撤退

滬西極司非而路豐田紗廠，原駐大批日海軍陸戰隊，現鑒於該處實力單薄，不能堅守，為避免損失計，決自撤退，並要求工部局派英國駐軍往駐。該處屯積之軍用品，日方已於十三日下午，用卡車運回虹口司令部。

## 第一章 我軍應戰及戰局之展開

日方自十一日大隊戰艦到滬之後，積極備戰，佈置一切。我國以日人侵略野心日熾，遂派「一二八」戰役時之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爲京滬警備司令，於十四日率八十七八十八等師來淞滬佈防。此外又委任張發奎爲滬杭警備司令，率部防守滬杭路及浦東一帶。張治中司令於戰爭爆發後，通電表示抗戰到底。通電云：

各報館轉各部隊各機關團體暨全國同胞公鑒：十三日下午，暴日侵滬艦隊突以重砲轟擊閘北，繼以步兵越界襲我保安總團防地，我保安隊忍無可忍，起而應戰。治中奉命統率所部，星馳援應，保衛我先祖列宗華路藍縷辛苦經營之國土，爭取我四萬五千萬黃炎華胄之生存，誓不與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爲甲午以來四五十年之最後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壯；彼爲發揮野心之侵略，我爲決死求生之自衛。無論暴敵如何披猖，最終勝利，必屬於我。願我舉國同胞武裝袍澤，毋忘我東北平津數千萬同

胞呻吟於日寇鐵蹄踐踏之奇慘，毋忘我一二八戰役，長城戰役，平津戰役，忠勇犧牲先烈之血跡；以悲壯熱烈之精神，共負洗雪國恥收復失地之重任；遵奉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之昭示，以百折不撓抗戰到底之決心，求得最後光榮之勝利。環甲陳詞，不勝激越。張治中叩刪印。

我政府發

外交部本日代表國民政府，發表下列之聲明書：——

表聲明書

中國政府對於現在中日局勢，發表聲明如下：

中國爲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近年以來，中國政府及人民所努力者，在完成現代國家之建設，以期獲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對內致力於經濟文化之復興，對外則尊重和平與正義，凡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中國曾參加簽訂者，莫不忠實履行其義務。蓋認爲獨立與共存二者，實相待而相成也。乃九一八以來，日本侵奪我東四省；淞滬之役，中國東南重要商鎮，淪於兵燹；繼以熱河失守，繼以長城各口之役，屠殺焚燬之禍，擴而及於河北；又繼之以冀東偽組織之設立，察北匪軍之養成，中國領土主權橫被侵削。其他如縱使各項飛機，在中國領土之內不法飛行，協助大規模走私，使中國財政與各國商業，同受鉅大損失；以及種種毒

辣手段，如公然販賣嗎啡海洛英，私販槍械，接濟匪盜，使我中國社會與人種，陷入非人道之慘境。此外無理之要求與片面之自由行動，不可勝數，有一於此，已足危害國家之獨立與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爲任何國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者，然中國則一再忍受，以迄於今。吾人敢言，中國之所以出此，期於盡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後之覺悟而已。及至蘆溝橋事爆發，遂使中國幾微之希望，歸於斷絕。蘆溝橋事件之起因，由於日本大舉擴張天津駐屯軍，且屢於辛丑條約未經允許之地點，施行演習。日本此種行動，已足隨時隨地引起事變而有餘；而本年七月七日深夜，日本軍隊竟於鄰近北平之蘆溝橋，施行不法之演習，繼之以突然攻擊宛平縣城。我守土有責之駐軍，迫而爲正當防衛。我無辜之人民，於不意之中，生命財產燬於日本砲火之下。凡此事實，已爲天下所共見。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日本之行動有深足注意者，即其口頭常用就地解決，及不欲擴大事態之語調；而其實際，則大批軍隊及飛機坦克車以暨種種最新戰爭利器，由日本國及朝鮮與我東北，源源輸送至河北境內實行武力侵略，向我各地節節進攻之事實，絕不能爲其所用之語調所可掩蔽於萬一。中國政府於蘆溝橋事件發生後，猶以誠意與日本協商，冀圖事件之和平解決。七月十二日，我外部曾向日本大使館提議，雙方即時停

止軍事行動，而日本未予置答。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長復正式以書面重提原議，雙方約定一確定日期，同時停止軍事動作，同時將軍隊撤回原駐地點。並曾聲明中國政府爲和平解決此次不幸事件起見，準備接受國際公法或條約所公認之任何處理國際糾紛之和平方法，如雙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等。然而以上種種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於此之際，中國地方當局爲維持和平計，業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議之解決辦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對於此項解決辦法，未予反對。乃日本軍隊於無可藉口之中，突然在蘆溝橋廊坊等處，再行攻擊中國軍隊；並於本年七月廿六日致哀的美敦書，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北平。此則於雙方約定解決辦法以外，橫生枝節，且爲吾人所萬萬不能接受者。日本軍隊更不待答覆，於期限未到之前，以猛力進撲中國文化中心之北平，與中外商業要樞之天津。南苑附近，我駐軍爲日本轟炸機及坦克車所圍攻，死亡極烈。天津方面，人民生命，橫遭屠戮，公共建築文化機關以及商戶住宅，悉付一炬。自此以後，進兵不已，侵入冀省南部，並進攻南口，使戰禍及於察省。凡此種種，其橫生疊端，擴大戰域，均於就地解決，及不擴大事件語調之下，掩護其進行。當此華北戰禍蔓延猖獗之際，中國政府以上海爲東方重要都會，中外商業及其他各種利益，深當顧及，屢命上海

市當局保安隊加意維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發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軍官兵竟圖侵入我虹橋軍用飛機場，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致發生事故，死中國保安隊守衛機場之衛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當局於事件發生之後，立即提議以外交途徑謀和平解決，而日本則竟遣派大批戰艦陸軍以及其他武裝隊伍來滬，並提出種種要求，以圖解除或減少中國自衛力量。日本空軍並在上海，杭州，寧波，及其他蘇浙沿海口岸，任意飛行威脅，其為軍事發動已無疑義。迨至十三日以來，日軍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區猛攻。此等行爲，在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向河北運輸大批軍隊，均為日本實施其傳統的侵略大陸政策整個之計劃，實顯而易見者也。日本今猶欲以淞滬停戰協定為藉口，將使中國於危急存亡之際，尚不能採用正當防衛之手段。須知此等停戰協定，其精神目的，即欲於某地點內雙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衝突，不妨和平解決之進行。若一方違背約言，自由進兵，而同時復拘束他方，使之坐而聽受侵略，此為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中國今日鄭重聲明，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為日本所破壞無餘，此等條約，其最大目的，在維持正義與和平；中國以責任所在，自應盡其能力，以維護其領土主權及維護上述各種條約之尊嚴。中國決不放棄



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日本苟非對於中國懷有野心，實行領土之侵略，則當對於兩國國交謀合理之解決，同時制止其在華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動。如是則中國仍當本其和平素志，以期挽救東亞與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僅爲中國，實爲世界而奮鬥；非僅爲領土與主權，實爲公法與正義而奮鬥。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與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鄭重簽訂之國際條約下，各盡其所負之義務也。

十三日上午日軍開始向我進攻，我僅擊退之，未加追擊。至下午四時日軍向我八字橋，江灣路，寶山路，天通庵路等處進攻。六時許，日艦亦發砲轟擊我軍陣地，戰爭遂正式開始矣。戰局展開如下：

#### 十四日

三時五十分消息：昨日我軍與日陸戰隊接戰數次後，各路均在節節推進中。昨晚十二時後槍砲聲漸劇，至今晨二時卅分起，我軍自八字橋青雲橋一帶反守爲攻，集中砲火，向天通庵日兵營及灘屋造酒廠進逼。我軍所發大炮，皆中日軍要地，聞日方死傷累累，同濟路花園街一帶，日傷兵不絕於途。江灣路我軍，今晨同時向天通庵推進，我前綫已展至與日陸戰隊兵營距離約一千公尺之處，敵軍形勢極爲危急。引翔港我軍亦頗佔優勢，前進甚速，現已逼近公大紗廠敵司令部，步槍射程可以到達。惟今晨

三時半後，槍砲聲已漸疏。至四時後，大砲聲又作。又昨日下午我軍以大砲向北四川路底日陸戰隊司令部轟擊時，有兩彈落於該部附近，敵方損失甚大，又公大紗廠昨亦被我軍擊中一彈。

陸戰全日陸續未停，我軍頗有進展，日軍防地逐漸縮小。惟彼以租界為根據地，我軍投鼠忌器，進攻較感困難。此點最應為各友邦所注意，若使日軍退出租界，日艦駛離黃浦江，則免危及各租界之安全。本日市戰，流彈四飛，租界戒備特別加嚴，全市之電車及公共汽車，七時後即行停駛。自晚迄夜，砲聲不停，約每分鐘即發一巨響。同時在狂風怒吼中，聞北天空燃燒着濃赤之火光，自係日艦自江中發砲轟擊開北一帶。夜十二時左右，風仍勁疾，更降冷雨，但砲聲仍隆隆不已，火光熊熊燃燒，直迄十五日晨四時，砲聲火光猶未止息。

本日我方空軍奉命正式應戰，建立殊勳，炸中敵艦三艘，又轟炸敵軍根據地，及掩護我前綫部隊進攻，予敵軍以重創。又敵機襲我杭州笕橋，被我機擊落二架。我空軍首次應戰，即奏奇功，不負全國人士之熱望，且為遠東前此未有之空戰，誠可謂為莫大之光榮也。以後我空軍每日均著戰勳，故列為專篇以紀之，詳第三章。

十四日各路戰訊如左：

閘北戰

事激烈

晨五時十分，虬江路，寶山路口又有接觸，一時機槍及機關砲聲甚密。日軍圖衝我陣線，卒被擊退。五時三十五分，緊密之機槍聲又作，但終以我軍攻守得力，日軍未敢前進。六時後，砲聲漸密，我軍約每隔二分鐘，發砲一響，此時天通庵虬江路一帶未有接觸。六時四十分，我軍對敵作猛烈之砲轟，虬江路附近，一度發生激戰。在機槍嚴密掃射之下，我軍極佔優勢。

晨五時，江灣一帶我軍向日軍陣地猛攻，當即佔領水電路持志大學一帶地方。我軍前鋒已完全越過淞滬鐵路線，直至上午十時，仍在繼續進擊中。又晨五時許，日傷兵車二輛，由黃興路轉眉州路向黃浦碼頭而去。閘北旱橋下堍王家宅及柳營路，拂曉時起均發生劇戰，因我陣地堅固，日未得逞。旋於上午八時許，我軍士兵奮勇向日陣地反攻，日軍不支，退向天通庵路。

我軍向八字橋推進

我軍自十三日下午五時半，在八字橋乘勝進擊，旋又佔領中興路橋後，現仍在繼續推進中。八字橋一帶，居民已逃避一空，前方給養，甚感困難，現正由市政府及抗敵後援會以麵包接濟中。

日艦砲  
擊江灣

虬江碼頭一帶，日艦十餘艘同時開砲，火力猛烈。我軍固守防線，阻止日軍登陸企圖。下午五時許砲火更烈。

虹口激

夜巷戰

昨晚十一時起，北四川路虬江路，寶昌路一帶，巷戰繼起，步槍機槍雜作。直至今晨一時許，戰況轉趨激烈，至二時許仍繼續作戰。惟陣地已向

東北推進，每隔五分鐘，雜以砲聲，迄三時許仍未止，雙方似傷亡頗重。閘北一帶，自昨晚八時起，即因砲火延燒，紅光燭天。直至今晨三時許，火勢更熾，照耀甚廣。浦東亞細亞油廠等處昨日下午四時起火，因風大火熾，延燒不已，今晨二時半始熄。

晚八字橋

一帶鏖戰

晚十時後，我軍向八字橋一帶敵軍猛攻，將敵千餘人擊退，敵受創甚重，惟敵仍增援，據防禦物堅守。

本日之戰，我軍在八字橋及江灣路一帶均獲勝利。惟八十八師黃旅長梅興，不幸竟於攻克敵軍陣地時殉國。據馮副師長談其陣亡情形如左：

『黃將軍十四日奉命沿江灣之線，向持志學院之敵突擊，在敵軍猛烈砲火下，奮不顧身，卒將敵陣摧毀。下午四時，正以電話向師部報捷，而敵彈橫來，炸中腹部，遂至隕命。孫師長接話未畢，遽爾中斷，知必有異，而殉國陣亡之報告踵至矣。晚間其遺體

業已安運後方，忠魂寄於國土，黃氏之死可謂不朽。馮氏概述黃旅長之一生，謂以「勇敢忠實」四字可以包括其爲人行事。」（大公報）

日艦謀襲

日方欲師「一二八」之故智，由瀏河登陸，抄襲我後方。於十四日下午，

瀏河失敗

有日艦五艘駛至瀏河口，企圖掩護軍隊登陸襲擊。我空軍得報，即飛往轟

炸。而我在軍彼處配置有相當兵力，故敵謀無從得逞。

**十五日**

戰局向外擴大，因十四日我軍應戰之結果，我左翼陣綫已進展至楊樹浦，

將公大紗廠日軍司令部包圍；右翼進展至江灣路北四川路，迫近日本特別陸戰隊司令部，敵軍主力已陷入我弧形包圍之形勢，困守待援。又日方在瀏河方面謀登陸，吳淞亦發生炮戰，故戰局已從內心陣形擴大而爲外緣陣形矣。

日人蓄意在滬作戰，故十二日雙方未開始衝突之前，已由國內調派陸軍一師團來滬。故戰事發生未及四十小時，其援軍一師團已於今晨全部運抵吳淞口外，準備登陸。

本日我空軍亦大發揮威力，轟炸日海軍司令官旗艦出雲號，與敵機激戰，詳情見第三章。

本日戰況報告如下：

我佔日海軍俱樂部

上午九時卅分，我軍佔領日海軍俱樂部。我某連連長受傷不退，仍奮勇前進，將敵軍擊退。此役我傷亡士兵二十餘名，敵兵傷亡二百人以上。

中央社記者於下午三時，大雨滂沱中，冒雨赴前線視察，至十一時返滬。曾晤某長官，據談前線戰況云，我軍於十四日將水電路一帶敵軍消滅後，即乘勝前進。十五晨，越過愛國女學，進逼北四川路底之日本海軍俱樂部，我軍於彈雨密集之下，奮勇前進。××師連長，身先士卒，中彈受傷，士兵擬扶之後退，該連長忠勇異常，奮不顧身，仍扎掙負創前進，士氣更爲振奮，爭先浴血前進。當於上午九時三十分，佔領日本海軍俱樂部，防守該處之敵軍三百餘人，完全殲滅。敵軍旋於午後二時十分，在日本海軍俱樂部以南地帶，向我猛烈反攻，肉搏數次，均被我軍奮勇擊退，敵軍死傷甚衆云。

敵根據地

下午三時半報告：戰事在大風雨中澈夜未停，十五日晨拂曉，砲聲與機關

被我包圍

鎗聲，尤爲猛烈。七時後成沉寂狀態，偶有轟擊而已。江灣路方面，我軍

奮勇進攻，頗有進展，已自水電路持志大學一帶進至江灣路口，迫近敵司令部，楊樹浦方面，我軍迫近公大紗廠，取包圍形勢；殘敵頑抗死守，仍相持中。

虬江橋我

虬江橋橫貫市中心與虬江碼頭，傍近於軍工路間。十三日起，日軍自兵艦

軍奮戰。上，發射大砲，作猛烈之轟擊。我軍扼守橋端，並憑河岸作戰，日軍之砲火勢力，極爲劇烈，我軍奮勇抵抗。迨至今日，我軍沉着應戰，仍佔優勢。

又訊：市中心虬江碼頭殊爲衝要，日艦停泊該碼頭，十二，十三，兩晝夜之間，向岸上發砲不下數百響。日軍屢圖登陸，但該處我軍防線極端鞏固，如遇日艦發砲時，則暗伏軍工路上不動聯色；敵如登陸，則以機槍掃射敵因不得逞，祇得仍退回艦。自戰事發生以來，我軍均以此應付，嚴取守勢，因是敵至今未能越雷池一步。惟該處建築物則已遭敵轟毀無餘。

敵艦開砲

轟擊浦東

晨六時許，停泊黃浦江內日領館前之出雲旗艦偵察飛機，又出動向我浦東及南市區域偵察，往來盤旋，約二十分鐘。當其偵察浦東時，竟以機槍掃射，我駐浦東部隊，爲防衛計，即發機槍還擊。敵機不支，高飛折回。迄至下午二時許，該敵機又出現於浦東上空，同時出雲敵艦，竟向我浦東東昌路新馬路地方，放砲轟擊。並有敵兵在其昌棧登陸，當爲我軍擊退。

敵援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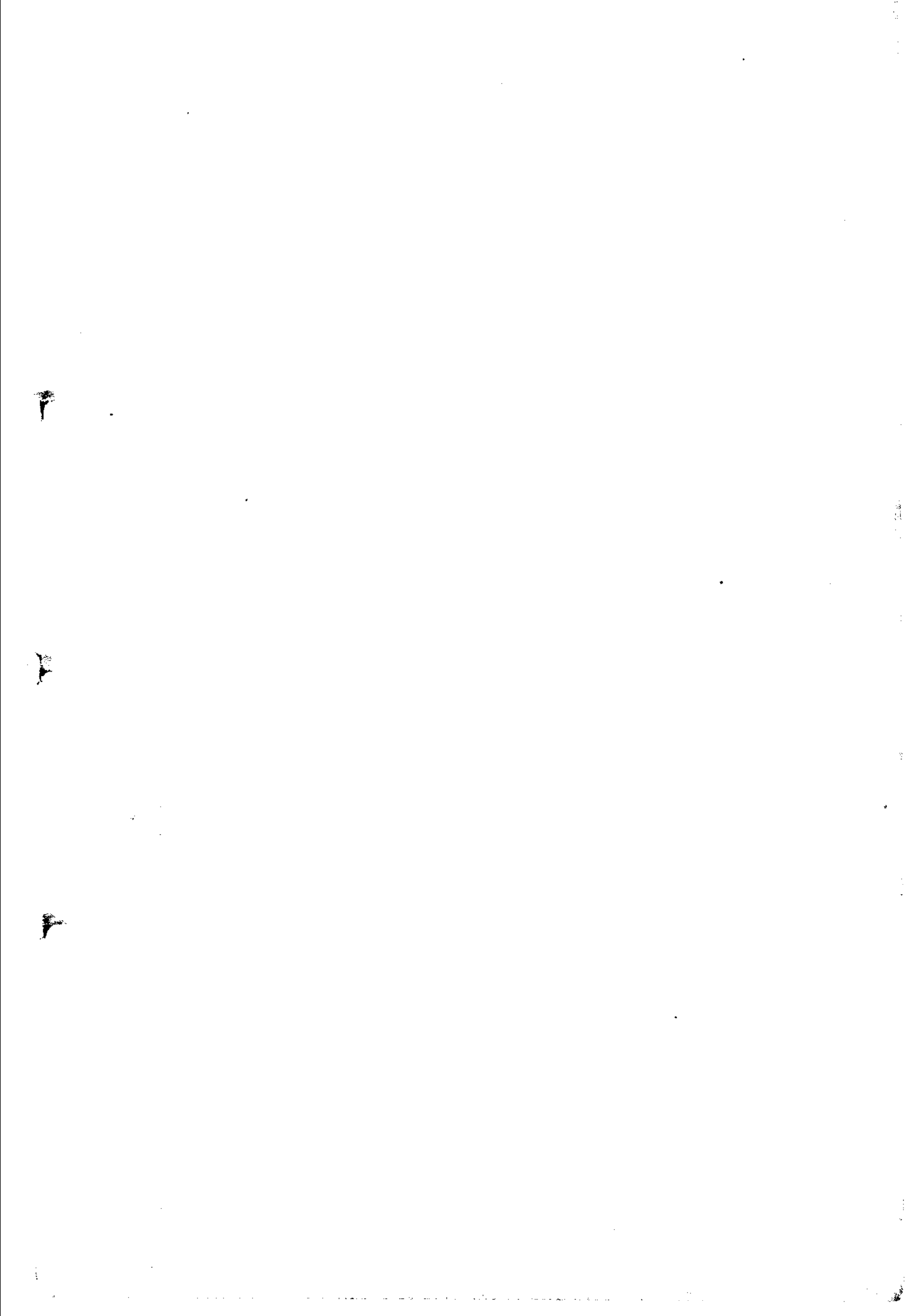
加入戰

據確報：敵方昨日深夜，已有久留米師團抵滬，本日已加入前綫作戰。又下午二時許，一部敵軍向海軍俱樂部增援，猛烈向我攻擊，被我軍擊退。

敵軍擬在常熟上岸。常熟方面之楊林口與白茆口，突來敵艦七艘，載有大批陸戰隊，有在該江面一帶上岸模樣。但我該處駐軍，已嚴加戒備，如敵軍登陸，即迎頭痛擊。又常熟徐興涇口，到有日艦七艘，陸戰隊有登陸企圖。但我駐軍兵力雄厚，江防極為鞏固。

自十三日開戰至十五日止，我方顯佔優勢。此後，十六日起至月杪之各路戰訊，將於第四章述之。





## 第三章 空軍戰勤

八月十四日空戰

日機挑釁

戰事自晨起益趨激烈，日軍不勝我方砲火之壓迫，乃出動空軍助戰。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於九時許通知租界，如有損害租界之事，不負責任。日

軍水上飛機三架，於十時起即自浦江中升起，向虹橋方面前去，我方空軍遂出而應戰。

我國空軍

晨十時一刻，我空軍出動作戰，參加之飛機十數架。時值天陰欲雨，浮雲

出動作戰

蔽空，我飛機先飛至楊樹灣方面，向公大紗廠以南日軍後方攻擊。繼有三

架漸飛向西，在日領館以東浦面之日艦即向空開高射砲，砲聲繁密殊甚，但不能命中。

我機則擇日軍要害地點擲彈，在日出雲艦附近，亦有數彈落下。當時日艦陸續開放高射砲，但我飛機無所畏懼，坦然執行其壯烈使命。在此一霎間，日高射砲射之方向，隨飛機而改變，初向東北，漸移西南，致五馬路外灘碼頭上亦落有高射砲彈，頓時引起燃

燒。十分鐘後，我飛機安然向東南方飛去，歸還後方。

十二時，我空軍掩護步隊，衝潰日軍防線。日方有白色偵察飛機兩架，曾在公平路沿海口天空與飛機發生空戰。雙方飛機經一刻鐘戰鬥，日機分頭逸去。

我機圍攻

出雲旗艦

十時三十分許，我空軍兩小隊計轟炸機六架，在浦面一帶偵察。當時停泊於「出雲」左近浦面，將該艦激起數尺，浮蕩水面。當我機向該艦投炸彈時，該艦上全部日軍出動，日砲手即架準高射砲及機關槍，向吾軍飛機射擊。但我機駕駛行動極為敏捷，投彈後即疾閃入雲霄，雖敵艦以槍砲向吾猛射，皆未命傷。吾機投彈三四次，盤旋約二十分鐘即飛去。旋於午後一時二十分許，我機二架，又在浦江上空出現，並連續向敵艦猛投炸彈。敵艦倉皇萬狀，亂開高射砲，共發一百餘響，流彈波及外白渡橋及外灘公園一帶，傷行人頗多。

下午空

戰激烈

下午四時，日機在滬市上空盤旋，我機二架亦在上空偵察，雙方追逐不已。至四時二十分，我機二架先誘敵機向西南方飛去，同時突由雲端飛出

多架，向黃浦江面急飛擲彈。日軍倉皇之間，高射砲亂放時。我空軍不避砲火，奮勇前進，向日艦停泊之處投下數彈。同時，敵水上機六架，亦緊急出動應戰。我機即奮勇與之接觸，而黃浦江上空之遠東空前空戰，遂呈現於萬千市民目前。我機技術純熟，以最迅速之動作，忽而高翔，穿入雲表，忽而低飛，掠頂而過，或包抄，或夾擊，均使敵機倉皇失措，前後不能兼顧。我軍共進攻敵艦凡十餘次，敵艦前後發砲五百餘響；敵艦遭我重大威脅，狼狽不堪，我機始終未被擊中。此次空戰至為劇烈，砲如連珠，聲如巨雷，黑點層密，烟霧漫天。鏖戰至一小時又二十分鐘之久，我機始於五時十分許揚長飛去。當激戰時，千萬民衆暨西僑等，均麤集外灘一帶及附近觀戰，以我空軍首次出動，即予敵人以重創，實開我國軍事歷史上未有之光榮紀錄，無不欣然高呼中國空軍萬歲聲，足證民衆愛國之血誠爲如何也。

日艦兩

艘中彈

下午四時四十分許，楊樹浦方面我另一隊空軍戰士，曾駕機三架，前往該處一帶偵察。當時停泊該處浦面日艦三艘，即以五六架高射砲同時開砲，向我機攻擊。但我忠勇之飛將軍，鎮靜沉着，在敵彈爆炸時，即中止前進，立刻降低，在已炸之砲彈下安全越過，重複升高飛回原處。瞬息間復一齊下降低飛，於迫近日艦時

各機炸彈齊落，擊中兩艦，方始折回。當時中彈日艦，立即起火，後悉一艦已毀，一艦受傷。

轟敵

司令部

我國空軍於晨十時許，出動參加作戰。當以楊樹浦底軍工路旁之日商公大紗廠，爲日軍東區根據地，日軍司令部亦附設於內，故我空軍飛機數架，飛往楊樹浦方面，以日軍司令部爲目標，投彈轟炸，並以機關槍掃射。敵軍驟遭我空陸夾擊，損失頗重。

日機轟炸

浦東等處

午後有日機數架，分飛浦東·閘北·南市一帶，投彈轟炸。午後四時餘，日機曾有一彈擲中浦東亞西亞火油棧，立即燃燒，火勢甚大，直至午夜猶未熄滅。

晚間我機

復出偵察

晚七時許，我機一架又飛來偵察，敵艦不待我機飛近，即又開砲亂射。其舉措倉皇之情狀，顯然可見。

我空軍

殉國者

本日本在滬上空戰，我方有二員殉國。據翌晨報載：昨日我方轟炸日軍及日軍艦之飛機，有一架被敵擊傷尾部，駕駛員未受傷，安然降落於某處機場。另一架，後坐駕駛員空軍少尉任雲閣受傷殉國，前坐駕駛員雖受傷，仍奮勇駕該機

安降於某機場。又十六日報載，該後坐駕駛員爲空軍中尉梁鴻雲，亦負重傷，送入同德醫院救治後，終以出血過多，至晚間九時五十分不治而死。

誤落

自戰事發動後，愛多亞路大世界即移作難民收容所，內住難民四五百人。

炸彈

本日下午四時三刻，空戰最劇烈之際，我國兩飛機因被日方高射砲射中，致駕駛員受傷，炸彈架損壞，因之炸彈兩枚，自動遺落於大世界前廣場內。時路人四百餘，不幸傷亡，誠爲遺憾。慘劇發生後，救護車及救火車立時出動施救，並斷絕交通，將死屍移去。又南京路口匯中飯店亦落下炸彈一枚，死傷中西旅客及路人二百餘名。

我軍事當局

南京電：關於我國兩飛機十四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遺落炸彈數枚，

局談話

致多數無辜民衆死傷一節，據軍事當局發言人談：此誠極不幸之事，中國

當局及外僑均極關切，而引爲遺憾。據調查結果，上述之兩機，當向日艦及其他軍事目的物動作時，被日方高射砲射中，致駕駛員受傷，炸彈架損壞，因之炸彈自動遺落於並非爲攻擊目標之地點。此爲不可避免之意外，不但駕駛員本身毫無落彈之意，且與其本願相違。該發言人繼謂：無辜民衆之遭受如此意外損害，誠屬遺憾。而死傷者多數爲中國人民，且有少數素爲中國友人之外僑，尤堪惋惜。該發言人末稱：現已對作戰部隊重

申命令，於可能範圍內務在不爲日軍用作根據地之公共租界內之地方及法租界全部，避免戰事。並希望此種使無辜民衆損害，但爲中國軍隊所不能控制之非常事件，不致再度發生云。

常熟炸

中敵艦

常熟急電：刻得確息，晨九時二十分，白茆口與楊林口間江面泊一日艦，爲我輕轟炸機擲彈中的，艦身一部炸毀。日艦曾發高射砲還擊，城區聞砲聲頗清晰。又已刻此間聞重砲聲十餘響，歷五分鐘始息，似係由楊林瀏河口方面傳來。

杭州廣德

擊落敵機

杭州電：十四日下午五時，日軍之雙發動機重轟炸機十一架，由台灣方面飛到杭州，向航空學校投彈。我空軍×隊事前得報，當即還擊，敵機三架被擊落，一落在車山（地名），一落在蕭山，一落在錢塘江附近，駕駛員二人逃出，被我捕獲。我航空學校因事前已有準備，一切均已遷移，故無損傷。其餘敵機八架，旋又飛至我廣德機場轟炸，僅傷我方士兵二人，停在該處之飛機一架，尾部受微傷。但該八架敵機被空軍還擊，其中五架受傷甚重，狼狽逃去，先後墮於浙境，現正搜查中。又據報告：殘餘之敵機三架，於晚八時許，經溫州飛回台灣。嗣據續報：受傷逃逸之敵機五架因汽油告罄，在蘭溪附近降落云。

### 八月十五日空戰

日機三襲

杭被擊落

浙洋面日航空母艦上之飛機廿二架，十五日晨五時飛襲杭州。我機聞報迎擊，遭遇於杭紹一帶上空，結果敵機被擊落五架，此役我方毀二機，軍官四員受傷。八時許，敵機九架，二次襲杭，我亦以九架迎戰，遇於曹娥江上空。敵無一命中，又被我擊落一架，餘機遁回。至正午，敵機又大舉來襲，我機奮勇迎戰，敵亦頑強搏鬥。我隊員陳盛馨擊落敵機兩架，董明德轟落敵機一架，其餘敵機於一時許逃去。我方亦損三架，人員受傷。

南昌

空戰

晨八時三十分，贛東貴溪發現日機十四架，計重轟炸機六，驅逐機八架。九時三十五分，至南昌上空，我陸上防空隊，當予射擊，空軍亦立即出動。敵機共投十餘枚，十時許被我空軍驅逐，分向上饒光澤方面逃去。我方損失，計行營舊址附近被炸死三人，汽車總站附近三人，汽車倉庫被燬，但庫內無車停放。敵機曾向中正橋投下數彈未中，又百花洲東湖邊落二彈，未傷人。

日機襲首

都被擊落

十五日下午有日本重轟炸十六架，來襲我首都，兩小時之空中戰鬥，我方獲得勝利，敵機被擊落六架之多，僅十架逃還。敵機係由台灣台北空軍根



據地飛來，飛至浙境時，我防空當局卽已得報，遂於下午一時半發出警報；同時派驅逐機二架，升察。一時五十五分，敵機飛達京市上空，我方急派大批驅逐機迎擊，交綏於京郊大操場一帶，一時戰况激烈。敵機曾衝入城內，在數處投彈，並以機關槍掃射。我機跟蹤追擊市各處高射砲機關槍均對準敵機射擊，敵機乃向城外飛逃。我仍予追擊，在大校場句容間，重復激戰。結果敵機被我擊落六架，其中四架落於京郊，二架落句容附近。其餘敵機十架，於三時二十分亦狼狽向東南方面逃去，三時半解除警報。我空軍此次應戰奮勇却敵，蔡世昌負傷而回，所駕之機被擊損，陳有爲下落不明。

路透社訊：今日下午二時，有日飛機襲擊首都，由中國飛機升空應戰，此爲首都第一次遭遇空襲。敵機以炸彈擲擊明故宮飛行場等處，彈落處濃烟騰空。襲擊歷半小時之久，高射砲與機關槍同時齊作，敵機旋向南逃逸，但中國飛機仍在天空翱翔片刻，以防敵機續至。當襲擊之際，有敵機四架低落飛過路透社辦事處，並有炸彈碎片落於院中。敵機未到前半小時，全城已鳴警號，警察憲兵救傷隊消防隊均準備以待，公民訓練團團員亦分駐各街之隅。首都居民從未見過空襲，故未見其危險，當空戰進行之際，衆猶談笑道中。警號既鳴，交通全停，迨事了之信號既發，全城立卽恢復原狀，聞居民無

死傷者。路透訪員旋巡視全城，見明故宮飛行場落有兩彈，光華門外亦落下炸彈五枚，兩處均無大損失。敵機爲三馬達德國海恩克爾式轟炸機，共十六架分爲三隊，聞來自台北，以三小時飛抵首都。所擲炸彈爲重二百五十與五百公斤。聞有六架會被擊落，現信兩架起火落於光華門飛行場東，三架毀於溧水附近之方山，一架毀於山間。路透訪員會目擊落於光華門飛行場附近之一架，機中人均燒焦，不能辯認。鄉民紛拾飛機碎片留爲紀念。

又訊：十五日襲京敵機，均係日本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之塚六式陸上攻擊機，每架價值自日金三十餘萬元至五十萬元不等。在京郊五里外被擊落之一架爲「三菱四一號」，於殘毀機翼上有一銅牌，註製造所機體番號等項。機內五人，均於落地後傷重斃命。在各人身畔，檢出其姓名布條，知爲「伊藤敏忠」「秋元」「櫻井」「田中正平」「成田山」五人。每人均懷有「護摩供御札新勝寺」佛勅，其帽緣均有「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字樣，且有衣袋中藏愛妻之照片與信札者，血跡殷然，狀復可慘，此外，機內尙有航空應用圖表多種，其「中國與日本濟州島台灣大連三航空根據地之航綫距離圖」中所列各地，北至平津，南達杭贛均爲我重要城市，廬山亦赫然在焉。

滬上  
空戰

晨五時半左右，日旗艦出雲號上，曾飛起偵察機一架，先在該艦上空盤旋數匝，旋即飛往閘北，滬東區，及北車站，麥根路，南市一帶偵察。未幾又循浦江東飛，偵察蘇州河，方向淞口飛去。

午後一時，七浦路北浙江路一帶上空，曾發生中日空軍交戰，機聲軋軋，槍聲拍拍，惟片刻即去。

二時許，有日機一架由東南角飛來，至北火車站一帶偵察，並拋擲炸彈。當時我軍即用高射砲轟擊，敵機於倉惶逃避中，擲下炸彈一枚，竟落於公共租界克能海路愛而近路長慶里東弄口，傷六人。

三時一刻，敵機一架自西北天空向東疾飛，我機一架緊追於後，互以機槍射擊。歷時刻許，槍聲猛烈，致七浦路左近之屋頂，均有流彈。同時虹口日軍之高射砲，亦開砲攻擊，但未奏效，我機安然而返。

暴風雨中  
轟炸敵艦  
下午三時三十分左右，我飛機一架飛往淞口偵察日艦行動，並向日旗艦出雲號頻加轟炸。當時該艦及浦東日華紗廠內日兵，亟用高射砲向我機襲擊，不下百發。但我空中戰士履險如夷，處之泰然，仍向該艦猛施轟炸，並以機關槍向

下掃射。於是浦江上面，頓起激戰，槍砲聲密如連珠。約二十分鐘後，我機於暴風雨中折回，但淞口方面忽飛起日機一架，在後追上。我機勇猛敏捷，遂即轉向迎上敵機作戰，在靜安寺以西及法租界西南角華界接壤處兩次相遇，遂在該兩處上空發生兩度激戰。當時兩機均飛度甚高，而機關槍聲仍清晰可聞，歷二十餘分鐘，兩機乃分向東西兩方飛去。

又浦江空戰時，日「出雲」旗艦上之高射機關槍彈紛紛落於法租界公館馬路東段，有行人十餘名被其擊傷。又河南路天津路口，茄勒路，愛來格路，喇格納路等地，均有行人爲敵軍高射機關槍之流彈所擊斃。

駁覆各國

十五日晨駐滬各國總領事推派領袖領事代表往訪俞市長，提出下列二點：

領事抗議

(一)駐滬各國領事，對俞市長前日關於日軍利用租界爲軍事根據之聲明

書，已加考慮，並將警告日方。但各國領事之態度，以爲如任何一方有損及租界外僑生命財產時，有關方面仍應負責。(二)各國領事，對中國飛機在租界上空飛行，認爲危及租界安全，特提出抗議。俞市長當駁稱：關於第一點，各友邦對於中日戰爭，義當嚴守中立，乃竟任縱日人，利用租界爲軍事根據地，根本已破壞嚴守中立之原則。各國既無

法制止日方，我國軍隊爲自衛計，當然有權採取必要行動，因之所發生一切結果，自不能負責。關於第二點，各國須知租界爲我國領土，租界上空爲我國領空。領空權乃我國主權之一部，我國空軍在本國領空飛翔，根本不容他人干涉。况飛翔目的爲殲滅利用租界爲軍事根據地之敵艦，各國更不應過問。俞市長繼謂：據確實報告，租界內有數處日本銀行及商行之屋頂，均有架高射砲及機關槍，租界當局不加干涉，殊堪遺憾。本市長特利用此機，順便提出抗議，如再不注意制止，則我方空軍恐將轟炸此項本非作戰而竟用爲作戰之建築物。屆時如發生不幸結果，其責任應由租界當局與日方共負之。雙方談一小時，領袖領事乃告辭。俞市長質問其曾否向日方抗議，彼謂現正前往。

第二次

答覆

駐滬領事團領袖領事挪威總領事奧爾於訪俞市長後，即於午間召開領團會議，對市府所提出抗議，租界各日商銀行及日商店屋頂上設置高射砲及高射機槍攻擊中國飛機一點，責令工部局詳查結果，並未發現上項事實。同時經領團質問日總領事，日總領事亦答復謂日商大廈屋頂，並無此項高射砲及高射機槍等之設置。下午四時半，奧爾總領事復往訪俞市長，報告經過。並謂可請華方官員會同調查，但在調查完竣，證明無上項事實時，應請市府予以公開聲明云。俞市長當即答稱：關於貴領袖

領事所稱，此間今晨已接英總領事署通知，謂已經過捕房搜查，並無其事。故本市長目前信賴英領署之報告，認為暫時無須派員調查。將來如再發現，當再通知。奧爾繼稱：日駐滬領事岡本現向領團表示，日軍飛機可以不飛至蘇州河南岸，深盼貴市長能作同樣表示。俞市長當即答稱：租界領空權，為我國所有。故中國空軍，在租界上空飛行，絕對不受任何限制。但領事團方面如能使日方之出雲旗艦駛離租界範圍以外，則為維持租界安全計對於各友邦之請求，願為轉達軍事當局，加以考慮。

### 八月十六日空戰

上午激戰

轟炸敵艦

今晨七時十分，我空軍飛機一大隊，共計二十架，奉命出動，攻襲敵出雲旗艦。我機共分四組，由東西北三面進發，取包抄形勢，齊向敵艦猛投炸彈，並以機關槍掃射。敵艦得訊，亦即亂開高射砲還擊，一時炮聲交作，震動全市。我機圍攻敵艦二次，第一次激戰約十分鐘，第二次在七時四十分許激戰至烈，歷一刻鐘即止。當我機圍攻敵艦敵機時，日方聞訊，即有十四架升空應戰，在浦江上空與我機相遇，立即互開機關槍射擊。嗣我機飛赴滬西方面，偵察日紗廠內駐軍行動。敵機跟縱而

至，空中激戰又起。敵機一架尾部，被我機關鎗射中先行遁去。其餘敵機，見勢不佳，旋亦倉皇飛逃。同時另有敵機一隊，在吳淞口上空，與我空軍相值，即互以機關鎗掃射，激戰至為劇烈。敵機不支先退，我方絲毫未受損傷，安然告捷而歸。十一時半，我轟炸機七架在出雲旗艦上空盤旋翱翔，敵艦及日領館屋頂高射砲一時齊鳴，我機沉着應戰，毫不退却。其中一架，突由高疾駛而下，投擲重彈一枚，落於離出雲艦旁廿餘尺之日郵船碼頭。據目擊者談：當時轟然一聲，黑烟上衝，碼頭上日軍及浪人數十名，漢奸六名，白俄二名，均被擊斃；炸彈碎片四飛，出雲艦亦受傷，附近日警署被炸燬。

日機轟炸

虹橋龍華

晨間敵機多架，在南市天空發現圖襲我防地，我方防空機關得訊，即以汽笛發出警報，同時用高射砲向敵機轟擊。敵機僅在龍華飛機場投下三彈，並未爆發。敵機並在南車站向逃難民衆用機槍掃射，略有受傷，惟旋即逝去。

又訊：日機多架，今晨飛虹橋飛機場轟炸，共擲九彈。其中五彈，落地後則爆炸，其餘四彈未炸，無甚損失。又日機一隊，今晨四次飛龍華飛機場轟炸。機場方面，於事前即已接得報告，嚴密防範，於日機飛近機場上空時，即以高射砲猛烈射擊。日機歸於

高射砲之威力，不敢逗留，即倉皇遁去。綜計日機前後共飛來四次。終以我方防空隊之得力，均未達其企圖。

我機襲擊

大美晚報載：中國空軍一隊，於四時二十分在楊樹浦日軍陣地之天空出

日機中彈

現。其中一架為單翼巨型轟炸機，在日艦高射砲齊發聲中，突然疾瀉而

下，向黃浦江內日艦投下巨彈多顆；另一架則用機槍向江濱日軍掃射。其時，日方接報，即派水上機三隊上空迎戰，並助以機關槍射擊。當時記者目擊日機一架中彈，頽然下墮。經一度空戰後，中日飛機各自分飛。日機向南市浦東紛紛投彈，中國飛機亦以炸彈還報虹口楊樹浦日軍陣地。自四時半至四十五分之一刻鐘內，高射砲聲與炸彈落地爆炸聲，如夏日之怒雷，連續不斷。及四時五十分，各機始均返原地。

南通基督

南通電：日機八架十七日晨冒雨到通投彈。一中南鄉百塘廟宰牛場，死六

醫院被炸

牛，一婦。數彈中基督醫院及附近學校，死傷十餘人。

敵襲京杭

南京電：敵機十餘架突於十六日晨來京空襲，六時許我機數架前往攔阻痛

揚被擊落

擊，行至丹陽，與敵機相遇，開始交戰。激戰約半小時，敵機為我擊退，

七時正京市解除警報，恢復原狀。又電：日機十六日晨六時起，至下午五時止，來京凡



五次，擲彈數枚，無大損失。

南京電：十六日敵機飛我各處空襲被擊落者，計上海擊落敵驅逐機二架，揚州擊落敵輕轟炸機二架，句容擊落敵重轟炸機三架，嘉興擊落敵輕轟炸機二架。又浦口浦鎮間擊落敵機一架，正搜查中。

出雲號被擊重創。數日來停泊黃浦江外白渡橋一日領館前，指揮敵軍作戰的日旗艦「出雲號」，晚間九時零五分被我爆炸物擊中，轟然一聲，震動全滬。該艦受創甚重，經兩小時之艱苦支持，駛至距原地七百碼之處，停泊修理。按：出雲號爲日海防艦，排水量九千一百八十噸，一九〇〇年在德國建造，每小時速率二十海里七，裝二十生的口徑大砲四門，十五生的口徑大砲十二門。

又訊：停泊浦江指揮敵軍作戰之敵出雲旗艦，十五日晨十一時半，被我轟炸機投彈受傷，下午九時許，於砲火猛烈中又被我某項爆炸軍器擊中船身一部，負傷頗重，敵急加修理，旋於十一時許向下游移去。

## 八月十七日空戰

晨起暗雲蔽空，細雨濛濛，我飛機連續數次沿浦江偵察敵艦敵軍動作。十一時一刻，我空軍轟炸機兩架飛行浦江一帶，向敵艦施行轟炸，在外白渡橋天空，與兩敵機發生遭遇戰，殊為激烈。經六七分鐘戰鬥，我機始分途向西北飛去。十一時四十五分，我空軍大隊復出現上空，以最高速率捷飛楊樹浦一帶敵軍投彈，敵陣地頗受損失。

我機一架  
被迫降落

上午十時半，我飛機二架飛至浦江天空，轟炸敵艦。敵方於驚惶中高射砲及高射機槍向空際亂發，我機高冲雲霄，盤旋數匝西去。十一時許，我空軍再度出動，飛行極低，在楊樹浦一帶用機槍掃射，敵方之高射砲高射機關槍齊發，空際烟霧瀰漫。不幸我機一架，機件受損，尾部着火，被迫降落。其他各機仍安然飛返。我再接再厲，下午二時許又飛來偵察云。

（案：十九日滬報載被迫降落之駕駛員為張少尉，以降落傘下降，不幸因風力甚大，落於敵陣地。張少尉即以防身短槍向敵人猛射，斃敵九名，已亦殉國而死。又九月七日報載：上月十七日，我機三架轟炸敵陸戰司令部，敵高射砲密集射擊，我機一架不

幸受傷，航空員閻海文立用降落傘下落，但仍墮入敵軍陣地，被敵包圍。閻即出手槍斃敵數人，至最後一粒子彈，向太陽穴自擊殉國。此壯烈犧牲的史實，日本各報均以大字刊載。昨日此間收到八月卅日大阪每日新聞，亦詳載此事，對此勇士，深致欽佩意。

敵機二架

上午九時許，有敵飛機一架在龍華一帶偵察，當被我軍開高射砲擊傷機，

中彈焚燬

尾該機即飛向浦東南匯縣境逃逸。詎駛至該縣附近，因機身後部起火焚

燬，不得已降落該處。有敵軍三人，從該機內躍出，奔向田間亂竄，當被我保衛團員九名所見，該敵軍竟出槍轟射，我保衛團員遂開槍還擊，該敵兵三名均被擊斃。至敵機一架則已焚燬，現已將該機焚餘機件檢送總部發落。

又下午四時許，敵飛機八架結隊飛往閘北虹口方面我軍陣地偵察，並投彈轟炸。我候敵機逼近時，即齊發高射砲及高射機關槍，向空中掃射。當時激戰甚烈，有雙翼轟炸敵機一架被我擊中，立即負傷而逃。詎飛至楊樹浦美孚油棧方面，該機即已失去駕駛能力，從空墮下，轟然一聲，全機即告燬損。駕駛員及兵士二名，立時斃命。

敵機被擊

軍息：滬敵機十七日晨飛到我陣地擲彈，被我空軍猛烈攻擊，當擊落敵機

落三架

二架（案：據後來報告，此二敵機均為我空軍劉粹剛一人所擊落），我機

全部安全飛回。又敵之重轟炸機二架，晨往杭州擲彈，被我高射炮隊擊落一架，落於錢塘江中。

敵機襲

杭二次

十七日晨，敵機又分兩路襲杭，八時半，十時，二次發警報。敵在笕橋擲八枚，均落機場附近田中，無損失。蔣委員長以空軍忠勇殺敵，除獎給參戰將士薪餉一月外，特電慰勉，俘獲日機師已解京。

敵機飛至

淮陰投彈

淮陰電：十七日午後二時，敵機三架由西南來襲，共投彈四枚，無損失。當敵機未到達時，我已預得警報，派機六架迎擊，高射砲亦同時轟擊。敵不支，飛向東北逃竄，我機跟追，後安然飛回。

俘敵機戰

鬥員解京

南京電：十四日在蕭山附近擊落之日機，其戰鬥員除已斃命者外，有生存者四人，當被俘獲。十七日已解到首都，其姓名為『岡本純』『竹卜良』『松漢久夫』『恩地』。岡本竹卜受傷，當送中醫院醫治。餘二人亦予優待，且准其寫

寄家書，彼等均表示非常感激。

丹陽擊

落敵機

鎮江電：十六日午在大港丹陽間，被我空軍擊落之敵機一架，記者午後乘車前往墮機處察看。該機為三菱式二十七號雙發動機雙翼重攻擊機，屬鹿

屋航空隊，機身暨官兵屍七具，均被炸橫飛四散至數十丈外，破壞狼藉不堪。七人中，一爲日本海軍中尉梅村孝次，一爲槍手，餘爲駕駛暨助理與電務員。

浦鎮覓獲

南京電：日昨被我擊落之敵機，在浦鎮附近被農人覓獲一架，機身已毀，

敵機連京

人員均慘斃。津路局聞訊，刻已派車一輛，將該被毀之敵機連京。十八日

晨可以運到。

浙擊落敵

浙省府主席朱家驊通電報告：自十四至十六日，前後三日內，敵機襲杭州

機十四架

海甯餘姚等處，被我擊落之敵機已經證實者達十四架，擊死敵航員數十

人，生擒四人云。

空戰以來

據軍政部公佈：自本月十三日，上海中日軍交戰後，我空軍於十四日晨出

敵機被擊

動，轟炸敵軍艦及楊樹敵敵根據地，予敵軍以重大打擊。其匯山碼頭，公

落卅餘架

大紗廠，日陸戰隊司令部，均中彈損傷甚大。而自十四日下午起，敵大隊

飛機先後飛杭州南京及浙贛各大都市轟炸擾亂，因之引起激烈空戰。我空軍奮勇殺敵，予敵機以意外之大損失。計十四日下午敵重轟炸機十一架，由台灣飛杭州廣德等處轟炸，當被我在杭州擊落三架，又五架受傷，在浙省蘭谿等處被迫降落，僅有三架仍循原

路線逃回台灣。十五日敵機二十餘架飛炸杭州，十六架飛炸南京，往杭州者被我擊落八架，往南京者被我擊落六架。十六日上午敵機復大隊來襲，當在句容被我擊落二架，擊傷一架，在上海被我擊落二架，在揚州鎮江被我擊落三架，在嘉興被我擊落二架。又十六日下午敵機二十餘架，轟炸蘇州飛機場，投彈甚多，但均未命中，有一敵機被我高射炮隊擊落於蘇州機場附近。合計三日以來，敵機損失已在三十架以上。

中央社訊：我空軍自應戰與敵機交綏以來，我奮勇戰士迭奏膚功。茲將自八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敵機損失之數目，探誌如下：（一）高志航於十四日在杭州擊落重轟炸機一架；（二）梁添成於十四十五兩日在杭州擊落重轟炸機三架；（三）李柱丹於十五日在南京附近擊落重轟炸機二架；（四）周庭芳於十五日在南京附近擊落重轟炸機一架；（五）陳有維於十五日在赤山湖附近擊落重轟炸機一架；（六）劉維幟於十五日在溧水附近擊落重轟炸機一架；（七）黃居谷於十五日在南京總站擊落重轟炸機三架；（八）董明德於十四日在曹娥擊落輕轟炸機一架；（九）陳盛馨於十四日在曹娥附近擊落輕轟炸機二架；（十）黃光漢於十四日在杭州附近擊落重轟炸機一架；（十一）毛瀛初於十四日在杭州擊落重轟炸機一架；（十二）秦家壯於十六日在句容擊落重轟炸機一架；（十三）傅嘯宇於十六日在句容

擊落重轟炸機一架；(十四)陳其光於十五日在句容擊落重轟炸機一架；(十五)馬庭機於十六日在揚州擊落轟炸機一架；(十六)劉粹剛於十六日在上海擊落水上機二架，并於十六日在鎮江擊落水上機一架；(十七)陳瑞綱於十六日在句容擊落轟炸機一架；(十八)王新瑞於十六日在嘉興擊落水上機一架；(十九)黃漢揚於十六日在句容擊落重轟炸機三架；(二十)樂以琴於十四日在錢塘江擊落重轟炸機四架；(二十一)蘇州我地面某士兵於十六日擊落重轟炸機一架。總計擊落重轟炸機廿八架，輕轟炸機三架水上機三架，共計擊落敵機三十四架。此外劉粹剛於十七日在上海擊落敵驅逐機二架，尙未計算在內。此外擊落敵機，有觸山或沉沒於海面中者，正在查報中。(何人擊落何機，係據各隊報告，尙待戰鬥詳報之考證，機種及數目亦待詳細之調查。)

日本木更

津隊損失

精銳過半

十四日敵飛機在上海我軍防地投彈轟擊，我空軍不得已起而應戰，連日擊敗其號稱精銳神勇之木更津航空隊。日本爲應付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年來對於空軍之發展，尤嘔心經營，積極訓練。木更津航空隊卽其最精銳者，其實力如左：(甲)編制，該航空隊下轄五個分隊，每分隊分二個小隊，每小隊有重轟炸機三至五架，全隊計有重轟炸機五十二架；(乙)飛機種類及性能，木更津航空隊飛

機爲九六式單翼雙發動機之全金屬轟炸機（原名九六式陸上攻擊機），係仿造德國亨格式，最高速度每小時二百廿公里，航行半徑爲二千公里，機內有無線電設備，乘員可容六至七人（操縱員·轟炸手·無線電手·射擊手等）。

### 十八日至二十日之空戰

## 十八日

十八晨四時許，天空尙未放現曙光，我空軍一隊，即飛往楊樹浦百老匯路虹口公園一帶轟炸。敵軍在各日商行等處屋頂之高射炮，紛紛轟擊。直至天明，我空軍始奏凱飛回。

### 敵機三

### 襲龍華

上午敵機二度襲龍華機場。第一次在上午五時，共投六彈，第一彈墜落歐亞公司機廠之東南角，第二彈投於辦公處樓上，電報房被燬，尙有四彈投在江邊，未有損失。停泊江面之我軍艦即用高射砲射擊，敵機倉皇遁去。八時許敵機再度來襲，在機場投下巨彈一枚。十時左右，敵機二度來襲，又投三彈，一彈落於機場，一彈毀飯廳門戶，尙有一彈落江邊未爆發。



日機圖  
犯廣州

廣州電：日機十八日上午十時十七分，在虎門外上空出現。當經我空軍派出大隊飛機，前往截擊，敵機見我防備嚴密，即行逸去。當警報所發出第一次警報時，市民沉着鎮靜，秩序井然。至十一時廿分，解除警報。

香港路透社訊：據外人可靠方面消息，日航空母艦一艘，泊於汕頭附近海濱之外，故今日廣州之恐慌，似非無因。現信日飛機日內或將威脅廣州，同時廣州居民來港者日盛，每一輪船火車抵港，輒載有數千人。香港驟增巨數居民，不久將成一嚴重問題。

敵機炸  
及醫院

敵機三架，晨飛真如轟炸，在東南醫院傷兵醫院投彈十三枚，有數彈爆炸。又童子軍押送慰勞品赴前方，被敵機開機槍掃射，幸童軍伏卡車下躲避，僅金鳴腰部中一彈穿過，幸無生命之憂。按該院屋頂四週，均高插紅十字會旗幟，

乃日機竟不顧國際紅十字會規章，加以轟炸，其慘無人道，當為全世界人士所不齒。

炸鐵路  
橋未遂

下午三時許，敵機轟炸滬杭路三十一號及三十四號鐵橋（在松江石湖蕩之間），僅毀鐵軌數處，電線電桿亦略有損毀。現路局方面已派員前往修

理，明日即可修復通車。

我機炸敵陣地。南京電：我轟炸機一隊，十八日晚八時，飛滬助戰，轟炸楊樹浦虹口一帶，多處起火，燃燒甚烈，各指定目標均被轟炸，敵損失奇重。我機隊於轟炸敵陣地後，安全飛回。

敵機擲

燃燒彈

晚七時許，敵機至閘北各處，擲下燃燒彈若干枚，江灣路及天通庵路等處同時起火，民房多被延燒。閘北救火會冒險馳往灌救，幸即撲滅。又北江西路海甯路口及北浙江路底二處，亦被燃燒彈射中起火，因該處駐日軍，公共租界救火會無法往救，故火勢猛烈，房屋被燬者甚多，至十時餘猶未熄。時我方空軍聞訊趕來，即在空中以機關槍掃射，敵機不支，向東逸去。

晚間滬

東空戰

晚七時許，天已昏黑，我方空軍飛往滬東投彈，敵機亦即昇空應戰，向我機射擊。我機騰上高空，穿入雲中，敵機亦跟蹤上昇。在星月光下，只見火星飛射，雙方激戰十餘分鐘，我機未受傷，從容向西北飛去。

一敵機

被擊毀

敵機三架，於晚九時半飛往閘北浦東一帶，投擲硫磺彈多枚。閘北北站之後，及寶山路寶興路附近，曾有三處着彈起火。浦東亦有一處着彈起火，延燒甚烈。當時曾有敵機一架，被我擊毀，墮落於滬西方面。

怪飛機在

滬西降落

大美晚報十九日載：昨晚十時半左右，滬西法租界上空，突有怪飛機一架。盤旋於徐家匯路海格路一帶，偵察飛行。但在不久後，該機忽疾然降落，傳降落極司非而路兆豐公園內。機中人已秘密離去。該機乃為雙翼式，工部局警務處及市府當局，目下已在進行澈查中。（按：此事在滬外報均載之，稱為“mysterious plane”。事後傳為日航空人員不願意作戰，棄之而逃者。）

俘日機

員解京

杭州電：日機飛行員被我俘獲之四員竹下等，經已解京。昨又在慈谿北觀海續獲兩員，一名田中下令，一名濱崎三郎，係十六日襲杭，被我空軍擊，逃至海面降落，泗水被俘。十八日解杭後，即轉解南京。

敵襲京  
不得逞

十八日夜十一時五十分，敵機來襲首都。報警後，全市燈火熄滅，我防空人員全體出動，空軍分隊飛起迎戰。迄十九日晨一時四十分解除警報，敵機終未飛達京上空。

### 十九日

我空軍轟炸機一大隊，於晨六時許，飛至東百老匯路吳淞路南潯路武昌路一帶日軍根據地，從事轟炸。前後投彈十餘枚，有數處均中彈起火，燃燒甚烈，敵方受損甚重。有日軍用卡車一輛，滿裝藥火子彈，適中炸彈爆發，死日兵甚多。二十分鐘

後，我機始奏凱而歸。

敵機

活動

晨十時許，敵機八架飛南翔投彈轟炸，並向紅十字會南翔救護處投彈，炸傷我傷兵二人，第三救護隊醫生一人。同時崑山上空發現敵機十餘架，經我軍高射砲射擊，向東逸去，並投彈十餘顆，爆炸二顆，餘彈未爆。又晨上午十一時許，日機七八架，分成兩隊，在真茹上空飛翔，我軍高射砲高射機關鎗轟轟並作，日機見我軍防衛周密未敢投彈，即倉皇飛去。又晨十一時許，敵機三架飛赴浦東及南市龍華飛機場一帶盤旋偵察，約一小時。又下午一時半，敵機二架在高昌廟及十六鋪碼頭一帶天空，飛翔窺探。

敵機侵京

皖被擊落

下午一時許，敵機兩隊各六架，分飛廣德及南京，企圖轟炸。廣德方面被敵機擊落一架，當即着火，餘機返回。飛南京之敵機，亦被我空軍於迎戰時，在句容附近擊落一架，其餘敵機亦倉皇遁走。又下午七時許，時適雷雨，又有敵機十餘架來襲首都，我防空部隊早有準備，敵機被我高射砲擊毀兩架。一架至安徽郎溪墜落，機中六人一人已死，五人攜輕機鎗逃逸。又一架在孝陵衛墜落，機翼已發現。

南京路透電：據空軍司令部宣稱，日重轟炸機又自台灣飛來，於今日正午襲擊首

都。敵機共八架，中國飛機在安徽廣德天空攔擊之，擊落敵機兩架，惟餘六架進至首都，在距飛行場兩哩許擲下炸彈兩枚，死村民數人。中國驅逐機一分隊起而追擊之，又擊落敵機一架。

南京路透電：今日午後四時半，有日轟炸機八架，出現於南京天空，聞共擲落炸彈十枚以上，皆在東南門之外，聞廣德擊落日轟炸機三架，現確悉共毀日機兩架。

擊中——南京電：我空軍十九日上午飛經浙江洋面花鳥山，轟炸敵艦，擊中一艦，敵艦其尾部受傷甚重，有下沉之勢。

南京路透電：今日午後七時半，日轟炸機又來圖襲南京。是時適有雷雨，全城皆聞炸彈爆裂聲。八時一刻，日機退去。據空軍司令部稱，今晨中國轟炸機一架，轟炸吳淞口外之日本飛機母艦，擊中其船首云。

敵飛江陰投彈——晨八時至九時間，有敵機數架飛往江陰，竟投擲毒氣彈數枚。幸我當局有嚴密準備，故無損失。惟敵軍慘無人道之行爲，益暴露其獸性。

嘉興擊落敵機——嘉興電：晨間有日機十二架飛禾盤旋空中，用機鎗掃射，並投彈多枚，死四人，傷六人，鐵路無損。敵機卒被我擊落兩架，落在東西兩鄉間。又

訊：敵機一架在海鹽被迫落地，兩機師已解禾。

敵襲浙

杭州電：敵機十架，十九日晚六時半襲杭，在笕橋投彈。經我方發炮還

被擊落

擊，敵機遁去，解除警報。定海十九日擊落敵偵察機一架。

敵機飛

漢口電：十九日有敵機九架，經南京·安徽·九江·岳州，飛往湘陰偵

湘偵察

察。又電：武漢防空司令部十九日午據報，敵機過蕪西上，似有襲漢企

圖，當命空軍及防空部隊準備一切。旋得潯電，謂敵機過潯，此間當有驅逐機編隊翱翔於近郊高空，作迎敵準備，一面遣機東下偵察。旋據報，敵機到潯，折向南飛，似趨南昌。三時五十分，得岳州報告，發現敵機八架，此間乃急派偵察機及驅逐機馳往。迨六時許，我機返漢，據謂敵機已向東南逸去，此間始解除戒備。

閘北浦東

晚九時許，敵機二架在閘北各處拋擲燃燒彈，民房多處起火。我方空軍聞

擊落敵機

訊，即趕來迎戰；同時我方高射炮，亦向敵機轟擊。時有敵機一架，突然

疾向滬西飛去，即寂然無聲，衆料該敵機已被我擊中。該敵機翌晨在中山路附近發現，機身全燬，駕駛員二人均已斃命。

又傍晚一時，在浦東爛泥渡附近落下敵方輕轟炸機一架。該機係爲我高射砲所傷，

被迫降落。該機落地後，機內日籍駕駛員二人，及一白俄駕駛員，即向浦江方面逃去。當時我民衆多人，均目擊該機師等倉皇逃避情形。後有人目覩該日駕駛員等避入浦江邊某外商堆棧內，旋即由浦東方面渡江登西岸。

### 二十日

我軍飛機八架，於清晨八時突現上空，盤旋飛至楊樹浦虹口一帶敵軍陣地，投下炸彈多枚。浦江敵艦雖用高射砲向天空射擊，但俱未命中，我機安然而返。楊樹浦一帶有數處中彈起火，烟焰瀰漫，如黑雲蔽天，遠近可見。

#### 擊落敵

#### 機二架

晨敵機多架，在我閘北浦東南市龍華等地偵察，並投彈多枚。第一次爲上午七時許，敵機六架，投擲數彈，我方即以高射砲迎擊，敵機匆匆逸去。

數分鐘後，敵機二架又出現雲端，適值我機趕到，以機鎗射擊，一時激戰甚烈，流彈四飛，路人受傷者數名。我機旋即飛往虹口一帶，投彈轟炸敵軍陣地及敵艦。虹口及楊樹浦方面，當有數處着彈起火。

另訊：廿日上午有敵機二架飛我後方陣地意圖轟炸，我軍劉隊長駕機趕來，以機鎗猛射命中，該二機受創不支，一落於黃浦江，一落於我陣地後方。又廿一日報載：敵機多架昨晨飛往南市一帶轟炸，曾有二機被我高射擊中墮落，業經關係方面證實。

敵機自  
炸紗廠  
午後二時十五分，有敵機一架飛往滬西一帶轟炸。敵機以畏我高射砲之射擊，不敢低飛，故投彈絕無標的，以致有一炸彈墮落於日商豐田紗廠之內。該廠原駐敵軍數百，業於十四日撤退，由英軍駐守。敵機投擲炸彈後，該廠當即着彈起火，並炸傷英兵一人，及我平民四人。

又訊：下午二時四十分許，有敵機六架盤旋滬西中山橋上空，投巨量炸彈四枚後，又以機關鎗向浜北一帶鄉民掃射，始向東飛去。

下午我機  
大顯身手

下午四時許，我空軍又出動向楊樹浦一帶投彈，當即命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頓時黑烟四起，火光燭天。因敵軍曾在該廠駐兵，內貯各種軍火甚多，一時爆炸之聲，隨之而起，深晚猶未熄滅。下午五時一刻，我機四架沿浦江南端北飛，藉浦東楊樹浦一帶房屋被火焚燒之烈燄作掩護，轟炸虹口一帶敵軍陣地，故當我機飛至時，敵艦猶在不知不覺中。當時我機一架，遂使用巧妙技術，從高空突然下駛，於投畢一彈後，即迅行直騰上空，身輕似燕，其姿勢之美妙，得未曾有。其時浦江中各日艦之高射砲彈密集射出，但我機已去如黃鶴矣。該彈投落地點，在日領館後西華德路百老匯路之間，未幾即有烈燄升起，炸毀之烈可見。



申報特訊：我空軍諸將士，連日作戰，大顯英勇。惟最初數日，因天黯雲低，加以風雨交作，未能顯其技能。二十日，我空軍於下午四時餘大隊出動，在浦江及虹口一帶上空向敵軍根據地轟炸。因天朗氣清，我空軍之妙技遂得完全顯露，黃浦灘旁日擊作戰之西人，亦贊不絕口，驚嘆不已。我空軍共計六架，分成兩隊，一向匯山碼頭及虹口一帶轟炸，一隊則往浦東日華紗廠投彈。雖浦江敵艦倉忙迎戰，而我軍在密集高射炮火圍攻之中，依然不動。迨飛達目的地上空時，突然下駛，高度甚低，猛投一彈，即告中的。同時亦即迅速直上雲霄，玲瓏巧妙，得未曾有。二次轟炸，俱係如此。日華紗廠及匯山等處，熊熊大火，高射炮效用全失。我機目的已達，遂即從容駛去。

敵機廣德  
被燬兩架  
方面逃去。

南京電：敵機十四架，於二十日晨前往廣德轟炸。我空軍當即與之應戰，約半時許，我軍以斬釘截鐵手段，連擊落敵機二架。其餘敵機倉皇向上海

路透社電：今晨八時左右，日機飛廣德擲彈。南京得訊，即派戰鬥機前赴廣德，中途遇敵機，遂與接戰。敵機二架中彈墜地，火焰四射。

蚌埠射

蚌埠電：廿日午後敵機八架襲蚌，投彈多枚，無大損失。實地調查，我方

落敵機

射落敵機一架，在小王莊落下。

敵襲武

漢口電：敵機四架，廿日晨四時，經南昌廣濟宋埠，圖襲武漢。防空部派

漢未逞

大隊機迎擊，敵見有備，折英山。六時半在九江以機鎗掃射，被我高射炮

擊逃。

### 二十一日至月杪之空戰

**二十一日**

晨六時二十分，我機兩架出現於虹口敵軍陣地，繞空數匝，在敵艦高射砲中從容擲下數彈，均命中，有數處着彈起火，兩機即向東飛去。八時十分，我機一架又悄然掩至敵陣地，在極度高空之中突然下降，勢似驟雨，當投下重量炸彈一顆，立即爆炸，敵兵倉卒間被炸死者六七十人。我機投下炸彈後，即又直上青雲，疾如流星，迨敵艦亂開高射炮追擊，我機已冉冉駛入雲層，從容向西而去。當時在浦濱之中外人士，目睹此活躍之表演，均贊譽不止。

淞口戰

晨七時許，我轟炸機於驅逐機保護之下，飛往吳淞口轟炸敵艦。八時許遇

落敵機

敵機約三十架，當即發生激戰。我飛將軍劉粹剛又再度建功，擊落敵機兩

架。同時，並有敵機多架，被我擊傷兩翼。我空軍直至九時許，始安然離滬而返。

滬西空

晨九時十分，敵機六架分兩隊猛炸真茹及滬西中山路一帶。我軍飛機兩

戰激烈

架，英勇迎擊，發機關鎗猛烈掃射，歷二十分鐘。敵機失散亂飛，其中有

一機，被我機驅逐，幾被迫降地。又昨日下午四時許，敵機在真茹南翔一帶大炸，我空軍出動助戰，擊落敵機一架於東南醫學院附近田野中，敵人機俱焚燬。

晨六時半，在離大場南六里之地方，日機兩架與我空軍一架大戰，達半小時，旋見我機六架飛來，兩敵機急向東逃逸。又上午十時半，有日機二架往大場轟炸，飛行極低，共投彈三枚，前二機各投一彈。當第三機投彈時，我軍發高射炮射擊，一炮即將該日機擊下，日機駕駛員等均中彈，當即斃命。

敵襲京被

南京電：敵方重轟炸機十餘架，突於晨四時許，企圖來京夜襲。當敵機飛

擊落三架

達揚州附近，我機已上升前往攔殺。兩方相遇後，即開始交綏，激戰半小

時許。敵機被我擊落三架，一架落於揚州起火，另二架落於東台縣與泰興縣之間，其餘敵機倉皇逃逸。我方一架略受損傷。

南京路透電：今日侵晨，空襲之警號又作，居民皆從睡夢中驚醒，即紛紛覓地藏

匿。四時三十分，敵機三架出現首都郊外天空，但未進至都城界內，亦未擲彈，即向東南疾飛而去。同時，有敵機六架襲擊揚州飛行場，擲落炸彈數枚，中國戰鬥機立即升空，擊落敵轟炸機三架。

東台空戰

鎮江電：二十一日上午四時，丹陽有敵機九架，旋向東逃去。

擊落日機

東台電：敵轟炸機三架，與我機四架遭遇，激戰後敵不支，被我擊落二架。一落楊家壩，為五五零號，另一機中彈被焚，敵飛行員四人均斃。

漢口電：二十一日晚七時，敵機十一架經潯二次空襲武漢，投三彈，均落荒地。

二十二日

晨五時三十分，敵機三架沿浦江飛至十六鋪及浦東方面偵察。至七時十五分又來敵機三架，至南市上空往返數次；又有敵機八架飛浦東，投下七彈均落空地。

晨拂曉六時許，日軍轟炸機四架，偵察機兩架，飛至我軍南市陣地盤旋偵察，並擲巨量炸彈數枚。當被我軍用高射炮，機關鎗猛烈轟射，敵機始四散逃逸。

開北

晨九時，敵機一大隊，飛經開北陣地企圖投擲炸彈。在中山路上空時，適

空戰

我機轟炸隊亦開到，雙方遂在該處作激烈之空戰，互以機關鎗掃射，密如連珠，火星四飛。敵機因恐受我包圍，故不敢戀戰，十五分鐘後即四散飛逃。

我機轟

我轟炸機多架，午後二時十五分，在驅逐機掩護之下，飛滬轟炸敵軍。當

炸敵艦

我機甫至特區上空，浦中敵艦即倉皇以高射炮連續射擊，我機仍從容飛至

虹口上空，向敵軍陣地投擲炸彈多枚。旋即飛往楊樹浦轟炸敵軍陣地，並至淞口轟炸敵艦；約歷四十分鐘，我機再度飛至虹口上空，敵艦又以高射炮亂射，但我機從容投擲炸彈多枚之後，即安然離滬而去。

下午四時三十五分，我大隊空軍二十二架，由西飛東，直向吳淞口外，於日艦密集處，猛施轟炸。敵倉皇中即以高射炮射擊，勢若聯珠，但我機從容在烟霧中活躍，毫無損傷。轟炸約二十分鐘，敵頗受威脅。

江陰擊

江陰電：敵機十二架，二十二日下午五時十分飛澄，企圖轟炸。我防空部

落敵機

隊事前據報，準備予以痛擊。因我高射槍炮射擊準確，敵機被擊落一架，

另有二架負傷，連同餘機狼狽逃走。擊落之一架，為九四式單發動機複葉轟炸機，機中三人均已斃命。敵機於逃去前，曾投數彈，但多未炸，僅略燬房屋數間炸傷數人。

敵機夜

敵機六架，廿二晚八時飛京夜襲，懼我高射炮射擊，在領空飛翔甚高，九

襲首都

時餘解除警報。廿三晨零時卅分，警報又起，我空軍亦出動。敵機三架在

首都東南郊飛翔一週，即向東飛去，至晨二時始解除警報。

南京路透社訊：今夜八時轟敵炸機三架，來自東南方面，擬襲攻首都。探照燈立即向上偵察，得知敵機所在，高射砲乃開始發彈圍擊。是時月光皎潔，天空無雲，敵機駕駛員似因探照燈光力甚強，目爲之眩，聞在南門外，擲落炸彈數枚，旋即越城而逸。十五分鐘後又復飛來，歷時未久即相率逃去。

西報證實

我大勝利

上海字林西報載特派駐京訪員專電，對日方所傳空軍如何勝利消息斥爲無稽，遂譯如左：今（廿二日）晨日本無線電台廣播消息稱，日本飛機曾在

南京炸燬中國機場數處，並毀中國飛機數架云云，純係出諸日方之捏造。緣余（字林西報駐京記者自稱，以下仿此）今日曾隨英美陸海軍軍官數員，赴明故宮及句容機場視察。在明故宮機場內，僅見工場一所曾落三彈，內有一機正在修理中。除此以外，並無損毀情事。至於句容機場，則曾有八彈落於離該場飛機棚三十碼處，毀舊練習機一架，餘無損毀。據中國空軍前敵副指揮毛邦初告英美陸海軍官，日來日本飛機被擊落者，共三十四架，內有重轟炸機廿四架。中國方面則並無一架被擊落，僅有一架被迫降落，兩架略受微損，三架在地被炸云。余復隨英美陸海軍軍官視察被毀日機，內有雙發動機飛

機數架，均係在南京附近被擊落者。余等旋往晤中國空軍將士，其中一人告余，謂曾獨自擊落日機四架云。綜觀今日視察所得，余等一行，連英美陸海軍軍官在內，均深信中國在近數日來，在空戰方面，實已獲得極大之勝利云。

### 二十二日

以後，我空軍似改變策略，除日間必要時飛淞口羅店轟炸敵軍及掩護我軍進攻外，每在夜間出動襲擊，予敵以重大之威脅。

敵機在

滬活動

吳淞口三峽水附近，停有敵方之航空母艦三艘，拂曉即有敵機四十架起飛，整日盤旋於浦東，閘北，真如，江灣，及吳淞等處。曾於浦東以機槍掃射渡江之平民，殺傷多人。並曾投擲炸彈多枚，惟以漫無標的，我方絕無損害。嗣於十一時二十分，敵機再度出現，盤旋數匝後，即廢然而去。

南京路

大慘劇

午後一時零五分，轟然一聲，響震全滬，南京路中塵烟冲天，蓋為炸彈一枚，墮落日昇樓口先施公司二三層樓洋台間，突然炸發。該彈炸力殊大，先施永安二公司被毀甚重，自大新公司以至三友實業社一帶玻璃及霓虹燈管均震燬，狼籍滿地。是時行人頗多，故罹難者三百餘人，其中百餘人當場身死，受輕傷重傷者二百餘人，在路口指揮交通之印捕二人立被炸死，而斷臂折腿者遍地皆是。據南京路某商鋪

店員述稱，當時目睹一飛機由東南越過日昇樓口，飛行甚低，瞬即轟然一聲，顯係由該機擲下炸彈爆炸所致，該機機翼係作紅色。又該彈爆炸前之兩分鐘，四川路福州路口，卜內門公司背後之美國海軍貨棧內，其地點適在漢彌登大廈後面，亦落下一彈，洞穿該棧房之屋頂，直穿至四樓底層，當時發聲甚巨，幸未爆炸。該彈似為同一飛機上所落下者，長三尺半，直徑十八吋，該彈上各項符號字跡，均尚完整。經各方研究，斷定為日本飛機炸彈。

又訊：此慘案中，經送往仁濟醫院者，計輕傷一百餘人，不及醫治而死者五十餘人，重傷五十餘人，至晚傷重斃命者又有三人。送寶隆醫院者，重傷六十餘人，輕傷一百三十餘人，死二十五人，內有二華捕。此外紅十字會醫院，及各醫生診所自投求治之輕傷者，計綜不下五六十人。

先施公司及四川路福州路口墮落之炸彈，事後各方已查明確係飛機炸彈。由未爆炸之炸彈上各種記號，及目覩者所見飛機顏色，可證明該彈係日本飛機上所投下。我國昨日並無飛機至租界上空，蓋我國飛機每次飛到租界上空時，日艦均大發高射砲射擊，聲震遐邇，惟昨日租界上固未聞高射砲聲，此則任何國人均可證明者也。又數日後，由消



息靈通者傳出，係日方探悉我高級軍事長官及財界要人擬在東亞酒樓午膳（事誠有之，但臨時改變，未果往），故派飛機往炸云。

敵機

南京電：二十三夜十二時許，有敵機四五架，由東南方向京飛來。我空軍

襲京

聞報，即派驅逐機出擊。敵機未得侵入京郊，即倉皇遁回。

又路透電：午夜後，日轟炸機六架，來自東北方面，越過首都北郊，擲下炸彈六枚，五枚落於玄武湖中，一枚落於城牆上，無甚毀損。歷時甚短，敵機迅即向東方逃去。敵機顯欲轟擊北極閣之飛機要地，聞八月十九日該處砲火曾射落日轟炸機一架。

我機夜

廿三日夜一時半許，我機飛滬夜襲敵艦。當我機飛抵滬市上空之時，浦中

襲敵艦

敵艦倉皇以高射砲亂射，我機從容飛越，逕赴淞口轟炸敵艦云。

又訊：午夜一時二十分，我機在皎潔之月光下，飛至外白渡橋匯山碼頭等處上空偵察。浦江敵艦當即施放紅色信號警戒，旋以高射砲轟擊。我機盤旋數匝，從容向十六鋪方面飛去，至盧家灣徐家匯路上空時，忽遭遇敵機三架，雙方各以機關槍掃射，居民皆從夢中驚醒。戰約三分鐘，敵機不支，向吳淞口方面逃逸，我機乃從容而去。

俘日機  
員六名

鄞縣電：慈谿觀海街海中，十七日下午二時半，有日空軍兩名負浮水袋漂泊海中，經民船救起，交當地駐軍，訊悉：一名濱崎三郎，為加賀航空母艦(216)輕爆炸機槍手，一名田中下令，為駕駛員。據稱該機十六日晨被我軍擊落，漂海一夜。現解防守部。

蕪湖電：廣德日前擊落敵重轟炸機一架，在近郊白水塘地方焚燬。駕駛員除一人當場斃命外，餘四人逃逸。後該四人行至南鄉某村迷途，狼狽不堪，被農民押送縣府，即解京發落。

又敵機十二架，廿三日飛往江陰偵察轟炸，當被我軍擊落一架，機中飛行員二人，同時斃命。

**二十四日**

晨九時二十五分，敵機兩架飛浦東一帶偵察投彈，損失甚微。十一時許又有敵機七八架，在閘北一帶天空循環飛行，並濫施投彈轟炸。下午一時左右，敵機十二架飛南市偵察轟炸。我方高射炮轟射高空，敵機不敢低飛，無隙可乘，盤旋甚久始飛去。

敵襲京  
被擊落

南京電：二十四日晚八時，有敵重轟炸機九架，由西北方向京飛來，企圖即圖逃遁。我軍從上空猛然飛下，以機槍對敵掃射，驅至句容附近青龍山之東，一敵機中彈落地起火，餘機倉皇遁去。

我機三  
次夜襲

晚九時二十分，我空軍於夜色蒼茫中，突然出現於浦江敵艦及虹口區敵軍陣地上空。敵猝不及防，倉皇失措，流星式之紅綠照空彈及高射炮，聯珠齊發，五光閃爍，蔚為大觀。但我空軍毫不介意，機聲且愈逼愈近。約歷一刻鐘之久，敵方高射砲更加密集，而同時我軍飛機，亦報以極猛烈之機關槍聲。一剎那間，突聞霹靂巨聲，震動遠近，蓋我軍飛機已擲下巨型炸彈矣。我機投彈後，復飛往淞口外轟炸敵艦，午夜安然而返。

午夜後，零時十五分，我空軍飛機數架，又向浦江敵艦作第二次之夜襲。敵艦高射砲齊發，我飛機連續投彈五枚，內有一彈，炸聲異常宏脆，當係命中敵艦所致。我飛機轟炸約半小時之久，始從容向淞口方面飛去。是時敵驚魄甫定，以為今日拂曉以前，我機決不致再度飛往，不料未及半小時，我空軍竟作第三度之奇襲。當時以敵軍高射砲無

的亂放之情形，即可規知敵令倉皇紛亂之一斑。此次我飛機僅迴旋約十餘分鐘，並未投彈，仍向東北方面而去。綜計我空軍三次夜襲，估計敵軍所耗去之高射砲彈，至少當在千發以上。

又中央社訊：茲悉，前晨九時敵軍企圖在吳淞一帶登岸被我軍痛擊時，我飛機廿七架，曾往助戰。除向敵艦投彈，予以重傷外，並擊落敵機兩架云。

#### 兩敵艦

#### 被炸傷

中央社訊：我空軍廿四日晨飛滬敵方陣地轟炸時，將敵巡洋艦驅逐艦各一艘，轟中負傷極重。該兩艦當即掙扎駛往崇明島南堡鎮港西，停留修理；爲防我空軍轟炸，竟冒懸美國國旗。我該地當局，立即電京報告。外交部據報，特於廿五

日派人至美大使館詢問，並請查覆。現美方已有覆文，謂該兩艦並非美國軍艦。

#### 敵機飛

#### 甬轟炸

杭州電：廿四日晨敵機會兩次飛甬波轟炸。敵機在甬上空投彈二枚，僅傷市民一人。

#### 蘇省報告

#### 敵機降落

南京電：蘇省府有電到京，報告敵機在蘇境降落情形，節錄如下：（一）敵機被擊降落於東台縣之富安及時堰各一架，儀徵縣之婁營一架，江都與泰縣接壤地方一架；（二）溧水縣第三區烏山鄉太尉莊降落重轟炸機一架已燬，人員四人

已死，檢得地圖九幅，緒言一本，本牌一個，五十錢日幣一枚，神符碎紙一袋；（三）江都縣第六區交平鄉降落一架全燬，人員四人已死；（四）句容縣第一區石營光里兩鄉降落二架已燬，人員已死；（五）儀徵縣皖甘鄉婁家山降落一架已燬，人員已死。

敵機掃

射難民

敵機多架，二十五日晨又在浦東南市一帶肆意轟炸，並低飛向我難民掃射。又浦東方面連日敵機轟炸，殘殺無辜平民，洋涇曾被投兩彈，死傷二十餘人，爛泥渡楊家渡等處，亦常有傷亡。又昨晨高昌廟敵機轟炸，江邊碼頭附近之棚戶，當即着彈起火，延燒至晚間，始漸熄滅。

敵襲京

被擊退

南京電：敵機數架，於廿五日晚八時一刻，由東北向京飛來，企圖夜襲。我軍聞報，當派機前往截擊。敵機飛至揚州一帶，即遭我軍迎頭痛擊，見不得逞，倉皇逃去。

京滬擊落

敵機統計

國民海通社電：據中國空軍司令部宣稱，自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京滬綫進行空襲之日本飛機，共被擊落二十四架，俘獲駕駛員十四人。其中數人，身帶重傷，全數均已押解南京。至中國方面，計損失飛機八架，陣亡機師五人云。

二十六日

晨二時許，我空軍出動襲擊敵艦。當我機飛抵滬上空時，浦江中之敵艦倉皇以高射砲亂射，我機從容飛越，在虹口及楊樹浦一帶敵軍陣地，投擲炸彈多枚，旋即飛往淞口轟炸敵艦。

敵機濫

炸鄉鎮

晨五時許，有敵機四架飛至南鄉閔行沿浦，共擲炸彈十餘枚。十時許，有敵機九架分作三隊，在龍華梅隴一帶偵察，用機鎗向樹林中掃射，旋在滬閔路惠靈站附近，擲下一彈。又上午九時許，敵機數架，在南市一帶無的投彈。居民被炸傷者五六人，其他並無損失。

啓東俘

日機師

楊行擊  
落敵機

南通電：日機師一人，在啓東以安全傘降落被俘。據稱，因被我機追逐缺氧，同機尚有六人，想已隨機墜海。餘堅不吐實。  
中央社訊：前（廿五）日下午五時許，我軍在楊行東北，用高射機關槍擊落敵機一架。

日機襲擊

英大使

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廿六日由京乘汽車循公路來滬。詎車抵距上海四十哩至五十哩之地點時，被日本飛機投擲炸彈，並開機槍掃射，致大使

身受重傷。詳情如次：

英大使於晨十一時四十五分，由京偕武官佛萊塞，經濟顧問巴志，循公路來滬，分乘汽車兩輛，大使之車在前，武官等所乘之車在後，均於車上鋪有英國國旗。下午二時許，行抵距上海四十哩至五十哩之地點時，有日機兩架，急由上空低飛而下，向大使之汽車追逐，第一架即開機槍低射，汽車夫立即將車停住。而另一架竟繼續投擲炸彈一枚，幸落地稍遠，未被炸毀。當時佛萊塞，巴志，及車夫等均立即從車中躍出，伏於地上；英大使在車中即中機關槍彈受傷。日機見目的已達，即飛翔而去。佛萊塞等急乘原車，疾馳來滬，於五時十分抵達。許大使當即車送宏恩醫院醫治。並由英名醫潘頓，高特萊脫，兩氏主治。惟大使脊骨受傷，肝亦中彈，且沿途出血頗多，故抵醫院後，即先行輸血；至晚間尙未及施行手術，將子彈取出。

愈市長聞英大使受傷消息，即派祕書唐士暄，於午後六時赴醫院慰問。旋於晚間七時三十分，愈氏又親自赴院，代表蔣委員長致慰問之意。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氏，亦於晚八時派員前往慰問。按英大使係於上月蘆溝橋事件發生後，由北戴河來京，接洽和平，熱忱奔走，頗費苦心。此次來滬，聞亦擬對和平有所斡旋，乃竟被日機射擊受傷。我國

各界人士，對英大使莫不表深切之惋惜與同情。

英人大

為憤激

英倫全

國騷然

英大使被日機擊傷消息傳出後，英方大為憤激。日駐華大使館代表，及海軍武官本田，第三艦隊司令代表等，當晚即赴英使館表示歉意。

倫敦電：自英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受日機狙擊受傷消息傳來後，英倫全國為之騷然。倫敦各晚報均以大字標題登載此項消息，并刊載大使及大使夫人離英赴華前在車站所攝之照相，民衆爭相購買，頗露關切之狀。惟迄今官方尚無所表示，而中國駐英大使館某發言人，則向記者表示深切之痛惜。並謂在此英大使正在斡旋重大使命之時，使之不能行使其任務，尤屬憾事云。查許閣森現年五十一歲，去年九月中被任駐華大使，前曾任駐伊朗及拉脫維亞等國公使。

又電：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遭日本飛機襲擊受傷，消息傳至此間之後，政界人士及一般輿論，均極為憤慨。關於此項事端，外務部方面尚未接得正式報告，經過情形，亦尚未明瞭。但政界人士以為縱使許閣森大使生命不至發生危險，此項事端之影響，亦決非細小。

此後，幸而英大使傷勢逐漸脫離危險之境，數星期可愈。關於此事，英政府對日抗



議及交涉情形，將於國際關係一章中述之。

### 首都防

### 空周密

大陸報云：南京音樂公司之皮尼諾氏，昨由京抵滬，將於下星期攜其夫人返京。據皮氏聲稱，首都防空，甚為周密，故反較滬地安甯。日飛機輒每日到京兩次，惟其轟炸所損甚微。日機未到前，全城即鳴警號，故日機無隙可乘。渠曾目覩擊落日機六架，渠獲有馬達鐵片與機輪以為紀念。城中糧食充足，僅米價漲高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物價，未見大漲。京中外人幾全遷離，尤以婦孺為多，皆赴上海牯嶺漢口等處。京滬路軌，並未受損。

## 二十七日

我空軍連日深夜，飛滬轟炸敵艦，予敵方重大損失。今晨二時，我機又來滬攻擊敵軍，在淞口及浦江投彈多枚，敵艦雖亂放高射砲，但我機仍從容完成其任務而歸。

### 敵機四

### 處肆虐

晨七時左右，敵機多架，飛至閔行鎮轟炸頗烈。沿浦江房屋，十九被燬，且傷亡無辜居民多人，鮮血淋漓，慘不忍睹，頓使該鎮滿佈恐怖局面。下午六時許，又來敵機六架，投彈十餘枚。

上午十時許，敵機四架，飛至南市王家碼頭及日暉港等處投彈數枚。又據工部局情報：下午二時至三時，日機在真茹投彈。

敵機被

我擊落

下午四時，楊樹浦上空，有敵機三四架飛往我軍陣地偵察，與我飛機相遇，乃發生空中激戰。雙方各以機槍射擊，我機上下飛騰，甚為靈敏。有西人曾目擊敵機一架被我擊落。

又訊：午後四時廿分，有一敵機自真茹方面飛歸，尾部突然冒烟，隨即向下墮落。着地時炸彈爆發，機身全毀。度其墮落地點，約在楊樹浦底之處。

我機夜

出襲敵

廿七夜十一時三十分，我軍飛機一隊，出現於浦江上空，向敵艦施行夜襲。敵艦當即施放信號，並用高射砲射擊。停外灘英法等國軍艦，亦施放照明彈，以滅除我機誤會。約五分鐘後，我機即向楊樹浦及吳淞方面飛去，對該處敵軍加以轟炸。至午夜後二時十分，我機復由東向西，冉冉飛來。時星光燦爛，但聞機聲軋軋，不見機影。我機略作盤旋後，即在敵艦高射砲聲中安然飛去。

二十八日

晨八時，浦東楊家渡一帶，有敵機在該處盤旋偵察，並投彈二枚。當有

一枚爆炸，傷三人，餘無損失。

吳淞擊

落敵機

據乘林肯總統號輪抵滬之西人談：渠等所搭林肯號輪於廿八晨抵淞口，正候大來公司專派小輪前來接送來滬之前，突見有日機十二架，分隊自口外起飛，於浦面盤旋一周後，預備襲擊吳淞方面我後方陣地。當被我高射砲從容轟擊，有兩彈擊中敵機兩架，其中一架當時即行墮落。另一架被我擊中機箱，該機猶謀掙扎逃逸，奈飛行未久，油箱火起，遂遭焚毀，終亦降落。時為上午十一時左右也。

杭州擊

落敵機

杭州電：今晨十時，敵機十架由滬飛石湖蕩偵察，我高射砲轟擊，敵機兩架受傷，倉皇遁去。下午二時半，又來敵機三架，被我高射砲擊落一架，墮橋畔，日機師三名斃命。下午二時，永嘉發現敵機一架，盤旋偵察二十分鐘後他去。

南站被炸

死傷奇重

午後二時許，敵機十二架，在南站附近共投炸彈八枚，該站站屋天橋及水塔車房當被炸毀。同時在站候車離滬難民均罹於難，死傷達六七百人。死者倒臥於地，傷者轉側呼號，殘肢頭顱，觸目皆是，血流成渠，泥土盡赤，

景象之慘，無以復加。敵機於轟炸之餘，又投擲硫磺彈多枚，南站之外揚旗及鄭家橋兩處，當即着彈起火，延燒甚烈，直至傍晚始行救熄。南市一帶並無軍事設備，敵機竟橫加轟炸，慘殺平民，焚燒房屋，此種絕無理性有背人道之舉動，實可謂向全人類挑戰也。

所有被炸死者以婦孺為多。出事後，中國紅卍字會，童子軍救護隊，佛教救護隊，董家渡及西北南三區救火會，暨同仁輔元堂掩埋隊，均出動工作。沿途難民屍體，至晚始收拾完畢。惟屋內尚有屍體，須待翌晨收埋。

此慘炸無辜難民之事發生後，旅滬外人及各報以日軍違背人道及國際公法，一致加以抨擊。日軍發言人乃諉稱，當時南站駐有中國軍隊，所炸死者為華軍約六十名，傷六十餘，此外僅賣食物與兵士之小販十餘人而已。但英文大美晚報稱，出事前半小時，該報訪員正在彼處，所見均係候車逃難者，並無兵士在彼處也。又字林西報記者亦曾於出事後往觀，謂被炸死傷者皆為平民婦孺云。

敵機被

我擊落

下午四時許，我軍在蘊藻浜擊落日機一架。當時該機尙繫炸彈，致墜落時復遭炸燬。同時在江灣路跑馬廳附近，亦擊中敵機一架，起火墜地。事後

檢視餘燼，發見有九艦四爆愛知一一五號左等字樣。

我空軍

晚十一時，我空軍飛至浦江上空，襲擊敵艦，敵軍高射砲即倉皇亂射。至

再夜襲

晨三時十分左右，我空軍再度出現，盤旋空際，久久未去。敵艦高射砲雖發如聯珠，我機仍從容環繞高空數週，安然而返。

**二十九日**

午十二時半，敵機三架飛往閘北轟炸，並在北站一帶，投擲炸彈十餘枚。一彈落於新疆路，起火燃燒甚烈，毀民房百餘間。又午後二時許，有敵機四架駛赴京滬北站投擲巨彈四枚，經我軍高射砲轟擊，敵機驚慌逃去。

下午三時許，有敵機十餘架飛龍華漕涇四週盤旋偵察，約十餘分鐘後始去。至四時許復來，在新龍華車站後面擲彈六枚。

浦東南匯縣屬北蔡鎮，離滬約廿里，並非軍事地帶，日機忽飛往投彈，炸燬市房三四間，死傷民衆廿餘人。

敵機襲

杭州電：晨五時半，日機一架察偵澈浦。下午五時許，日機一架偵察海甯

浙擊退

硤石海鹽平湖等處。五時四十分，日機八架在德清上空發現，經塘棲，餘杭，繞道蕭山來杭，在笕橋投彈數枚，經我空軍擊退。又電：上午十一時，日機六架轟

炸石湖蕩，我以高射砲射擊，一架被擊受傷。由滬開杭之首班車，於下午四時三十五分開抵硤石時，適遇敵機飛來，乘客自車中逃出，敵機未投彈。

松江擊傷敵機

松江電：下午三時五十分，來松江投彈之敵機，為保安隊擊傷。於四時後在上海縣吳家塘附近有汽缸先落地，標有名古屋製作所番韓第補十六等字，機身在尋覓中。

廣德空戰激烈

南京電：敵重轟炸機十五架，於下午四時二十分，飛往廣德轟炸。該地我空軍當即起與交綏，激戰約半小時許，我軍奮勇擊落敵機二架，餘機僅投數彈狼狽逃走。并於下午五時半左右，繞道來京，企圖空襲。我軍聞報，即派十餘機前往攔擊。敵機飛至揚州一帶，恰與我軍相遇，見不得逞，乃倉惶逃逸。

夜襲

武漢

漢口電：敵機九架，越黃梅，斬水，第五次夜襲武漢，被我空軍驅逐，至蘭溪即東返。

三十日

南京電：日方宣傳，謂有中國購自日本之軍用飛機兩架，漆作日機顏色，並用日機標誌冒充日機，在黃浦江向日艦投彈等語。我空軍發言人聞訊，頃予以絕對否認，並認為對中國軍人之一種侮辱。據稱，中國從未向日本購買軍用飛機，且

中國空軍尤不願效日軍所爲，作此卑劣之舉。或係日空軍投擲欠準，致有如此滑稽之結果云。

我機夜飛

滬轟炸

我空軍於今（三十日）晨零點五十分，兩點十五分，兩次飛滬夜襲。在敵艦高射砲亂射聲中，從容在虹口及楊樹浦敵軍陣地投擲炸彈多枚，並赴淞轟炸敵艦。旋即安然飛返。

又南京電：廿九日我轟炸機數架，在泗礁山附近炸毀敵輸送艦一艘，尾部重傷。

敵炸大場

浦東閘北

午刻，敵機多架飛往大場轟炸，惟投彈漫無標的，我方無損失。午後二時許，敵機兩架飛往浦東轟炸，投擲炸彈七八枚。同時另有敵機兩架，飛往閘北一帶轟炸，寶山路虬江路民房着彈起火，延燒甚烈。午後四時許，又有敵機六架飛南市偵察，並未投彈。

北四川路底虬江路一帶，房屋被焚，蔓延甚廣。楊樹浦亦有民房數處着火，租界消防隊被阻不能往救，只得任其延燒。

我機誤炸

傷美商船

我空軍據報有日本運輸艦多艘三十日入口，乃於下午五時許派機赴淞口外偵察，適美輪胡佛總統號駛來，且在兩日艦之間，致被誤認爲日本運輸

艦，向其投彈。彈落輪旁水中，彈片飛起，致水面上廿五呎處之船舷稍受損壞，船員七人受傷，其中二人傷勢較重。乘客中有三人受驚，惟無妨礙。該輪遭此意外，即直駛神戸。至受傷船員，則由英艦載之來滬就醫。

此事發生，我外交部即發表談話，述致誤之因，並聲明負責，已電令駐美王大使向美國政府表示云。其後，美政府提出抗議，經我承認賠償損失及道歉，美政府即表示滿意，事件遂告結果。

敵機晨

襲廣州

和平之廣州，於今早六時軍警當局第一次向市民發出敵人飛機襲擊廣州之警號。未幾，日本轟炸機七架出現天空，分散向各處偵察投彈。我方素有準備，各要區高射砲立即迎戰。敵機不敢盤旋，當即遁去。計擲彈二枚，落於沙河附近軍用飛機場，損失甚小。

襲京在

鎮被逐

南京電：敵重轟炸機十二架，下午六時半來京，企圖空襲。我空軍聞報，即派機數架出擊，七時正遇敵機於鎮江附近。敵機見我軍勇猛迎擊，倉皇逃逸。敵機於中途改道，前往徐州一帶，企圖窺察，施行轟炸。

三十一日

敵機仍四出投彈，上午有多架，在寶山縣城，及縣屬月浦等鎮，肆意轟



炸，民屋幾全被毀。下午五時許，在開北方面投彈，麥根路車站投中三彈，惟僅毀路軌一小段，損失甚微。大統路新民路一帶，民房被硫磺彈投中爆發，起火燃燒頗熾，入晚未熄。恆豐路水電廠水池內，亦中一彈，未炸發。

#### 慘炸楊行

#### 難民傷兵

上午十時許，有由戰區救護出險之難民及傷兵約二百餘人，停留於楊行鎮之長途汽車站。是時忽來敵機一隊，在空中盤旋數匝，突投炸彈十餘枚。此流離失所之難民，及轉側呻吟之傷兵二百餘人，無法逃避，全歸於盡。敵機之屢次轟炸難民及傷兵，慘無人道，可謂達於極點。

#### 廣州擊落

#### 敵機三架

廣州電：敵機二次來襲廣州。首次於上午五時四十五分，發現敵機六架自西飛來，市防空處除發出驚報外，幷出動全市防護團員，協助憲警指導市民趨避。一面我空軍即凌空應戰，各射空砲兵及高射機槍隊，紛紛瞄準射擊。劇戰十五分鐘，敵機不支，向東逃去。我機隊追至虎門附近，擊落重轟炸機二架，重傷一架，輕傷一架，我機始安然返隊。警報隨於八時廿分解除。是役敵機共投彈九枚，均落荒地，於我無損。第二次爲十時四十分，石龍上空忽又發現敵機一隊，有向廣州進襲模樣，復爲我空軍截擊。敵機見勢不佳，遂倉皇逃去。

又訊：晨五時半，敵機侵東郊擲彈。我機迎擊，中敵機三，一落東苑，二落虎門。在虎門被我擊落敵機兩架，均完整，機員六人被俘。在東莞被我空軍擊落之敵機，在縣城東四十里山豬潭大橫鄉高地尋獲，機爲昭和十一年二月一日東京株式會社出品，號碼爲一九〇五號。機身一部爆炸，尾部焚燬，機師五名斃命。在毀機附近，尋獲敵旗一面，地圖多幅，日記一本，上有『第九分隊長河野』字樣。

汕頭

空襲

汕頭電：上午十時四十分，敵機圖襲本市。潮汕防空司令部接監視哨報告，即發出警報，並調遣軍警及消防救護人員，在市區內施行戒備。一面勸導民衆赴防空壕暫避，以保安全。嗣敵機以我防備週密，不敢來犯，隨即悄然逸去。

十二時卅分解除警報，市面旋復常態。

敵機三

襲漳州

軍息：敵機今晨三次襲漳州，計五時半四架，六時半三架，八時一架，共投彈二十餘枚。事先，於夜間，石碼警報台聽悉有機自台灣來，發出警報，漳廈均警備中。

廈門電：今晨五時許，日機四架自台灣飛來，過廈偵察一週，即飛漳州，投彈十數枚，損失甚微。我空軍起而應戰，敵機乃向泉州方面遁去，我派二驅逐機追擊搜索，至

八時許，經廈返漳。

敵機襲

敵轟炸機九架，今晨襲廣德未逞，擬襲京。我機趕往中途迎擊，敵即逃

京皖杭

逸。又訊：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日機五架由閩行飛入浙境，折入安徽省

境，並投彈七八枚。當時有日機二架，被我軍用高射砲擊落。

杭州電：敵機十五架，下午四時許經吳興德清到杭，投數彈後，即向嘉興方面逸

去。我方無何損失。

### 八月底止擊毀敵機敵艦統計

我空軍自應戰以來，擊毀敵機敵艦頗多，擊落敵機達六十餘架，燬敵艦達十餘艘。茲將自八月十四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各戰鬥員所擊落敵機與擊燬敵艦之統計，列表如下：

姓名	籍貫	擊落敵機架數			擊落敵機地點	日期
		重轟	輕轟	驅逐機		
樂以琴	四川廬山	四	一	五	寬橋附近擊落四架 滬西擊落一架	十五日 廿一日

鄭小愚	王遠波	黃光漢	王蔭華	楊夢青	瀛初	李桂丹	楊慎賢	傅嘯宇	陳盛馨	梁添成	董明德	劉粹剛	
四川渠縣	遼寧安東	浙江餘姚	河北清苑	河北天津	浙江奉化	遼寧新民		福建福州	福建連江	福建南安	遼寧海城	遼寧品圖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四	二	五	
錢塘江一架 南京溧水間一架	翁家埠	南京溧水間 落南匯咀海面	航校半山間	半山橋司間	杭州場東	曹娥江擊落一架	嘉興擊落二架	句容附近擊落一架 上海擊落一架	在曹娥附近擊落二架 落於機場南方後山	在南京溧水間擊落二架 在橋附近擊落一架	揚州擊毀一架 錢塘江滑下 曹娥附近擊落一架 向	架於瀏河口西 架於上海 架沿江西鐵路北十餘里 架落滬西約廿華里	
十四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十五日	三十日

范金函	譚文	高志航	王文華	李桂丹 友機三架	柳哲生 干文華	宋恩儒	袁葆康	黃新瑞	秦家柱	黃泮揚 除其光	黃泮揚	巴清正	吳鼎臣
河北清苑	遼寧安國	遼寧通化	河北大城	河北清苑	河北清苑	河北天津	江蘇上海	廣東台山	湖北咸豐	廣東番禺	廣東恩平	吉林賓縣	江蘇溧水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擊落於東南廿公里	喬司	擊落於半山附近焚燬	擊落於半山附近	擊落於杭州	擊落於杭州	揚州擊落一架	揚州擊落一架落淮陰附近 擊中一機於上海日噴出白烟	落於南京東撞地焚燬	落於南京東撞地焚燬	句容之北	句容之西	寬橋附近	南京溧水間
十五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四日	十六日	十五日	廿一日	廿三日	十五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六日	十五日	十五日

譚文	金函	一				擊落於方山東南五公里	十五日
周庭芳	河南內黃	一				擊落於句容南京間	十五日
馬庭槐	廣東台山	一				擊落於鎮江縣屬華鄉山	十六日
劉依鈞	江西萍鄉	一				揚州擊中一架落於六合儀徵間 日見焚燬	廿一日
趙乃俊	福建建江	一				落於曹娥江間山中	十五日
徐漢靈	浙江	一				落於曹娥江間山中	十五日
楊辛葵	安徽蘇	一				曹娥機場附近	十五日
魏同方	江蘇	一				曹娥機場附近	十五日
陳有維	湖南	一				落於天王寺附近	十五日
黃居	廣東	一				落於深水附近	十五日
劉熾徽	廣東	一				落於深水附近	十五日
岑澤鏗	廣東	一				落於深水附近	十五日
呂基淳	河北景縣	三			三	南京句容間一 天長一高郵湖附近一	廿四日 廿七日
陳瑞鈿	廣東台山	一				句容	十六日
鄧政熙	廣東高安	一				焚燬於上海江邊	廿三日
龔業梯	湖南湘潭	一				擊落廣德西北山中	十九日
敖賢	遼寧鳳城	一				聞落於廣德附近撞山毀碎	十九日
合計		二九	二四	五	三六一		

附註：(一)敵機擊落後，屍身已由各地方政府埋葬，有案者計八十一具。按其機種推測，其死亡人數尚應有

五十六人。(二)俘虜十一人，已解京者十人，被逃正在弋緝者十人。共計敵死亡人員當在一百五十餘名。(三)此外被我擊傷者，或觸山，或沉海，預料當不在少數(如九月六日，據寧波防守司令王興南轉據定海縣政府報告，有敵重轟炸機一架受傷後，沉沒於縣屬宮前岸海岸，用竹竿可以撐着)。

八月份擊毀敵艦統計表

月 日	地 點	損 燬 情 况	備 考
八月十四日	吳淞口外	炸敵艦旁十餘米處彈暴發敵艦搖擺甚重	
十九日	花鳥山附近	炸燬敵艦尾有沉沒可能	
廿一日	泗焦山附近	彈落敵艦旁艦身搖動	
廿四日	吳淞口外	炸沉敵艦一艘沒於吳淞口外另一艦艦尾着火	
廿七夜	吳淞口外	擊中敵艦一彈先後被炸敵艦因傷擱淺者二隻被拖走者一隻	
廿八日	白龍港	擊中敵艦起火輪面人員立即搶救	
廿九日	泗焦附近	擊中敵運輸艦艦尾	
卅一日	瀏河附近	命中敵艦彈藥庫見艦上爆炸多時有沉沒可能	九月一日晨二時四十分轟炸

附記：本表所列，係目見證明者。此外尚有在夜間雖命中以後不知下落者。

日空軍自滬戰發生，即加入作戰，且飛至我國各重要城市及航空根據地轟炸。惟以

我空軍之英勇應戰，及防空設備之完美，敵機大受打擊，屢次慘敗。我空軍建功擊落敵機之統計，已見上表；而遭我高射砲擊落，及油盡或機損被迫降落者，當亦不在少數。東京朝日新聞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所載死亡飛行士姓名及戰死地點，錄之如左：

八月二十日載：三等航空兵中越健三傷重身死。三等航空兵楠元武則傷重身死。二等航空兵松井政守，十六日在揚州戰死。

二十一日載：在句容戰死之航空兵大字秋山，二等航空兵福田武高，三等航空兵小越辰三郎。在揚州戰死者，有三等航空兵志村實。在南京戰死者，有一等航空兵南波芳隆，一等航空兵大友保，三等航空兵戶用堅太郎，二等航空兵波場美賀，二等航空兵岩下良之助，一等航空兵鉢村利已，一等航空兵富樫修治，航空兵長安藤仁藏，一等航空兵東川清三郎，二等航空兵古郡正二，一等航空兵沖谷與作，一等航空兵中島亨三，一等航空兵千葉三郎。在蘇州空戰死者，有南野中尉。在南昌戰死者，有航空隊長渡邊勇，一等航空兵太由武夫。二十二日載：在上海戰死者，海軍航空隊長小野俊夫。

二十三日載：二十日在上海空戰中死亡者，有一等航空兵瀧澤萬，二等航空兵宮崎三郎。二十一日在南市空戰死者，有一等航空兵小林義治，二等整備兵井上清，三等航



空兵及川喜治郎，三等航空兵橫山正午，一等航空兵佐藤彥二郎。又十五日襲擊南市戰死者，有一等航空兵毛利健榮一名。

二十四日載：在上海戰死者，有二等航空兵和田正，三等航空兵蒲池梅吉。二十六日載：日海軍分隊長吉田和雄行蹤不明。二十七日載：在對我空戰中，日本空軍行蹤不明者，計有一等航空兵岩田武雄，二等整備兵內田辛助，三等航空兵小原一壯，一等航空兵小野進司，一等整備兵增山進，二等航空兵龜田重，三等整備兵時任正武，二等整備兵鈴木幸三，三等航空兵堀越志津惠。以上，計死亡及行蹤不明者共四十四人。

此外二十日以前報紙未見，但即此四日中之記載已可見一斑矣。又上所載皆爲在蘇皖贛三省境內，浙省境內戰死者未見，其殆台北航空根據地之木更津隊未發表之故耶？十四十五兩日，襲杭州廣德南昌及首都者，均來自台北，而被我擊落者已十五架，負傷及油盡降落者五架，故傳聞木更津隊共損失四十餘架，其聯隊長石井義將有無顏見人，切腹自殺之說。又下訊述十五日第一次襲京死者三十名，可爲敵空軍慘敗之鐵證：

中央社訊：八月二十六日夜敵機襲擊我首都，被我機追蹤至天長境內擊落敵機九五式陸上攻擊機兩架，機燬人亡。搜出該機機長大庭彌一郎曹長日記一冊，其中記錄八月

十五日第一次攻擊我首都被我擊敗之慘况甚詳。茲照譯如下：本空隊零九零零八月十五大空二十機出發攻擊南京。第一中隊之一號機墮下，太田一空曹戰死；本機中彈四二發。第二中隊旋入颶風之中心。第三中隊之「二」「四」號機起火墮地。第四中隊之四號機行方不明，其一號機渡邊航空曹長戰死於偵察席上。第五中隊之三號機起火墮地，一號機片船戰死。最初即遭如此之不幸，最後回千葉，必更痛心也。本有一齊跳下而死之決心，但己身非吾所有，惟以雙手握機槍默禱而已。航行六時間。是日損害三十名：第一中隊太田一空曹；第三中隊，越二空曹，伊藤一空，紺野空曹長，中西二空曹，全森一空，田中二整曹，須藤二空曹長，峯一空二見一空曹長，櫻井三空曹，田中一空，星野二整曹；第四中隊渡邊曹長，大反一空曹，南波一空曹，富樫一空，波湯三整，戶田三空曹，鉢村一空，山石二整曹，齋藤一整；第五中隊東小川一空曹，大林一空，安藤空曹長，古郡二空曹，千葉一空，仲谷二整曹。柯木空（即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大空（即大村航空地，因木空由大村出發襲擊南京）。

此日記中有「第二中隊旋入颶風之中心」語，其損失幾架，死幾人，雖未言明，但亦當不少也。

又敵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曾於八月廿七日報告其海陸軍省，自戰事起至廿六日止，飛機包括轟炸，驅逐，偵察，共被燬及失蹤四十二架，受重創者十二架，輕創者廿二架，於此亦可得一證明也。

## 第四章 陸軍及砲隊之戰績

自戰事發動至敵軍增援，企圖在瀏河吳淞等處登陸，戰局遂益擴大，八月十三至十五日之戰事，已於第二章述之。此後至月杪之戰事，依日次敘述之如左：

### 十六日

拂曉，我軍乘敵增援部隊陣地尙未隱固之際，各路同時進攻，槍炮密如雨點。我將士忠勇肉搏，有進無退。八時十五分，滬東方面公大紗廠敵司令部中死守之殘敵，以無法支持，向後潰退，現以裕豐紗廠爲根據地，圖再頑抗。我軍一面越過公大紗廠，向前推進，一面派隊抄查敵司令部。虹口方面，我軍佔領愛國女學，育青中學，虹口公園等處後，瞄準北四川路底敵司令部轟擊。敵以勢力孤薄，被迫放棄，已退至狄思威路，以日本小學爲根據地。各路敵軍死傷頗重。

關係方面發表：我軍左右翼同時擊敗日軍，乘勝進攻，在廣東街方面，截獲敵鐵甲車二輛。

浦東  
方面

敵艦由浦江中向浦東方面射擊，於晨五時半有炮彈兩枚擊中英美烟草公司工廠之鍋爐間，有相當損毀。同時有另外之兩敵艦，亦以炮口瞄準，集中炮火向該公司轟擊。泊在吳淞口江東岸邊日艦士兵百餘人登岸，為我駐軍迎頭痛擊，戰事激烈，至十時後，日軍不敵負傷回艦。又浦東陸家嘴東首三井煤棧內，駐有日軍三百餘人，我軍因恐其衝出尋釁，已派軍將該棧包圍，必要時將予以痛擊消滅。

炮戰  
猛烈

晚七時起，我炮兵陣地向敵軍楊樹浦一帶陣地轟擊，炮火異常猛烈，敵軍艦亦發炮還擊。一時炮聲隆隆槍聲軋軋，租界房屋亦為震動。敵軍企圖在浦東其昌碼頭方面登岸，已被我軍奮勇擊退。其後槍炮之聲移至東面，蓋我浦東方面炮兵，亦加入攻擊，約於十時許停止。

擊中兩

敵艦

靠近虬江碼頭之敵艦七艘，晨向我陣地轟擊。經我報以巨炮，敵艦二艘當即命中。其中巡洋艦一艘，因受傷由二小艦拖出，向吳淞口外洋面逃竄而去。

十七日

我軍五日來浴血苦戰結果，確已獲得偉大勝利，將全部敵軍，完成大包圍之形勢。楊樹浦敵軍由公大紗廠潰退後，以裕豐紗廠與大康紗廠間之發電廠為新根據

地。我左翼軍沿浦江乘勝推進，下午二時許已將該廠包圍。

敵潰退我

十六晚敵軍一千五百人，在鐵甲車七輛掩護下，向我青雲路陣地進攻。當

佔青雲橋

經我軍擊退，並乘勝反攻，至今晨九時許，我軍在重炮掩護下衝過青雲路

青雲橋，敵向寶山橋方面潰退。當我軍進攻青雲橋時，敵軍一部以橋堍草屋爲掩護，以機關槍向我密集射擊。我忠勇士兵多人伏地滾入，焚火燃燒，屋內敵被燒斃，大部敵軍慌亂。我軍卽行衝鋒前進，當將該處佔領。

三佔敵海

北四川路底之日本海軍俱樂部，爲敵軍重要根據地之一。曾於十五日被我

軍俱樂部

軍佔領，旋又退出。十六日再度佔領，旋又再度退出。今晨八時許，我軍

繼續進攻，在敵軍密集彈雨之下，浴血前進，三度佔領該俱樂部。敵軍死傷甚衆。我軍刻正一面乘勝追擊，一面構築陣地。

浦東

晨三時許，曾有敵軍陸戰隊五百餘名，在炮火掩護之下，由浦東三井碼頭

方面

登岸，以機關槍及小鋼炮向我猛烈射擊。我軍奮勇應戰，卒將敵軍擊潰，

倉皇登艦，向楊樹浦方面逃逸。

炮戰

情形

晨五時起，我軍以重炮轟擊虹口方面之敵軍，炮火密集，標的準確。至上午八時廿分，敵方之海軍武官室及日本小學，先後被我重炮擊中着火，燃燒甚烈。下午三時許，敵我雙方以大炮互擊。我方炮彈曾擊中匯山碼頭敵方之電料工程艦。該艦尾部受創甚重，當由附近敵艦拖至公和祥碼頭修理，但電料擊毀甚多。晚七時半，我方炮隊以大炮向楊樹浦一帶之敵，不斷轟擊。敵亦開炮還擊。一時炮聲隆隆，火力十分猛烈。

十八日

我軍各路均佔優勢，敵根據地愈趨縮小，東路方面敵全部退入租界，負隅頑抗。北路方面自我軍佔領日本小學後，敵於十七日午起至本日午後一時止，全力反攻，激戰異常激烈。八字橋之爭奪，雙方旅進旅退者達五次之多，我軍奮勇搏擊，敵死亡枕籍，始不支潰退。現敵憑防禦工事之特殊堅固，深壘死守。

我佔申

新兩廠

我軍兩日來傾全力在東路方面，乘勝進攻，敵連戰連敗，軍心渙散。本日我軍又進佔華德路之申新紡織公司第五廠，及第六廠。敵軍現集中匯山路電車公司車廠。午後四時，我軍由大連灣路進攻，在華德路口激烈巷戰。我以小鋼炮助戰聲勢甚盛。榆林路及楊樹浦兩捕房，因我軍節節進展，槍彈炮火過烈，不得已撤退。

榆林路捕房撤退時，即由我軍某師團駐入。當時該團長表示對於該捕房之財產要件，均負責保全。各華捕見我英勇將士，咸興奮萬分，亟煮茶水供給，始退出云。

敵新根據

地受包圍

晨黎明五時許，引翔港方面經我軍幾度衝鋒，日軍不支後退。七時三十分，我再增厚軍力，包抄日軍後路，當將該處日軍完全解決。同時我部隊用小鋼炮向楊樹浦五四〇號公大第二紗廠之日海軍操場進攻，雙方激戰歷一小時餘，日軍卒不支，遂退出操場。臨行時，放火將廠燒去。我軍於八時三十分正式進佔，建立淞滬戰後之奇勳。因該操場為敵軍之東西兩翼聯絡之處，在戰略極佔重要，我軍佔領後，可截斷敵軍聯絡也。九時半許，滬東區高郎橋方面，中日部隊作劇烈戰，我軍亦佔優勢。

敵軍陣

地偏促

滬戰六日來，我軍節節勝利。敵軍連失要隘多處，現已全部退入租界區內，負隅頑抗，雖經源源增援，屢圖反攻，但徒勞無功。敵方陣地最北者為北四川路底陸戰隊司令部根據地，憑其堅固之營房，孤軍困鬥。而我軍自攻克敵中路要隘之海軍操場後，經本晨猛烈之攻擊，已迫入租界區，將敵之陣地切成曲尺形，即可將其左右兩翼切斷。現敵之防地東西狹長計為八千公尺，南北最寬處為北四川路，約二



千五百公尺。東區方面，寬二千公尺，最狹處則不足一千公尺。

浦東方面

上午及晚間，有激烈之炮火交轟。高橋唐家灣敵軍，以飛機多架希圖掩護登岸，被我以機槍掃退。浦東陸家嘴中彈着火燃燒，火光冲天，烟霧迷漫，至翌晨未熄。燃燒地點，為浦東英美烟公司棧房，及日華紗廠。

炮戰建功

上午十時半，敵機在我方陣地盤旋偵察甚久，浦江敵艦之炮聲遂起，我軍立即還擊。雙方互戰，約十餘分鐘即息。晚七時四十五分，炮戰又復開始。我炮隊以巨彈向敵方新三井碼頭，老三井碼頭，其昌棧碼頭，及楊樹浦一帶轟擊。我方炮火密集，瞄射準確，敵艦慌忙開炮還擊。有數敵機自浦江起飛，在月色中環飛數匝，以偵察我方炮位。十時三十五分起，炮戰最為激烈，並雜有密集之機槍聲。高橋唐家灣江面之敵艦，再圖掩護步隊登陸，我軍遂發炮，並以機槍掃射阻止。雙方交互轟擊，達半小時之久，炮聲未息。夜十二時五十五分，隆隆之聲又起，鏖戰約十分鐘。其間砰然一聲巨響，則為敵艦一艘被我炮彈擊中也。

十九日

上午我軍繼續進攻，至午十二時許，我軍中路已挺進至其美路底岳州路塘山路一帶。敵軍不支，已全部退入租界滬東區南部。

我軍進抵匯山碼頭，敵被切斷。下午我軍頑發攻擊令，於晚七時許乘敵不備之際，出奇制勝，在機關槍掩護下，以手榴彈向敵陣突進。敵雖陸續增援，並用飛機不斷轟炸，我軍奮不顧身，肉搏衝鋒，經三小時之血戰，將敵擊退。敵狼狽不堪，向黃浦江邊一帶逃竄。

我軍已佔領昆明路，岳州路，塘山路等處，並向百老匯路繼續挺進，迫近匯山碼頭。現敵人已被迫至黃浦江邊，東西兩路完全被我切斷，失却聯絡。是為我軍作戰以來最大之勝利。

敵登虬江碼頭敗退

十八夜之戰，敵機六架，曾於月色中自口外航空母艦上起飛，環繞虬江碼頭偵察。越十五分鐘，高橋唐家灣江面之敵艦，齊發重炮數響，希圖掩護部隊由該處登陸。我駐守該處部隊早知其意，當時未加還擊。午夜十二時，敵軍果擬上岸。正在跨步之間，我軍突發重炮，並以機關槍掃射，阻止其登陸。兩方交互轟擊十五分鐘，敵紛紛退艦逃亡。

三十日

我軍自昨晚進抵匯山碼頭後，敵軍左右兩翼已被切斷。我軍晨起分東西兩路，繼續向敵軍進逼。敵軍狼狽異常，尤以右翼北四川路一帶之敵軍，腹背受我壓迫，慌亂達於極點。公共租界方面，鑒於日軍之慘敗，深恐向蘇州河以南逃竄，故特於蘇州

河以南一帶嚴密戒備。並於本午十二時起，下令宣佈臨時戒嚴，外灘自外白渡橋起至江海關由英軍佈防。

敵三路

被包圍

我軍左翼自佔領申新五廠後，與日軍在定海河隔岸對峙。自昨晚總攻擊後，已越過定海路而達高郎橋。中路則自周家嘴路，塘山路，越過下海廟，而達匯山碼頭外灘之東百老匯路。右翼我軍亦取攻勢，由虹口公園東北方面，進佔湯恩路橋，一面則伸達至外虹橋。當進攻湯恩路橋，敵頑強抗拒，經猛烈激戰，敵不支退守湯恩路橋西堍。現敵之在我地界者，僅八字橋猶在頑強抵抗，經我方猛烈進攻後，敵已敗退橫浜河之北，及同濟路一帶。寶山路我軍已逼至橫浜河之南，雙方隔河對峙。

我前鋒進

抵裏虹橋

我軍切斷敵左右兩翼後，即乘勝分東西兩路進迫。將士精神抖擻，勇氣百倍，向前追擊。下午四時許，沿東有恆路東漢壁禮路挺進，前線已進抵裏虹橋。戰事於下午極為激烈，敵軍不乏至死不悟之徒，憑若干險要處頑抗。虹口一帶，到處大火，至晚間十時許，火勢極為猛烈。

敵圖反 我軍自佔領匯山碼頭一帶陣地之後，即行構築堅固之防禦工事，後方部隊  
攻未逞 亦已陸續進駐，兵力頗為雄厚。敵軍自晚間以迄廿一晨拂曉，數度向我猛  
烈反攻，均經我軍擊退。

敵被解

申報二十一日報載：昨日下午三時許，聞有敵軍前線敗兵，逃竄至外白渡

裝收容

橋，被英兵解除武裝事。記者特於下午三時半，赴外灘一帶視察，當叩問

北京路外灘大英銀行前之路人。據答，確有此事，敵兵約百餘人，均被外白渡橋駐兵解  
除武裝，僅留襯衫一件，分裝三車，押至捕房等語。據另一方面消息，確有殘敵兵約百  
人，被解除武裝，由英兵押送至跑馬廳英兵司令部收容。又在下午五時左右，靶子路北  
河南路口亦有逃兵約十餘名，被解除武裝，一併解押跑馬廳英兵司令部。

浦東劇

晚十時起，浦江日艦又與我浦東駐軍發生劇烈炮戰。一時隆隆之聲，響徹

烈炮戰

雲霄。日軍竟用開花大炮彈，實施近距離轟炸，但我軍並無損害，而陸家

嘴隆茂洋行則中彈起火。

**二十一日**

我軍東路自佔領匯山碼頭及周家嘴路塘山路外虹橋等處後，即將新陣地  
加以整理及配備，待機進攻。敵方則自潰敗後，亦佈置防線。本晨拂曉，我東路軍復開

始進攻，由引翔港方面與敵激戰，交鋒半小時後，敵即不支，退入東華紗廠。現我軍前鋒已進抵漁市場。一方對楊橋浦橋之敵亦予以攻擊，敵不戰而退。我軍現已越過楊樹浦橋，向西楊樹浦路推進。惟對東華紗廠之敵，本可沿定海路進襲，但該廠北面係電燈廠，我方為顧全公共租界治安計，暫不進攻。

天通庵敵

困處我軍嚴密包圍中之天通庵敵軍，晨零時一刻起，紛起反攻，冀突圍而

突圍大敗

出。同時八字橋之敵，亦起而呼應。戒備彼處之我軍兩團，以小鋼炮猛

轟，敵則以坦克車掩護，一時炮火密集，機槍聲頻頻，始終未逞。直至天將破曉時，狼狽遁返司令部中。

虹口楊樹

浦一帶，自日前被潰退之敵軍縱火焚燒後，烈焰飛騰，蔓延極

浦大火

廣。二十日晨九時，敵又四出在滬東熱鬧市區，以火油松香等引火物，向

各市街里弄民房拋擲，一時延燒極速。如東有恆路，東漢壁禮路，鄧脫路，兆豐路，塘山路，東西華德路等處，完全陷入濃烟烈火中，民房四五千間，均成灰燼。

敵艦轟

吳淞口外，敵艦於上午八時許，發炮轟我陣地。但絕無標的，炮彈散落田

擊吳淞

陌間。旋經我炮兵予以還擊，炮火猛烈，戰鬥約二小時，敵艦退移至三峽

水洋面。炮台灣沉沒敵艦一艘，尚有桅桿露出水面，艦名未詳。午刻，敵飛機在吳淞上空盤旋，惟僅在遠處亂放炸彈，經我高射炮轟擊後，即遁去。迨至晚間，敵又集中兵力，向吳淞方面進犯。但我軍防衛森嚴，發炮還擊，一時炮火殊為猛烈，敵軍登陸企圖完全失敗。

敵兵繳

械收容

中央社訊：二十日下午，敵敗退越至外白渡橋南之日兵，陸續為駐守該橋南塊之英兵所解除武裝者，有三百餘人，曾分別送至跑馬廳及戈登路英兵營安置。廿一晨十時許，復由英兵輸送至膠州路日本尋常小學者約二百餘人，送至檳榔路日華紗廠工房者百餘人，並由英兵在該處駐守。又廿一日傍晚，又有敵軍百餘人，越橋南逃，當經英軍繳械之後，送往膠州路管押云。

二十二日

虹口敵軍因被我三面包圍，楊樹浦百老匯路一帶殘敵乃自行放火，並以飛機投燃燒彈，圖將所有建築物焚毀，藉火燄阻我前進。晨八時許起，沈家灣，文監師路，海甯路，乍浦路，吳淞路，公平路，及提籃橋一帶，多處着彈起火，延燒甚烈，入晚火光冲天，猶在燃燒之中。又周家嘴煤油碼頭附近，漢壁禮路梧州路口，北四川路新亞酒店北面，閔行路虹口捕房東北三百碼處及黃浦路禮查飯店後面，均發生大火。浦東

日華紗廠已全部焚毀，陸家嘴英商隆茂洋行貨棧，亦被日方炮擊起火，所貯價值二百萬元之棉花，盡付一炬。

我軍進抵

北四川路

開北方面我軍，於晨零時，乘黑夜由虬江路等處，向北四川路方面敵軍襲擊，敵倉皇應戰，憑上海大戲院等建築物頑強抵抗。激戰達兩小時之久，我軍奮勇前進，卒將上海大戲院一帶敵軍掃盡。我軍已進至北四川路，將與裏虹橋方面我軍會合。

東區

方面

楊樹浦方面殘敵，均已退集申新紗廠。上海紡織第一廠。公大第二廠。上海紗織第四廠。三新紗廠，及大阪碼頭。黃浦碼頭，依附堅固建築物，恃為據點，並佈置炮兵陣地，裝置高射炮，企圖作最後之掙扎。大阪碼頭，黃浦碼頭，有敵船裝運軍需品，在該處起卸，搬運至為忙碌。另一部殘敵，分據各街道房屋，不時向我軍開槍，我軍現正逐步向沿浦追擊。

浦東

方面

廿一晚十時，日艦集中火力，向我浦東陣地轟擊，我軍當亦加以還擊。未幾，即調軍在月光之下，藉槍炮掩護，在新三井新三菱兩棧碼頭，強行登陸。該兩棧早於十七晚被我佔領，即以機槍手榴彈奮勇迎擊。鏖戰達三小時，日軍卒

不得逞，敗退回艦。但敵艦野心未死，嗣又數度猛衝，我軍機槍彈落如雨，日軍絕難越雷池一步，直戰至天明五時後，槍聲始稀，我敵實力雄厚，戒備嚴密，決無可虞。

敵猛攻吳

淞被擊退

敵軍於滬東虹口閘北方面節節失利，乃力謀在浦東及沿海各地登岸。現停泊於川沙白龍港三夾水之敵艦，約計四十艘之多，二十一日夜中，敵艦集中。砲火，對我吳淞攻擊，企圖掩護登陸。我方當即以重炮還擊，敵軍卒無機可圖。至清晨，敵艦又二次來攻，並掩小艇十餘隻滿載敵軍，分向浦灘進犯。同時敵空軍亦出動助戰，較昨夜更為激烈。我軍亦以大炮及機關槍還擊，士氣旺盛。雙方互擊達二三小時之久，結果敵軍仍為我擊退。

二十一日

我軍中路自到達梧州路及東熙華德路之後，現正分向虹橋河及百老匯路方面進展。昆明路方面之我軍，昨晚向前推進，經激戰之後，業於今晨越華德路而進抵匯山公園附近。敵軍以匯山公園為根據地，頑強抵抗。

楊樹浦區

巷戰激烈

匯山路方面，昨晚八時後即發生巷戰，時作時息。直至晨二時，猶在不斷激戰中。四時愈趨猛烈，槍聲密如連珠。迨至六時許，東百老匯路招商局北棧附近，及華順碼頭，日本郵船會社，怡和路，麥克利克路，均先後繼起巷戰。



## 北區敵

## 軍反攻

拂曉起，結集在北四川路之敵軍，以重炮裝甲車爲掩護，由吳淞路虬江路乍浦路等處，分別向我軍右翼陣地反攻，企圖擊破我方在該處雄厚陣地，俾可解除敵軍司令部包圍形勢。但我軍防禦工事異常鞏固，雖經敵軍猛衝，卒未能損我毫末。並經伏守在各要隘之我軍，以機關槍掃射，敵軍紛紛倒斃，死亡百餘人之多。激戰移時，敵卒潰退。

## 炮戰

## 情形

晨拂曉及上午十時許，我口口方面之炮兵陣地，又兩度以巨炮轟擊北四川路底之敵軍司令部。我方炮擊，異常準確，敵軍狼狽不堪。

又晚六時二十五分，我浦東方面之炮兵陣地，以巨炮轟擊浦中之敵艦，及楊樹浦方面之敵軍陣地，約歷二十五分鐘始止。八時二十分，再度轟擊浦中之敵艦及楊樹浦方面之敵軍陣地。敵艦亦即開炮還擊，直至八時四十分，炮聲始漸稀少。

## 蘊藻浜

## 敵覆沒

晨一時，敵艦三十餘艘，集中吳淞口外及張華浜江面，以密集之炮火向我陣地猛轟。我軍全線，沉着戒備，伺機衝殺。至二時左右，張華浜江面之敵，以駁船多艘，滿載步兵，向我兩路局碼頭蘊藻浜間猛撲。我守軍俟敵軍近岸時，以機槍猛烈掃射，戰鬥甚爲激烈。敵軍千餘人乘我火力稍薄時，在蘊藻浜附近上岸。我軍

堅守吳家橋，徐家宅，姚家宅，以迄張華浜車站之線，抗拒歷五小時之久，我兩路增援部隊到達，全力猛擊，火力與肉搏並用，至八時許，敵全部覆沒。是役敵軍傷亡甚衆，我軍亦死傷三百餘。

獅子林  
川沙口

敵登陸

上午四時左右，敵以一旅團之衆，在多數兵艦強烈炮火掩護下，又在寶山川沙河口沿岸向我進犯。我守軍奮力守禦，拼死相持。至六時左右，卒有敵軍一部乘隙登陸，向我陣地猛撲。自獅子林炮台至川沙河口沿岸，均發現敵蹤。

敵竄羅店

被我包圍

當我與敵在獅子林小川沙沿岸拼死相持時，有敵軍六七百名乘隙由北石洞口登陸，經木杓橋向羅店鎮潛進。時我羅店守軍接前方告急訊，已開抵盛家橋月浦鎮，該處僅有少數留守部隊，抵抗無效。敵軍即佔該鎮，並在附近接築工事。

下午二時許，我增援部隊沿嘉羅路及滬太路到達前線，當向羅店之敵包圍痛擊。

吳淞炮台

灣敵登陸

敵軍力圖登陸，於廿三日晚間，又特派一旅團之衆，在敵艦密集炮火掩護之下，猛攻我吳淞炮台灣一帶，偷渡登陸。我軍沉着應戰，以機關槍密集掃射，並以重炮還擊。旋我空軍飛至助戰，猛烈轟炸。敵軍經我陸空軍之夾擊，傷亡奇重。血戰至晨三時許，我軍卒將敵軍擊退。

**二十四日**

戰事完全趨重於吳淞及沿江一帶。

戰事極烈。

二十三日夜，敵軍在吳淞口蘊藻浜獅子林張華浜等處，集結大隊軍艦，掩

斃敵千餘。

護陸軍登岸，戰事甚為激烈。敵軍約一旅團之衆，分乘小艇民船偷渡。我

防軍在敵軍半數登岸之際，即全線起而圍攻，戰事激烈異常。迄晨九時，敵軍被我擊潰。沿江淺灘，敵軍屍體滿地，碧草黃沙，均為血戰變色，斃敵在一千人以上，實為開戰以來所未有。我軍於擊潰江邊敵軍後，復繼續搜索殘敵。某機關於午後四時發表消息：午後二時，已將登陸敵軍完全殲滅，就中一部則逃回兵艦。我空軍派機一隊飛赴吳淞助戰，向登岸敵軍掃射，並飛赴敵艦上空轟炸。有敵艦二艘中彈燃燒，損傷甚重。

羅店敵

我軍廿三日下午，增援部隊到達羅店鎮，將敵加以包圍痛擊，此時敵重兵

軍潰退

器尙未全部展開，經我軍猛烈攻擊，敵掙扎一時許，全線不支，一面縱火

焚燒房屋，掩護退却，一面即向原路退走。我軍跟蹤追擊至川沙鎮附近，敵憑河抵抗，雙方隔河激戰。我軍由敵之右翼包圍，四時許將敵軍殲滅，奪獲敵軍所用地圖及武器甚夥。我軍將此線之敵肅清後，即沿江東下，進抵盛家橋前方時，我軍仍在與登陸之敵激戰中，我以極優勢之兵力，向敵側面猛攻，敵紛紛潰退。

虹口。敵軍自經我軍重重包圍後，仍負隅頑抗。本日又圖突圍而出，先後三次向方面。我反攻，均經我軍奮勇擊退。我右翼軍自進抵北四川路後，即增厚兵力分兩面擴展陣線，一沿北四川路南進，一由虬江路東進，與梧州路及裏虹橋方面之我軍呼應。現我軍一面包圍江灣路敵軍營，集中火力威脅；一面解決狄思威路敵海軍武官室與北四川路日本小學兩處殘敵。

## 二十五日

虹口楊樹浦一帶敵軍仍迭有反攻，惟無甚變動。

敵主力再  
猛攻羅店

晨四時許，敵軍主力部隊，在飛機二十餘架及敵艦十餘艘之炮火掩護下，又由川沙登陸，向我羅店方面猛力進攻。我守軍當即迎頭痛擊。至晨七時許，敵因傷亡甚衆，稍後退。旋以大隊飛機來轟炸，自晨至午，彈如雨下，泥土飛濺，火燄衝天，羅店全鎮，幾成焦土。我軍仍死守待援，未嘗稍退，犧牲之壯烈，得未曾有。至下午三時許，我大部援軍趕至，當即增強前線，奮力攻擊加以包圍。至晚十時起向我全線攻擊，希圖奪圍而出。槍炮聲密集下，繼以肉搏，我軍士氣百倍，敵亦拼死頑抗。激戰至廿六晨四時，敵仍在我軍包圍中。

蘊藻浜敵  
在包圍中

敵軍昨又有大部隊在蘊藻浜張華浜偷渡，經我軍予以猛擊，迫之於江邊一隅。敵軍已在我軍包圍中，尚在掙扎頑抗。

吳淞敵聯  
隊長擊斃

吳淞登陸之敵一聯隊，已於本晨完全解決，敵軍某聯隊長已被我擊斃。又二十四日自晨至夜，各路敵軍傷亡甚衆，不下三千餘人。此次進襲沿江沿浦之敵，係由日本新增援之部隊，計三師團，其主將爲松井石根大將。

南匯海灘

南匯方面，二十四日黎明之前，突有敵軍約一千二百餘人，偷渡登岸。我軍當即加以包圍，始則以槍械密集掃射，繼則以白刃浴血肉搏。迄今晨

止，敵全部潰退。

### 二十六日

瀏河方面亦有敵軍圖登陸未遂。

血戰兩晝  
夜收復羅  
店鎮

羅店敵軍，經我軍兩晝夜之猛烈攻擊，已向後退却。我軍已收復羅店鎮並進擊殘敵至羅店以北之木杓鎮沈家橋一帶。此次由小川沙口登陸向我羅店進攻之敵共計三聯隊。羅店鎮一役，敵死傷約三千人，我軍亦傷亡甚我軍

增援部隊續到積極部署，於晚間開始總攻。惟敵人對於此線，既以全力進攻，自當負隅頑抗。又連日敵機，不分晝夜，在羅店周圍二十餘里內到處擲彈轟炸。重。本日下午，

張華浜敵  
負嵎頑抗

軍息：敵方由張華浜蘊藻浜等處偷渡登陸者約計五千人。其中一千五百人已戰死及溺斃，所餘三千五百人，則尚在負嵎頑抗。至於集結淞口之部隊，尙圖繼續登陸。敵軍之偷渡登陸，均在清晨當天未黎明時云。

二一七十日

晨二時許，又有敵軍企圖在吳淞方面登陸。我軍當即奮勇迎擊，空軍亦出動助戰，轟炸敵軍。敵軍經我空陸軍之上下夾擊，不支而退。羅店方面之敵退集於羅店東北木杓鎮及陳家行一帶，約計二千人左右，迄晚止尙在激戰之中。

敵又  
增援

本日下午，張華浜蘊藻浜又有增援部隊登陸，向我陣地三度猛烈反攻，均被我軍擊退，現尙在相持中。又今晨敵軍五六百人，在吳淞登陸，已由我軍擊退。獅子林方面有敵七八百人，已被我軍包圍。

盛橋  
方面

敵軍於廿六日下午退出羅店時，有一部份向東而退，至盛橋鎮一帶，與我軍頑強抵抗。

瀏河  
方面

敵軍因在羅店方面不得逞，似已改變策略，故將吳淞口外停泊之敵艦三十餘艘，沿石洞口獅子林等口岸起，每隔一華里許，停泊一艦，排定炮位。並起運去大批帆船，擬在瀏河楊林口偷渡登陸。

二十八日

連日敵方增援陸軍，在楊樹浦區各碼頭紛紛登陸，並起運軍械輜重甚多。蓋敵海軍陸戰隊被我痛擊之後，士氣銷沉，故改由陸軍接防。傍晚虹口方面曾有激烈之前哨戰，以防我軍之進襲。晚十一時半，北四川路方面之敵，向我北站方面反攻，頗為猛烈，我軍當即奮勇迎擊。激戰至晨零時十五分，敵軍不支而退。

日來戰事重心外移，楊樹浦方面已趨於沉寂。該線我軍中路會乘勝深入敵軍陣地，兩度進至匯山碼頭，並分東西兩路進攻，以致我軍陣線突出如三角形，左右及前方均有受敵之虞，在軍事上認為大忌。我為戰略關係，將突出部份向後撤退。使成弧形之大包圍形勢，嚴密守備。北四川路及八字橋方面之情勢依舊，雙方仍在嚴陣對峙中。

張華洪

方面

敵續有援軍登陸，自昨晚以迄今晨，數度向我反攻。現仍盤據於車站附近及兩路機場等處房屋內，在敵艦掩護下，屢圖衝破我軍之圍，以期發展陣地。終以我軍佈置嚴密，未能達到目的。

羅店

方面

盛橋木杓鎮陳家行以迄瀏河附近一帶之敵，在重炮及飛機掩護下，迭向我軍陣地反攻。經我軍奮勇進擊，旅進旅退。敵方所受損失極大，我方犧牲亦巨。雙方在羅店西北約四里許之某小河隔岸對峙中。小川沙方面之敵，已在陸上安置

重炮，企圖掩護敵軍前進。

浦東  
砲戰

晨六時起，停泊楊樹浦江面之敵艦十六艘，以所有火力，向我浦東方面集中炮轟，我炮兵遂加還擊。炮戰許久，敵意我力欠厚，乃於上午九時許，遣大批敵軍向浦東襲擊，企圖登岸。當時我守軍鎮靜伏待，佯作無備，見敵履岸，即四伏齊出，萬槍俱發，立將敵擊退。敵見我有備，即不敢再侵。雙方炮擊，亦逐漸疏落，至下午五時完全停止。

晚十一時許，我浦東方面為策應我軍進攻之勢，頻發重砲，向敵艦敵軍作猛烈之轟擊。當時聲如巨雷，震動全埠，在二十五分鐘間，發砲計達五十餘發。停泊浦江水面之三敵艦，曾起還擊，但均失效。至十一時四十分，始漸疏稀。

張治中升  
任總司令

我政府命令張治中升任口口口口總司令，指揮上海方面作戰部隊。至沿江一帶防守部隊，由中央派大員負責指揮（按：後悉係白崇禧氏）。

敵方損  
失報告

敵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曾於廿七日向日海陸軍省報告上海戰事之損害情形。估計自本月十三日開戰以來，敵第三艦隊所指揮之第十戰隊，第十一戰隊及第五驅逐艦隊，已受傷之軍士達七千六百餘人，已死之軍士達五千



八百餘人；軍艦方面有巡洋艦兩艘受傷，驅逐艦三艘受傷，砲艦四艘受傷，其中「鳥羽」竟成廢物，運輸艦已有二艘受傷沉沒；飛機包括轟炸，驅逐，偵察，共炸毀及失蹤四十二架，受重創者十六架，輕創者廿二架（包括由台灣機場飛來者在內）；唐克車毀壞者四輛，受創者十二輛；其僑民死亡者，亦達六百餘人云。

### 二十九日

晨零點十五分，沿北四川路以至江灣路一帶敵軍，忽以散兵線向我各陣地偷襲，當時我軍均靜伏以待，俟敵兵密集之際，即以步槍機關槍掃射，結果敵謀不遂，鎩羽而退，我軍追擊之後，仍守原防，嚴陣以待。

張華浜敵。我軍昨晚向張華浜蘊藻浜方面之敵進攻，王師長敬久親臨前綫指揮，士卒被逼江邊。莫不用命，在密集彈雨之中，爭先浴血前進。同時我空軍亦出動助戰，在敵軍陣地大肆轟炸。敵軍傷亡奇重，不支而退。我軍當即佔領張華浜車站，及沿淞滬鐵路線一帶地段，並將敵軍壓逼至江邊，迄今晨止尙在激戰之中。

#### 羅店

#### 方面

敵屢於飛機大砲掩護之下，向我軍陣地猛烈進攻。廿八日午後敵又一度衝入羅店鎮，當晚即經我軍分三路猛烈反攻，肉搏十餘次，仍將敵人擊退在盛橋木杓鎮及陳家行一帶，雙方激戰甚烈。

**三十日**

閩北江灣一帶陣地均無變動。敵雖於八字橋，青雲橋，及愛國女學等處反攻，均爲我擊退。

羅店

連日來，羅店鎮之爭奪戰尤爲激烈，雙方進出者數次。廿九日敵又向羅店面猛烈進攻。事前敵艦集中砲火，會同敵機數十架，向羅店鎮陣地大施轟炸，我守軍即在敵軍砲火炸彈下，奮勇抵抗，有進無退。血戰數小時，卒將敵軍擊退。但此役我軍犧牲甚鉅。當晚我方增厚兵力，大舉反攻，激戰通宵，敵軍卒向西北面狼狽潰退。我軍乘勝追擊，至三十日上午，我軍追至顏家油車地方，敵死傷甚衆，被我奪獲機槍步槍及背包等甚多。截至晚十一時止，敵軍右翼已被我逼退五斗鎮以北。羅店方面西北一帶，尙有一部敵軍。又上午，敵軍除有一部死守羅店西北一線外，另派一部主力軍向我嘉定方面進攻。我軍得報後，即調動大隊生力軍，向羅店西北前進。當進至施相公廟附近時，遂發生遭遇戰一次。敵軍知我有備，即盤據施相公廟。不敢前進至下午六時後，我軍以集結火力，向該廟附近敵軍進攻，敵不支而退。我軍當即奪回施相公廟，並跟蹤追擊，在曹王廟以北一帶對峙。

張華浜

方面

敵軍約三千人，仍在泗塘以東各村落固守，並在該處築成據點式工事，且設有鐵絲網等障礙物。但我軍包圍甚密，敵雖屢圖突圍，但終不得逞。又上午敵軍又有一部在張華浜登陸。蘊藻浜至吳淞鎮沿浦一帶，尙有少數敵軍。

三十一日

北四川路方面之敵，昨夜在大砲及飛機掩護下，向北站我軍反攻。我軍堅守陣地，用機關槍及大砲還擊。激戰多時，敵始不支，爲我擊退。今晨黎明之前，敵曾向我開北方面猛烈進攻，並集中砲火及兵力於北站一帶，經我軍奮勇擊退，敵傷亡頗重。又昨夜八字橋方面之敵，突又蠢動，企圖偷襲。經我哨兵發覺，即發槍還擊。敵見我有備，未敢輕進。我軍即奮勇出壕，肉搏衝鋒，敵紛紛向後潰退。

吳淞敵

登陸全

日激戰

三十一日上午七時起，敵艦多艘，以密集砲火向我駐軍猛攻。同時敵軍復大舉登陸。我軍奮勇抵抗，對登岸之敵，以機槍掃射。激戰至下午一時許，敵軍由蘊藻浜竄至吳淞鎮附近。其時在砲台灣方面之我軍，遂全部出擊。與敵激戰數小時，敵乃全線潰退。敵軍之另一部，刻仍盤據張華浜蘊藻浜之線，與我軍對峙中。

羅店敵旅

團長陣亡

羅店西北之敵，自經我軍圍擊後，死傷甚重，尙圖負隅頑抗。我軍於清晨零時許，乃分軍三路向敵猛攻，並用重炮轟擊。敵倉皇應戰，火抗多時，

卒以應援不及，向北竄逃。此役斃敵高級軍官多人，及士兵百餘名，其在前線指揮作戰之旅團長倉永亦陣亡，戰事之激烈可知。惟敵頗不甘心，將增援反攻。

羅店敵司

令部轟毀

在瀏河石洞獅子林一帶登陸之敵軍，迭向我軍陣地猛攻，均經我軍迎頭擊退。但敵軍仍圖頑抗，在羅店附近設有臨時司令部，被我軍所發現，當由我軍用猛烈炮火，瞄準轟炸。現悉該司令部現已被我軍炮火所擊毀。

敵艦集瀏

河圖進襲

敵軍於廿三日在石洞方面登陸時，即猛烈進攻，冀圖進襲至鐵路線之任何一點，以切斷我交通，並威脅京滬。但數日來經我增援痛擊，未有進展。惟敵對此項企圖仍未打銷，連日大量軍艦集泊該處，準備在瀏河一帶突破任何一處口岸，以圖大舉進攻。羅店方面敵方亦必大增援，全力猛攻，日內常有激烈之決戰也。

### 戰情補述

上述各路戰事皆見諸報告者，惟有其他戰情當補述者如下：

敵軍  
登陸

二十三日敵軍先以約一師團之兵力，在獅子林砲台灣蘊藻浜張華浜等處，以艦隊及飛機砲火之掩護，強行登陸，又另一部由石洞口襲羅店，雖為我擊退，而其後又增援進攻。羅店之爭奪戰，雙方進出者六七次，日軍之主力完全傾注此一路。同時，瀏河一帶沿岸均有敵軍登陸，與我相持。瀏河至獅子林及羅

店至石洞口，其兵力增至三旅團之衆。張華浜蘊藻浜初登陸者，遭我擊退至浦邊，其後又陸續登陸者，亦不在少數。三十一日且以大部由吳淞登陸，一部沿岸而與蘊藻浜之敵會合。

我退出

楊樹浦

我軍中路突破敵軍陣地，進抵匯山碼頭後，雖分東西兩面向敵進攻，然敵憑市街房屋頑抗，進攻不易。此後數日間，敵在沿江沿浦大舉登陸，我方遂不能以全力解決楊樹浦之敵軍。一面，敵方又散佈謠言，謂中國將以武力收回租界，經我方發言人駁斥否認。我軍終以中路突出，陣地不利，且爲顧全國際關係與同情，故自動放棄，而將軍隊退至租界以外也。

## 第五章 戰時經濟狀況

### 甲·金融及財政

**八月十四日**

戰爭於十三日下午開始後，滬市各銀行錢莊信託公司等，奉財政部令，於今日起停業兩天，惟外商銀行方面，則照常營業。茲誌詳情如下：

奉令  
停業

銀錢兩業同業公會今晨奉財政部令，以滬戰業已開始，各會員行莊自上午十時一刻起，一律停業二天。該公會會員銀行錢莊以及上海，中國，中等信託公司與中央儲蓄會等均遵令停業，並在各行莊門首公告云：「奉財政部令，戰爭開始，自本日十時一刻起暫停二天」。又銀錢兩業準備會庫及所屬機關一律同時停業。

召集  
談話

財政部次長徐堪於晨十時，會同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在祁齊路宋邸召集金融界領袖談話，到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中國銀行滬行經理貝淞蓀，

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中南銀行總經理胡筆江，錢業領袖秦潤卿邵燕山等。首由徐堪報告戰爭開始，本部已令飭停業二天，對滬市金融問題作嚴密之討論，有所決定。

### 銀錢兩

銀行業同業公會於晨十一時廿分，在香港路該會召集會員銀行，舉行臨時業開會，緊急大會，到吳蘊齋，徐新六，朱閏生，陳光甫，潘久芬，唐壽民，李馥蓀等，集議金融問題。臨時因時間局促，改開談話會，並定下午三時，再行召集大會。

錢業同業公會於下午二時，在甯波路會所召開臨時緊急常務委員會議，由邵燕山主席報告，繼即議決；時局緊急，本月十五日仍繼續停業，十六日是否復業，俟奉部令再行遵辦。至三時許始散，當即通告會員錢莊。

### 財部緊

### 急處置

自日軍實行全面侵略後，財政部爲防止金融發生劇烈變動起見，令准銀錢業一律休假二日，一面邀集銀錢業領袖籌商安定金融辦法。據財政部發言人云：安定金融辦法，業經公佈，共爲七條，並已通令全國銀錢業於十六日起一體照辦。其要點爲節制資金外流，對於提取存款酌加限制。但對於人民生活必需之費用，仍力予顧全；而一般工商業與機關爲發放薪工之款及於軍事有關之款，仍許通融辦理。此

項辦法爲非常時期之緊急措置，俟軍事結束時，卽行停止。至銀錢業經本部核准，並隨時受部監督檢查一切表報，遵令呈送查核者，現雖限制提存，而各該行內容本部院已明瞭，則人民儲存於該行之各種款項，政府自應予以保障，不使稍受損失。

公布安定

(一)自八月十六日起，銀行錢莊各種活期存款，如須向原存銀行支取

金融辦法

者，每戶祇能照其存款餘額每星期提取百分之五，但每存戶每星期至多以

提取法幣一百五十元爲限。(二)自八月十六日起，凡以法幣交付銀行錢莊續存或開立

新戶者，得隨時照數支取法幣，不加限制。(三)定期存款未到期者，不得通融提取；到

期後如不欲轉定期者，須轉作活期存款，但以原銀行錢莊爲限，並照本辦法第一條規定

辦法。(四)定期存款未到期前，如存戶商經銀行錢莊同意承做抵押者，每存戶至多以

法幣一千元爲限。其在二千元以內之存額，得以對折作押，但以一次爲限。(五)工廠

公司商店及機關之存款，爲發付工資或與軍事有關須用法幣者，得另行商辦。(六)同

業或客戶匯款，一律以法幣收付之。(七)本辦法於軍事結束時停止。

戰時金融

滬銀行公會經開會議決，爲適應非常時期起見，對存戶提款擬定暫時辦法

應付辦法

四項，已呈准財部核准，定十六日復業時實行。其辦法如次：(一)各



行莊所有客戶往來透支，除同業外，於即日起，一律暫行停止加欠；自實行後，如有繼續付入者，准予照數支用。（二）各行莊所有各種活期存款，一律以同業匯劃付給；如須取法幣，其存款在一千元至二千五百元者，按月至多取二成；其在二千五百元至五千元者，按月取數，不得過五百元；其在五千元以上者，按月得取一成；如續存或新開戶者，以分別存入的原幣，隨時照數給付；如工廠發給工資須用法幣，得另行商辦。（三）各行莊所有未到期的各種定期存款，自即日起不得通融提取；如須做抵押者，至多以一千元為度；在二千元以內的定期存款，至多以對折作押。（四）各行莊的同業匯劃帳頭寸，照交換所向章辦理。以上四項臨時辦法一俟時局平靖，當由該會呈請財部取銷之。至營業時間，亦將縮短，改為每日下午三時收市。又錢業公會方面，亦將同樣辦理。

### 補誌戰前

時局嚴重後，外匯交易驟增。中中交三銀行竭力穩定英美匯率，始終維持原定標準，即英匯一先令二便士半，美匯三十美元。市商會等團體曾函銀錢兩業公會設法限制外匯，以免資金之逃流。錢業同業公會於十一日下午二時，召開第三屆四十五次執行委員會，特提出討論。當場議決，會同銀行業公會妥擬具體辦法。又銀行業同業

公會，對市商會函請限制外匯案，決提交執行委員會討論。

市聯會

電財部

本市各區市民聯合會電財政部云：「南京財政部孔部長鈞鑒：竊自華北戰事爆發，舉國決心抗戰。惟在非常時期，前綫將士固當忠勇抗敵，而後方金融亦應統籌維持。乃本市邇來受時局影響，所有中央中國交通等各銀行，均緊縮放款，不論信用抵押各項放款，均嚴加限制，以致工商業周轉不靈，宣告停業清理者前後相繼。本會等目擊商艱，爰特聯名呈請鈞部懇准轉飭中交三行，對工商放款酌予通融辦理，藉恤商艱而維市面，至為翹企。上海市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第二特區市民聯合會，滬南區市民聯合會，滬北區市民聯合會同叩。真（十一日）」

中英借

款協定

孔財長於本月四日在英與當局成立協定，於倫敦發行中國公債二千萬鎊。此款存在倫敦，以關稅收入為擔保，用以整理內債。

中法簽訂

金融協定

（巴黎九日哈瓦斯電）中國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博士，九日午後與法國銀行團簽訂金融協定，由該銀行團以特種放款貸予中國，俾得增加中國外幣存額，而使幣制益形穩固。按此項協定，乃係兩閱月前孔副院長聘訪法國時所擬議，迄至本日始乃簽字成立。孔副院長已於九日晚啓程前往柏林，稍作勾留；並將往捷克京城

一行，然後取道羅馬返國。孔氏於啓程赴柏林前，曾向哈瓦斯社訪員發表談話，略謂：中國改革幣制之一舉，對於中法兩國間之貿易，大有裨益。本日余與法國銀行團所簽訂之合作協定，亦即幣制改革結果完滿之明證也。余最近游歷歐美若干國家，得與各該國簽訂同樣性質之協定，殊以爲幸。抑此事足以證明中國近年來革故鼎新，期成爲強大統一和平進步之國家，此種努力，頗獲歐美各國之稱譽，此余所深以爲慰者也。最後孔副院長則謂渠蒙法國政府與人民優待，殊爲感謝云。

（巴黎十一日路透電）兩日前與中國孔財長簽定財政合同，以特別信用款給與中國中央銀行之法國諸銀行，其名稱今日已由經濟通信社披露，係巴黎荷蘭銀行，拉薩兄弟銀行，東方匯理銀行，與中法工商銀行。據經濟通信社稱：此次債額可達二萬萬佛郎，其用途在增厚中國外幣之準備。

### 捷克 借款

（維也納十六日國民海通社電）中國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今日離開此間，赴薩爾斯堡據此間報載：孔氏在捷克時曾訂立一千萬鎊長期借款協定。

### 金融鉅 子談話

十二日大美晚報載：際此全國一致抗戰，極度嚴重緊張局面之下，中國金融狀況，頗爲各界所關注，記者特趨訪金融界某鉅子詳詢一切。據談整個

金融前途，殊為樂觀，孔財長在國外發表「中國財力穩固堪與日本抗衡」之談話，即其明證。茲分錄各情如次：

外匯穩定

通貨統一

中國前年實行幣制改革，外匯即採取釘住於一先令二辨士半政策，迄今未有變更。自華北事變爆發以來，已將月餘，全面抗戰已在逐步演進之中，而吾外匯之能維持不變，一如往日。其間雖經日方之搖惑人心肆意破壞，中國通貨外匯在此重重打擊之下，未見分毫動搖者，其原因實為：（一）金融界以及若干富戶之深明大義，不自驚擾；（二）政府之迅速準備，防止匯兌投機；（三）對外貿易雖然年有入超，而吾貿易收支，則為收多於支，二者相抵，國際收支，大致可以平衡；（四）最重要最有力之因素，則在國內有數萬萬元之銀幣，國外有八萬萬元以上之金融，為維持外匯之最後準備。

公債站住

金價回跌

我國公債市場，自此次蘆溝橋事變發生，平津失陷以來，公債市價僅由最低價格後，市價已告站住。回憶一二八滬戰，雖為部局之戰，但於事變爆發現以後，公債市價竟降至額面二成。最近市價穩定，相較實不可同日而語。此固政府努力維持之結

果，要亦為吾公債本利之可恃，市場現貨之不多，金融業者之能顧全大局，並不乘機拋售，實為債市賴以維持之重要因素。至金價雖一度為牟利投機者之收買現金而告升騰，但日來已見回跌，接近中央銀行掛牌之標準金價。

籌碼增加

日來市面籌碼，因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大銀行聯合辦理同業拆放借

市面活潑

款，接受有價證券及貨物抵押，並承辦貼現及重貼現後，市面籌碼大增，

週轉運動益形活潑。此舉非但直接扶助同業，間接協助工商，而對於整個金融之穩定，實有莫大裨益。日後範圍較小之銀行或錢莊，倘其本身不經營投機事業，依照正軌發展，則可無倒閉停業不幸事件發生。

**十六日**

財政部擬訂救國公債條例草案，其數額為五萬萬元。該條件後經政府修訂，於廿八日公布（詳見廿八日）。

銀錢業

本市各銀行錢莊，自奉令放假兩天後，本定今日開市，但今日銀錢業均未

仍停業

開市，各行莊門首均貼有公告：「本日銀錢業議決，因滬市戰况激烈，事

實上無法營業，特呈請財部核准暫行休業，一俟局勢稍定，即行呈請財部定期開業，特此公告。」郵政儲金匯業局今日亦停，並貼有此項通告。惟銀行公會已定今午再開會員

大會，並邀非會員銀行參加，將討論遷移行址，設法開業等問題。又中央，中國，交通，中農，四行，現已覓定福煦路四明邨為臨時辦事處，四行同地辦公，決遵照財部公布之安全金融七項辦法辦理。又證券，紗布，麵粉，雜糧，金業五交易所，今仍繼續停業。又十四十五兩日，外商銀行均照常營業。惟目前滬戰愈趨激烈，今日起，所有英商匯豐，大英，美商花旗，大通，法商東方，比商華比，荷蘭安達，意商華義，及日商正金，台灣，三井，住友等各銀行，一律停業。復業期則須視時局情形而定。

### 十七日

滬銀錢業為應付非常時期之金融，奉財政部令休業兩日，經議定辦法，呈報財部後，已於晨九時起一律開業。惟各行有接近戰區者，為備萬一，已分別在安全區域布置辦事。中央中國交通中農四行，為便利存戶，更將營業時間延長，自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今晨各行門首提款以應急需者甚多，惟秩序甚佳。外商銀行亦已開業。各行莊開業後，市面極為安定。各行莊及其存戶對於部頒安定金融辦法，均稱便利云。

#### 補充安定

#### 金融辦法

滬銀錢兩業公會於財部公布安定金融辦法後，曾擬定補充辦法，經部核准如下：（一）銀錢同業所出本票，一律加蓋同業匯劃戳記，此項票據，祇准在上海同業匯劃，不付法幣及轉購外匯；（二）存戶所開銀錢同業本年八月十二日以

前，出本票與支票，亦視為同業匯劃票據；（三）銀行錢莊各種活期存款，除遵照部定辦法支付法幣外，其在商業部往來，因商業上之需要，所有餘額得以同業匯劃付給之；（四）凡有續存或新開存戶者，銀行錢莊應註明法幣或匯劃，支取時仍分別以法幣或匯劃支付之。

## 十八日

自中央中國交通中農等四銀行恢復開市後，市上等碼增多，金融調劑活躍，故各商店均定於今日起一律復業。昨日所有菜館南雜貨等均先行復業，南京路之永安先施公司及其他日用品商店，已將鐵柵門及排門一部份開啓，照常營業。市面情形，頗為安定。又全市米店，亦定今日起開市云。

### 規定

### 兌價

本市錢兌業同業公會所屬會員錢兌莊，今晨起一律開市。其兌換辦法，規定一元鈔票兌換法幣九角九分，或小洋十二角，或銅元三千。五元鈔票另收手續費一分，十元鈔票另收手續費二分，多則類推。

### 儲匯局

### 亦復業

郵政儲金匯業局，遵令於本日下午復業，經已遷移地址辦公。凡該局所有支票及存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業務，暫遷至法租界霞飛路九百七十三號理辦。匯兌業務，在法租界馬斯南路郵政局辦理。至保險庫業務，仍在江西路一百七十

號該局原地辦理。

錢業臨時辦法

時辦法

本市銀錢業，於十七日一律復業後，除遵照財部之安定金融辦法七條辦理外，錢業公會復經臨時大會議定臨時辦法三條如下：（一）同業對於各客戶退票，因戒嚴關係，准於次日照退；（二）同業收受往來戶之票據，因時局關係，往來戶有地址遷移未經報告，遇有退票無從退回者，又付款行號適在危險地帶，無從向收者，均請往來戶隨時向付入錢莊查詢，以便接洽，否則錢莊不負任何責任；（三）本會同業各莊及準備庫，自八月二十二日起，以後每逢星期日，休業一天。

財部通電

維持金融

財政部為維持國內各都市市面資金流通起見，通電各省市政府，各商會，各銀錢業公會，原文如下：（銜略）查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業經公布施行。關於內地各都市市面資金之流通，應設法維持，而內地銀錢業之組織，既多不健全，其營業方法，又多未能悉合法定。上海銀錢業同業匯劃辦法，既萬不能做行於內地，而各地情形，又各不盡同。茲為安定整個金融，並維持各地市面流通起見，業經由部函請中交農四行，先就設有分支行之重要都市，各設聯合辦事處，即日成立，責成體察當地情形，妥擬適當辦法，報請核定施行。除分別函電外，特電查照。



**十九日**

各銀行前日開業後，金融頓告靈活。現上海市銀行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及票據交換所，亦已恢復照常辦公。全市票據恢復交換，經濟方面頓形活躍。

**金融穩定**

戰事爆發後，財政當局為鞏固金融制止資金外流起見，特公布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七條，並核准上海市銀錢兩業公會，擬定補充辦法四條。自實施以來，資金逃避之事件已告絕跡，市面金融益臻安定。所有銀錢業公會組織之聯合準備庫，及票據交換所，復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切實管理，各行莊業務更得依照正軌繼續發展，工商各業均受其益。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上海總行，茲已奉令在內地重要商場地方，設立聯合貼放委員會，辦理貼放事宜。已決定依照財部規定之地點，如漢口、重慶、南京、南昌、廣州、濟南、鄭州、長沙、杭州、甯波、無錫、蕪湖、等十二處，即日成立，開始接受貼放，活潑內地市面，增加生產。故我國金融，雖在全面抗戰局勢之下，非惟能做到戰事猶如平時之穩定，而對於扶助工商，增加生產，將間接加強抗戰力量。

**中美幣制協定**

關於本年七月間已經宣佈成立之中美幣制協定事，今日美代理財長泰樂特致函參議員竇克遜，稱該協定之用意，係協助中國幣制改革之普通程序，

及幣制之鞏固。至其他事項，則固關係外交秘密，未能全部公佈。但其大致用意，則在促進中美兩國間之貿易云。（十九日路透電）

### 二十一

財政部電上海市商會云：「上海市商會公鑒：頃准湖北省政府篠電開，本省商民以支票完稅，未便拒絕，擬請變通，凡征收機關收受支票，不論數目多寡，准予持赴銀行照兌，以期兼顧等因。查稅款收支，自應予以變通，凡商民以支票繳納稅款，及收稅機關以支票報解稅款，均得不受安定金融辦法第一條之限制。但為預防流弊起見，此項支取，仍應依照部頒格式填具聲請書，送經當地中中交農四行分支行所組之審核委員會審核證明。其未設有審核委員會地方，得由取款者提出證明文件，方得支取。除電復並分行外，合亟電仰飭屬一體照辦。財政部皓錢印。

### 二十二

報載：滬戰以來，金融經財政當局極力穩定後，情形極佳。據各銀行報告，目前存戶非特無擠提現象，且反有現款存進。至市上缺乏一元法幣及輔幣問題，現經中，中，交，農四行及中央造幣廠，將所存一元法幣及硬質輔幣悉數發出，以資流通市面。惟近日有外商銀行，忽將所存鈔票大量發出，冀圖乘機在外流通。故財部已令銀錢及市商會飭轉各業，凡非政府核准發行銀行所發之鈔票（即中央中國交通中農），不

得收受行使，違者即予重懲。現外商銀行鈔票已不能用，市民中如有此項鈔票者，可即向各該銀行掉換中，中，交，農四行法幣。

### 二十七

財政部以內地農工商礦各業資金，仍應維持流通。經函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總處，於設有分支行之重要都市，成立聯合辦事處。並責成察酌當地情形，妥擬適當辦法，報請核定施行。嗣為活潑市面，增加生產起見，復令四行聯合辦事總處，於前項各地方成立聯合貼放委員會，辦理貼放事宜。並將漢口南京等十二處，先行成立。一面函准四行聯合辦事總處，擬具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貼放辦法十一條，經財政部修正施行，電令各地貼放會遵照辦理。此項辦法實行，內地金融流通自臻靈活，對於生產裨益匪細。

#### 公布貼

財政部公布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內地聯合貼放委員會貼放辦法

#### 放辦法

如次：（一）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總行，遵照財政部命令，為謀

內地農礦工商各業資金之流通起見，就各該分支行所在地，設立聯合貼放委員會，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當地貼放事宜。（二）各地聯合貼放委員會，設主任一人，委員若干人，由總行會派之。（三）貼放之範圍如左：甲，抵押：各商業機關以第四條所列押

品請求之押款。乙，轉抵押：各金融機關就其原有押款之押品，合於第四條所列者請求之轉抵押。丙，貼現：一，附有第四條甲乙丙三項押品之農工商業票據；二，中央政府發行債券到期之本息票。丁，財部命令對於鐵道交通農貸工貸等項之放款。（四）貼放之押品如左：甲，農產品：米，麥，雜糧，麵粉，棉花，植物油，花生油，蔬，大豆，絲繭，茶，鹽，糖，菸葉，等。乙，工業品：五金，棉紗，布疋，顏料，水泥，綢緞，化學原料等。丙，鑛產品：煤油，汽油，柴油，鎢砂，錳錒，鐵砂，銅，鐵，錫，等。丁，中央政府發行之債券。（五）貼放款項以法幣收付之。（六）抵押折扣：凡當地有市價者，以市價八五折計算；其無市價者，由當地聯合貼放委員會估定。但遇有押品價值跌落時，應照數追補。（七）轉抵押款項不得超過原抵押金額。（八）貼放利率，由當地聯合貼放委員會斟酌市面情形定之。（九）請求貼放之款項，由各地聯合貼放委員會負責審核其用途之責任。（十）關於貼放手續，及押品審核保管處分事項，應由當地聯合貼放委員會擬具辦法，陳請四行聯合辦事總處核准行之。（十一）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按銀行貼放章程辦理之。

**二十八日**

財政部接受愛國民衆捐金，發行救國公債五萬萬元，經訂定條例辦法，

本日公布，自九月一日發行。

救國公債條例

第一條 國民政府爲鼓勵人民集中財力，充救國費用起見，發行公債，定名爲救國公債。

第二條 凡個人或團體，以現金或有價物品繳充救國之用者，按照其所繳數額，以本公債給予之。

第三條 本公債總額五萬萬元，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一日照票面十足發行。

第四條 本公債年息四厘，自民國二十七年一起，每年八月底一次付給。

第五條 本公債自民國三十年起還本，分三十年還清，每年抽籤還本一次。

第六條 本公債還本付息基金，由財政部於國庫稅收項下指撥之。

第七條 本公債債票分萬元，千元，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六種。均爲無記名式。

第八條 本公債由財政部委託機關經募，並公告之。

第九條 對於本公債如有偽造及毀損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處。

第十條 本條例自核准日施行。

募集辦法

一 本公債由財政部委託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郵政局，各郵政匯業儲金局，各電報局，各國營事業機關，各銀錢業公會，各商會，各同業公會，各銀行錢莊，各報館，各學校，各法團為經募機關。

二 每一地方，就上列各經募機關，組織一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辦理宣傳經募事宜。其組織及辦事通則另定之。

三 募集之現金物品，以左列各種為限。（一）國幣或外幣。（二）生金銀及其製成品。（三）有價證券（包括國內外證券）。（四）存款摺據。（五）不動產之易於變價者。（六）物品材料之可立時變價或可直接應用者。

四 前條第一款之外幣，按中央銀行逐日掛牌價計算；第二款之生金銀及其製成品，按其所含金銀之成份計算；第三款之有價證券，按其市價或估價計算，但國民政府所發行或保證之內外債券，得按票面計算；第四款之存款摺據，按其實存本息金額計算；第五款之不動產及第六款之物品材料，按售得價款或估價計算。關於財物之變賣或估價，均由當地勸募委員會辦理之。

五 各經募機關收到第三條所列各款之財物時，如為國幣或可立時以國幣計算數額者，

即應如數填給正式收據；其須變價或估價者，先給臨時收據，俟變價或估定後再換給正式收據。

六 正式收據由財政部印製，發交各地勸募委員會，經該會負責人簽名蓋章後，分發當地各經募機關應用；經募機關填發時，應由該機關負責人簽名蓋章。

七 如經募機關所收第三條第一至第四各款之財物，及第五款之契據，應逐日報告當地勸募委員會，並將其財物契據送交當地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等四銀行，郵政匯業局，郵政局，及其他指定之銀行收存。其無上述行局之地方，而有政府機關者，應逐日送交該機關收存。其無上述行局及政府機關之地方，應每三日送交就近之中中交農四銀行，郵政匯業局，郵政局，及其指定銀行或政府機關收存。前項政府機關收存經募機關解到之財物契據，應逐日送交就近中中交農四行，郵政匯業局，郵政局，或其他指定之銀行收存。第三條第六款之物品材料，應逐日送交當地勸募委員會。

八 關於不動產及物品材料之變賣估價及送交應用，另以規則定之。

九 各地勸募委員會，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郵政匯業局，郵政局，其他指定

之銀行及收存經募機關解交財物之政府機關，應每週將所收財物之名稱數額，列表報告財政部一次。

十 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等四銀行，郵政匯業局，郵政局，及其他指定之銀行所收款項，另立救國公債專戶存儲，每週由各該總行總局開列清單，報告財政部一次。其款憑財政部函令支撥。

十一 凡持有第六條之正式收據者，得就近向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等四銀行，郵政匯局，郵政局，及其他指定之銀行，按照收據所載金額，換取同額救國公債。其開始換發日期，由財政部公告之。

十二 個人或團體願以財物捐充救國之用，而不願收受救國公債者，其財物亦得由各經募機關經收，但其收據應註明自願捐輸，不換公債字樣。

十三 前條捐輸財物之個人或團體，由財政部呈請國民政府特予獎勵，其獎勵之章程另定之。

十四 本辦法由財政部公布施行，並呈請行政院備案。



## 乙·糧食及煤炭

戰前滬上糧食本充足無虞，惟因形勢緊張，市民多數購積，以致米價飛漲，頭號粳米自十一元而漲至十五元餘。本市糧食界以糧食問題關係至為重要，如不急謀有效辦法，則將來戰事發生，其恐慌情形實屬不堪設想。故於十二日下午二時在邑廟萃秀堂召集有關各方討論戰時糧食問題。出席者計張秉輝，陸文治，朱子香，蔡裕琨等十餘人。由張秉輝主席，報告近日糧食進口及存底情形畢。旋即討論滬通來路及向中中交三行接洽押款，暨非常時期平定價格，便利運輸等各重要問題，歷二時餘始畢。

十三日米價竟漲至十七元餘，且祇限於零星出售。煤價亦漲，煤球每担一元半。肉類蔬菜及各種食物，價均昂起加二至一倍以上；零售糖價每斤起至三角，油價亦漲。麵粉因月前本已昂貴，未見高漲。

限制  
米價

市社會局為維持民食起見，已勒令各米商不准停業，並限制每石最高價不得超過十五元。如敢故違，定予嚴辦。一面已函請淞滬警備司令部發給米船通行證，由糧食業各團體具領，並呈請市政府轉商司令部及沿途軍警嚴密保護，以利

糧運，而維民食。

組食糧

調劑會

上海市商會十三日下午二時舉行非常時期第二次執監委員臨時緊急聯席會議議決：為調濟本市食糧起見，組織食糧調濟委員會。公推潘公展，杜月笙，王曉籟，顧一馨，陸文韶，何德奎，張翼樞，陳光甫，俞佐庭九人，暨軍警聯合送

事處代表兩人為委員。定十五日下午二時舉行第一次委員會。

成立民食

調節委會

上海市商會為調劑食糧起見，經執監聯席會議議決，設立委員會，專責辦理。該委員會於十五日下午二時，舉行第一次會議，當經議決：（一）即日成立上海市民食調節委員會。（二）本市米號業應分區指定數店，即日開市應急，出售數量，為適應普遍需要起見，限制在一擔以內，價格不得超過十五元。（三）來源應儘量疏通，由軍政機關給證保護運輸。（四）公推陸文韶兼委員會總幹事，顧文凱為副總幹事。（五）即日起，暫假上海市商會臨時辦事處辦公。

食糧統制

設售米處

上海糧食根據過去統計，每月約消費三四十萬包。以現在上海存底而論，至少在五六十萬包以上。即以此數，亦可供本市兩月之需，況戰事未發生時，各中上人家對糧食早已多有儲備，為數當亦不少。現在虞姬墩尚停有米船多艘，閔

行存米亦甚充足。以後稍加調整，源源接濟，則本市民食，當無任何問題。惟爲防奸商將糧食資敵，及便利運輸起見，本市社會局，市商會，銀錢業及米業團體等特成立民食調節委員會，假市商會臨時辦事處成立辦公處，積極處理本市食糧運銷問題。決定外埠糧食統由調節委員會購人，然後分發各米店發售。並決議：上白粳米價最高不得超過十五元，秈米最高不得超過十一元；米糧運銷，必須有兩租界工部局，京滬警備司令部及滬市警察局證明文件，方得放行；民衆購米，每戶一次不得超過五斗。爲免奸徒擾亂，調節委員會已商得租界工部局同意，各售米處派巡捕一名維持秩序。至售米處，已於十八日先設立四十四處，其後陸續增設至百餘處，皆爲原來之米店。又南市閘北及曹家渡亦次第設立分售米處，使全市得以普遍。

#### 戰時糧食

#### 管理條例

國民政府十八日明令云：茲制定戰時糧食管理條例公布之，此令。該條例原文如次：第一條，戰時糧食之管理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所未規定者，仍適用其他法令。第二條，戰時應受管理之糧食，其種，類由國民政府以命令定之。第三條，爲管理戰時糧食事宜設戰時糧食管理局，直隸於行政院；必要時得於各省市重要地點設分局，直隸於管理局，其組織規程由行政院定之。戰時糧食管理局關於戰時糧食

管理事宜，得發布必要之辦法或規章。第四條，戰時糧食管理局管理之事項如左：（一）生產，（二）消費，（三）儲藏，（四）價格，（五）運輸及貿易，（六）統制及分配。第五條，本條例之施行及停止日期以命令定之。

調節存

粉小麥

本市民食調節會，為維持滬市民食，疏通米糧來源，並在租界區內設立售米處四十五家；限定價格每石白粳最高價為十四元五角，秈米十元〇五角，於廿二日起實行。為防止售米處發生暗抬市價之流弊起見，每日派員調查；並希望買戶遇上項情事，隨時報告舉發，嚴予懲究。該會並通告各麩粉廠及雜糧業團體，將所有滬市存粉及小麥等詳細報告到會，以便支配應用。其後，又申令各麩粉廠商對麩粉加以統制調節，限至二十七日以前登記存貨，此後概歸民食調節會分配出售下月實行。

設立糧

食市場

民食調節會廿二日議決設立糧食市場，並登記存糧數目。茲錄通告如下：（一）本會為統籌民食起見，即日起假座愛多亞路浦東大廈杜廳設立糧食市場。凡全市糧食交易，均須在本會市場公開買賣。營業時間，每日下午一時至五時止。（二）本會為調節全市民食起見，對於本市米麥粉豆存額，及儲藏地點亟待明確統計，特舉辦存糧登記，俾便通盤籌劃。茲將辦法公告如下：（一）凡本市雜糧行號米號

米廠客商，及粉廠油廠等所存之米麥粉豆，均須於公告五日內到會登記。前項所稱之存糧，凡儲存堆棧倉庫貨棧廠棧及臨時租屋之存糧均屬之。(二)凡已登記之存糧，除麥豆外，由本會糧食市場公開買賣。(三)如逾限未登記食糧，不得在任何處交易。(四)本會登記時期，自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止。

工部局輸

運米糧

(廿三日字林西報)據工部局報告：上海糧食充足，無虞匱乏。且該局已自向外間定購大宗米糧，第一批下禮拜可到。該局並不以販米為營利之舉，多備米糧專為防備不虞起見，將由該局轉售米行米店，並不取利，以平米價。上海戰區內之貨棧，聞尚存米甚夥，該局業經布置，使巡捕及海陸軍保護，將存米運至黃浦灘。如在浦東棧房，可由該局所備輪船駁船運來，以便分裝租界內各處。一經存在租界之後，米主交付運費以後，即可持單起運。米主可就此事自向工部局內六〇二號六一〇號接洽，以便早日起運。

煤業

通告

滬市煤業公會，廿二日發出通告：(一)各會員煤號於見報後三日內，將存本棧各種煤斤用書面報告，並將存儲外棧各煤斤棧單送會，以憑登記。(二)關於本市煤運，已請得軍政及租界當局特准製備水陸通行旗幟臂章，凡會員要向

外棧運煤者，可到會領取聲請書，簽印送會，以憑核發。（三）今後各種煤價須聽憑本會議定價售賣，不得高抬市價。

食鹽及

食鹽爲民生日用必需品，滬戰發動後，一般人均恐來源斷絕，感覺恐慌。

葷菜

茲經關係方面調查，全市存鹽，尙可維持相當時期。同時各鹽商均已設法

向他埠貨運滬，日內即可有大批到達，而鹽業公會亦已通告同業及經售處，一律依原價出售，不得抬高，故絕無問題。

又據菜市廿四日報告：鱈魚，鯊魚，每斤二角；新鮮鯉魚每斤二角半；豬肉供給增加，每磅四角；牛肉來貨亦多，每磅五角；雞鴨缺乏鮮貨，雞每磅五角，鴨每隻一元二角（均係冷藏貨）；雞蛋每元廿只，鴨蛋每元卅六只。

### 丙·工商業

戰事發生之後，工業方面以工廠多在閘北楊樹浦浦東，均陷入戰區，完全停閉。其少數之在租界內及滬西者，亦受影響而停止。此後之半月中，大多數工廠均未開工，蓋原料運輸及出口皆陷於停頓之境矣。

商業於戰事開始數天之中，食糧及南貨食物等頗形擁擠，蓋居民皆作不時之需的儲備也。其他綢布什貨五金各業，均於戰後即頓形清淡，以人人均受影響，購買力減少，即有少數餘款亦不敢隨意用去，非目前必需之品絕不過問也。益以租界內之中心區，大世界南京路等處相繼發生慘案，日方高射炮流彈到處波及，死傷者時有所聞，人心不安實甚。故路上非復如往時之熱鬧，而入晚遂清冷之甚矣。

公共租界之半，蘇州河以北一帶，工人居民素稱繁庶，故門市商業甚多，排攤及賣物小販亦不少。戰事發生，此多數之商販均逃生之不遑，不復顧及營業。工人均以工廠停而失業，與其妻子逃出者，僅能投入難民收容所而已。

茲將報載工商業狀況略述於下：

實行生

產管理

本市國貨工廠聯合會，鑒於本市各工廠，因受戰事影響，或將相繼停工；滬市數十萬工人生計，勢將發生恐慌；特分呈財實兩部，令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及銀錢業同業公會繼續放款，維持市面，以維工人生計。並悉各工廠自十五日起實行生產管制，將所有工人重行編制，適合於戰時工人水準。凡在十六歲以下，四十歲以上，或不足四十歲，而身體孱弱者，分別予以淘汰，另招新工頂替，並將授以軍事

訓練及常識云。

援救戰

區職工

廿二日上海市商會秘書處發表：凡本會會員工廠商店之職工，現尙確實居留於戰區內者，可向甯波同鄉會四樓本會臨時辦事處張南印君登記，本會當在可能範圍內，設法援救云。

工廠移

往內地

本市中華國產廠商聯合會，廿三日電呈實業部云：「實業部吳部長鈞鑒：竊暴日侵略，對我工業文化肆意摧殘。際此全面抗戰開始，應請鈞部迅令沿海各口岸及重要都市城鎮之工廠，設法向內地遷移，以策安全，而維民族工業。不勝懇禱之至。中華國產廠商聯合會叩梗。」

滬市民提倡國貨會，國貨工廠聯合會，機製國貨工廠聯合會，中華國產廠商聯合會，國外貿易協會，國貨維持會，中華國貨工業總聯合會，一特區市聯會，國貨運動委員會等國貨團體，鑒於全面抗戰已開始，各都市實業工廠，應向內地遷移，俾得積極生產，充實國力。當經集會討論，議決將沿海各口岸及重要都市城鎮之工廠從速向內地遷移，以策安全。並請上海市國貨運動聯合會一致主張，呈請實部嚴令各大工廠實行遷移內地。



中華國貨維持會，已通知所屬會員廠商，儘可能範圍內，遷移內地，並擬具呈當局，請求對工廠遷移時儘量予以便利，俾免職工失業，而使社會秩序安定。

上海市商會廿七日電呈實業部云：「南京實業部鈞鑒：據本市電器製造業同業公會函稱：案據敝會會員公記電池廠函稱：此次滬戰爆發，恐非短時間內可以結束，關於移動工業材料，敝廠茲提議請貴會迅予設法將電池組所用主要原料鉛皮，鋅皮，鹽腦等材料，速即運離戰區或轉至內地，以免損耗實力，而供急切生產之需要等由，到會據此。查該會員所陳頗有見地，滬上工廠商具是種見解者當不乏其人，用特錄函奉達，至希貴會將移動工業材料整個計劃，迅予厘訂辦法，俾便通告同業，以資遵循，至級公誼等語到會。查遷廠遷料至安全區域，應有整個計劃，近聞鈞部對於此事，已設置委員會，從事研究。茲據前情，理合電呈鈞部鑒核，俯賜將此事併案討論，核示遵行，實爲公使。上海市商會叩感。」

本市總工會以中央全面抗戰計劃實施以來，滬市主要工業生產工廠，因受敵機四出轟炸，致勞資雙方不能安心工作。現滬上雖有一部份重要工業已移往安全區域之內地，籌備繼續生產外，惟多數廠商仍猶豫不決，致生產量減少，殊非長期抗戰之至計。故該

會特電實業部，請迅令各廠火速遷避照常工作。該會爲籌商具體辦法起見，特定於廿九日下午八時召集常會詳細規劃一切，並定期再邀集市商會。中華工聯會。機製及國貨工廠聯會等團體策議各廠生產安全辦法。

對日貿易

據從可靠方面探得商界報告：滬戰發生後，我國商界向日方所訂貿易合

合同取消

同，價值四萬七千萬元，現已完全取消。從此項驚人數字觀察，可知我國

年來自排貨運動至提倡國貨運動，迄不買賣私貨運動，成效殊鮮。同時亦可見贖武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所受損失的嚴重。

長江內地

滬戰發生後，內地與上海交通均生障礙，致內地與上海商業安全趨於停頓

出口貿易

狀態。幸政府當局對於內地各地方，於非常時期之金融民食等各重要問

題，均已充分準備，故戰事發生後，各地絕無不安現象發現。惟對於內地物產輸出問題，向來均集中於上海，茲因戰事及交通關係，故長江上下游各省，均將以漢口爲中心，取道粵漢鐵道運輸赴廣州，以與各國貿易也。



## 第六章 救護及救濟事業

### 救護工作

#### 開戰以前

本市各機關團體，八月十日起，鑒於國難日亟，非常時期已臨，皆一致準備救護工作，茲分錄各情於後：

#### 救護訓練

本市救護委員會主辦之第四期救護訓練班，共計六十一人，自開始以來，業已期滿，於九日下午七時舉行休業儀式。其第五期訓練班，擬繼續開

辦，業已開始報名。現已有二百餘人，定下週正式開始授課，時間為二週。

#### 婦女看護訓練

婦女運動促進會籌備之第四班看護班，一切均告就緒，定於十一日開始訓練，為期一月半。其上課時間，每晚七時至八時，星期二四六三天。地點

為莫利愛路人和醫院，課目分看護防毒等課。

## 紅卍字

## 會準備

世界紅卍字會積極籌備非常時期救護及收容難民等事宜，已告就緒。除已在平津開始救濟收容工作外，並與各團體聯集中力量，共同進行。據該會負責人稱：萬一戰事爆發，本會各地分會，隨時隨地即可出發救護。滬上業已籌備一大隊，隨時可出動。

## 童軍戰

## 地服務

上海青年會童子軍戰地服務團，前曾參加一二八之役，今又繼續訓練。十日假老重慶路二二二號震寰小學召開團員大會，到二百餘人，當決定今日起開始續招願受訓之青年，手續祇須立志願書一紙。報名處亦假該校，訓練程序分防毒救護等數科。

## 教授救

## 護防空

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會上海分會主辦之救護訓練班，已設立十五處，共計十八班，人數每班自四十人至八十人。除聘定人和醫院護士數人外，並有楊素蘭陳志芳倪逢生等醫師，每日義務教授一小時，授予較深之救護技術。受訓學生，大多為女工學生及商店職員等。該會為提高救護技術起見，特於十日起增加防空防毒一科。又該會救護組全體委員，每日分往各校視察，予受訓者以精神教育。此外並趕製衛生帆布袋二百只，由中華女子職業學校教職員負責縫製，以備救護隊出發時之

應用。

兒童後

援工作

本市各報兒童編輯，全國模範兒童劇團，與小學教師等，因鑒於國難嚴重，已達到最後關頭，兒童對於救亡工作，也應負一部份責任，爰特發起組織「兒童抗敵後援工作團」。十日晚八時，在愛多亞路復民小學校，舉行第一次發起人會議。討論議案：（一）函邀兒童教育家參加；（二）徵求各小學教師加入；（三）組織兒童演講隊，歌詠隊，募捐隊，慰勞隊，救護隊；（四）發動街頭演講募捐，慰勞前敵將士；（五）擴大組織，定期舉行成立大會；（六）呈請黨政機關備案；（七）第二次發起人會議，定於十五日舉行，並分配職務。現擴大徵求，凡有志為國效勞之兒童，年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均得加入。該團兒童救護隊訓練班，決於最短期內成立，並已聘定倪廣華計巨林二醫師，担任教授。

工人戰

時服務

本市華興路四十一號印刷工人失業互助會，專辦理介紹印刷工人職務，近因日本侵佔我華北，時局已至最後關頭，為捍衛國家犧牲到底，故在日商印刷廠工友二百餘人全體自動退職，向該會登記，要求至前線幹殺敵工作。該會特成立一印刷工人戰時服務團，下分前方及後方兩大隊，青年力強者赴前方工作，體格衰弱者

在後方服務。並請本市各愛國工友速往報名，以備大戰爆發後，可一致為國服務。

○ 社 育 教

本市南市文廟路近津坊十八號社會教育分社，以救護事業在戰事極佔重

○ 育 分 社

要，故開辦救護訓練班，名額定為五十人，暫以婦女為限，必要時增加男

子班。報名地點，南市民教館市立動物園，及該社會所。其救護訓練，現暫設戰地救護

及防毒救護二班。

○ 婦 女 戰

本市婦女界屠坤範等鑒於強鄰猖獗，大戰迫在目前，特發起組織「上海婦

○ 時 服 務

女戰時服務團」，準備赴前方工作。該團於十日下午四時，在威海衛路六

七四號中社二樓，召集全體團員大會。首由主席報告時局之岌岌及該會發起的動機。次

即討論議案。議決事項：(一)全體大會召開時，由團長召集之。(二)組長會議，每兩

週舉行一次。(三)設團址於本市呂宋路十號。(四)團員應徵之資格，凡屬中華民國

女公民，上自智識份子，下至娘姨等，均可自由加入。(五)經費除團費外向社會各方人

士徵募之。(六)團員最低限度繳團費一次五角。繳納團費，全用團員經濟能力寬裕者

樂助之，若經濟拮据者得免收費用。次即開始選舉團長等人員，並旋通過服務團簡章，

大致如下：本團以協助抗戰慰勞將士為宗旨，設正副團長共三人，計分文書，總務，交

際，宣傳，組織，救護，徵募等七組，設組長正副二人，幹事若干人，處理各組事務，並實施工作。又分看護，救護，情報，縫紉，洗滌，烹飪，交通，為前方服務工作；育嬰，教育，統計，養老，撫病，宣傳，勸募，為後方工作。特借小南黃門家路八十三號南洋醫院為救護訓練班地址。

婦女互助會

助會

中華婦女互助會，十一日在馬浪路新民村四號開第二次籌委會會議。出席田淑君等十八人。決議要案為：（一）招收看護學生五十名，報名地點馬浪路新民村四號會所；（二）購買慰勞品運前方慰勞抗敵將士；（三）籌設救濟所，收容戰時難民。

婦女救護班

護班

上海市婦女協進會及婦女生活改進社，鑒於國難嚴重，特聯合舉辦婦女救護班，地點在辣斐德路呂班路東首偉達坊偉達小學內，即日起開始報名，一概免費。

女青年會協會

會協會

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十二日着手計劃及救濟工作，並將籌集經費，通告各地女青年會，參照執行。查上海及雲南兩女青年會，已製就傷兵衣服，及各種用品不少；北平女青年正在當地作救濟難民工作。



煤業救

護隊

本市煤業同業公會發起主辦之救護隊，於本月十三日開始。訓練科目分防毒常識，及担架術（附救護常識）二班，請上海市救護委員會派員前來訓練。

練。

吳江同

鄉會

吳江旅滬同鄉會十一日晚舉行臨時會議，到五十餘人，主席金國寶，（一）推定蔡元堪沈元晉計志中莊歧臣四人，輪流駐救濟會辦公；（二）組織吳江旅滬同鄉救濟委員會；（三）推蔡元堪返縣，督促鄉里準備戰時事宜；（四）籌募救濟捐，由總務組負責。

續購救

護車

全國道路協會因事變發生，時局日趨緊張，全面抗戰，爆發在即，特向大夏信通德大等汽車公司，購成救護車二輛，現已送交中國紅十字會，以備救護前線傷兵之用。必要時，將向各汽車公司續購。

設立傷

兵醫院

國府委員九八老人馬相伯，因鑒於國難日亟，戰事有不可避免之勢，十三日特由京來電，囑其本人手創之上海虞洽卿路太和醫院，轉呈滬市醫師公會，請在該院設立戰時傷兵醫院。並徵得銀行公會林康候，通和銀行王滌新，華僑委員會黃建中諸氏之贊同。至將來內部組織，完全仿照紅十字會辦法，預計三四日內可望正

式成立。

救護委  
員會決  
定辦法

本市救護委員會，爲統一全市救護訓練起見，十三日舉行委員會議，決定下列二項辦法：（一）由俞松筠醫師負責，在二十一日以前，徵集師資人員一百位；（二）商借下列七處爲訓練地點：四川路青年會，八仙橋青年會，市商會，

湖社，中德醫院（專劃爲訓練婦女），甯波同鄉會。

受訓學  
員輯隊

在紅十字會各處救護訓練班受過救護訓練人員，由上海市救護委員會召集，於十三日下午四時起，在福煦路同孚路中德醫院集合編隊。編隊方法，爲第一批就各人住址相近，編入某地防護隊。共需六隊，每隊十人，舉隊長一人。第二批編入紅十字會救護隊，約編十隊，每隊十人。第三批預備隊，所有未編入前兩批者，悉數編入。

### 戰事爆發

本市所有救護團體實行全體出動，共分兩地集中，一在中德醫院，一在湖社，即於十三日下午三時，全體出發至戰地服務。

本市救護委員會，十三日下午五時三刻，接得閘北新民路警察分局電話，謂有傷兵十餘名，請求派車前往救護。該會得訊後，立即派救護員十餘人。帶同急救藥品綑帶

等，乘車前往救護。又該會十三日召開受訓救護人員會議，決定參加本市戰地服務程序。計分甲乙丙三隊：甲隊立須出發，需人員六十名。乙隊一百人，至需要時，用電話或信札通知，收接後立須參加服務。餘者均排入丙隊。

中國紅十字會設立傷兵醫院六處，派員赴前方救護傷兵。又南翔及無錫亦設傷兵醫院數處。

滬童軍戰時服務團十三日總動員，開始工作，救護傷兵。十四日分十一組出發，徵集慰勞品。

上海童子義勇軍戰時服務隊，十三日開緊急會員大會，分配戰事工作，決由宣傳部將會員分編大隊中隊小隊担任宣傳徵募工作，救護部担任救護慰勞工作，交通部担任情報糾察運輸採辦工作。

紅十字會亦立即出發，至戰地救護傷兵，並設市民受傷難民醫院兩處。

市救護會

救護傷兵

本市救護會統籌救護本市傷兵事宜，至十六日已在前後方設立救護醫院共計二十所，急救隊二十隊，救護隊六隊，分佈大場閘北南翔真如崑山等處。大世界炸彈受傷之民衆四百餘人，亦經分別送往各醫院治療，內中死亡者約六七十

人。又該會連日收到各方捐助慰勞品及實用品甚多。

外人捐

美國人愛司保羅，對我軍浴血抗敵，極表同情，特自紐約來電，委託其在

助救護

滬友人代辦大衆藥品，捐贈後方傷兵醫院，業由地方協會送交浦東後方醫院應用。又某西人不願披露其姓名，昨捐贈精美望遠鏡兩架，亦已轉送前方矣。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一部分不日將開往上海，同時已招募歐人領導者。聞目下擬先招募看護婦與昇送傷者人員，自五十人至百人。（十七日路透電）

### 十七日後

各方繼起籌備組織及從事救護工作尤多，如：

洋務職業學校籌設救護講習班。

友聲旅行團救護會，主辦第八傷兵醫院。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組織戰時救護委員會。

本市俞鴻勛等所籌備之中國戰地救護隊成立。

泉漳同鄉會組救護隊，加緊訓練隊員，俟畢業後即加入紅十字會担任工作。

滬市民蔡福棠高濟民等發起籌設救護醫院，廿二日開首次籌備會議，並函請紅十字會許可成立。關於被難產婦生產問題，已商定由中德助產學校負責接生。

奮。  
佛教會亦組織佛教救護隊，由宏明法師任總隊長，親往前方救護傷兵，工作極爲勤

紅十字會  
工作緊張

紅十字會自戰事發生後，連日救護工作極爲緊張，救護隊每日出發戰地，遠至前方救護傷兵，送後方傷兵醫院療治。乃日軍違背國際公約，竟對我國紅十字會救護人員轟炸槍殺，且在羅店將駐該地之全隊人員四十三人跪地槍斃等情，實屬滅絕人道！已電駐美大使王正廷提交萬國紅十字聯盟會，予以嚴厲處置。一面爲發揚我偉大之文明國家精神起見，對於敵方之赤十字社人員（即日本紅十字會）加以保護，且已計劃創辦一救護俘虜醫院，將此次淞滬戰事我方所獲之俘虜中之受傷者送入該院治療。

孔夫人  
籌辦後  
方醫院

滬戰以來，我軍奮勇抗敵，激戰甚烈，而救護傷兵工作，則猶感不足。行政副院長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女士有鑒於此，特親自籌辦後方醫院一處，地點已覓定麥特赫斯脫路，經連日積極籌備，已大致就緒。

無錫同鄉  
會運傷兵

無錫旅滬同鄉會，現因設立之救傷醫院不敷應用，特派常務理事劉心權君將負傷士兵八十名，於廿六廿七兩日，運赴無錫後方醫院療養。並請無錫

各界抗敵後援會一致協助。

籌設大規模收容所

模收容所

本市某負責當局談稱：當局正集中精力，積極籌辦大規模收容傷兵之所。並向滬西各大醫院繼續接洽收容重傷官兵，努力減少我負傷將士之痛苦。各大醫院莫不儘量辭退普通病人，以俾騰出大批床位供我負傷官兵之療養。

紅卍字會

增設醫院

救護隊連日工作甚為緊張，廿八日據報告，羅店張華浜附近一帶，連日發生激戰，我忠勇將士奮勇殺敵，惟所有傷兵，乏人救護。該會即派一中隊，於下午由滬出發前往救護。並增設第三傷兵醫院於某處，請翁之龍擔任醫師，主持一切。

大世界

慘案救

護情形

大世界前面，於十四日下午墮落炸彈，着地即轟然爆炸，一時死傷甚多，遍地皆是。炸後紅十字會及兩租界警備救護車紛集救護。但救護車不敷應用，臨時又徵集裝貨卡車十餘輛到場，受傷而尚能行動者均上卡車。運送一小時，傷者尚未完全救出，其已死者暫不移動。路上電線多斷落，中彈之汽車數輛亦冒烟燃燒，救火車在場噴射，烟火旋即熄滅。據調查：受炸彈炸斃者約四百餘人；傷者經送仁濟醫院者約四百人，其中五十餘人已死，五十餘人重傷；紅十字會第二救護院約八十餘人，重

傷者五十四人；寶隆醫院九十餘人，死二十四人；廣慈醫院二百餘名，重傷七八十人。

南京路  
慘案形  
護情救

廿三日南京路浙江路口被日機擲彈轟炸，彈中先施公司左角，着地爆炸，死傷甚多。當時，英國駐兵，萬國義勇隊，救火會，及該管捕房，探捕警備車與救護車咸全體出動，趕到出事地點，先將南北各處交通先行阻斷，然後將罹難以及身受重輕傷者，分送各處醫院求治。其無手足者有之，缺去一手一足者有之，腹破腸流者有之，血肉狼藉，鮮血迸流，令人慘不忍睹。尙有於送往醫院途中斃命者亦甚多，故各醫院如仁濟，寶隆，中國紅十字會醫院，宏恩醫院等，門口皆有堆置不及醫治之男女屍體。傷勢較輕者，皆包紮後自行出院；不能行走，傷勢較重者，咸留院診治。死傷總數，共達五百餘人，其間有西籍僑民四人，故直至下午七時許各醫院等尙在爲受傷者急救包紮，同時，卽有已得凶訊之各死者家屬前往各醫院認屍，因此各醫院門首哭聲震天，極其淒涼。

## 救濟工作

虹橋事件發生，形勢嚴重，本市慈善團體救災會等，爲應付非常事變之救護工作，

開始籌備。茲分誌各情如次：

辦收容

所醫院

本市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會同各救護團體，在各處積極辦理難民收容所及傷兵醫院，並購定運貨車二輛，防毒面具百只，以備戰事爆發時，遣送難民等，及救護之用。

協助救

濟準備

本市各山莊，各會館，慈善團體，為救濟非常時期之難民收容給養，及傷民治療起見，特將所有房屋讓出，俾協助其他救濟團體，辦理難民收容所等用。並儘量捐款，以資大量救濟。同時對非常時期掩埋工作人員，亦開始準備。各地

旅滬同鄉會亦均準備協助救濟。

兒童收

容所

中華慈幼協會，為保護兒童安全起見，在本市籌備大規模戰時兒童收容所。如戰事擴大，將視需要情形，再在各埠設立收容分所。該會定本月十四日正午十二時半，假座西僑青年會舉行執委會，討論進行詳細計劃及辦法。

國際救

濟會

上海華洋義振會因鑒於目前時局日趨嚴重，準備救濟極為需要。特邀集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世界紅十字會中華公教進行會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濟生會等，籌議進行救濟方法。當經決定由到會各團代表公決組織上海國際救濟會，並邀請各



國領事及西商領袖滬上慈善團體參加。

救濟委  
會遣送  
容籌收

上海市救濟委員會，鑒於救濟難民工作刻不容緩，特於各慈善救濟機關團體協商聯絡收容及遣送各地難民辦法，派員分頭向各寺廟會館學校接洽，於必要時借撥房屋設收容所。同時並就市區內覓空地，搭建蘆蓆棚，作臨時收容所，一方面復進行與汽車輪船業及其他運輸機關接洽供給車船，以備必要時遣送難民回籍。聞於難民給養事宜，亦在積極籌劃準備中。

十二日

滬北一帶，因日軍艦大批集滬，形勢突告緊張，江灣閘北天通庵等處居民，紛紛向滬搬移，自晨至晚，絡繹不絕。大都均係攜老扶幼，手提肩挑之貧苦人民及鄉農。本市各救濟機關各團體各同鄉會，均奮起從事救濟工作，詳情如左：

市救濟

委員會

上海市救濟會即日在仁濟堂舉辦難民登記收容給養，並覓定大世界廣恩寺佛教淨業社清涼寺江寧公所等處為收容所。截至下午五時止，難民前往登記者已有五百餘人，均由該會遣送組用汽車運往各收容所。但尚有大部份難民，未知有收容所之設立，將設法通知前往仁濟堂登記，以免流亡。該會於下午五時舉行談話會，討論各種救濟辦法，決定每收容所每天兩餐。一面與汽車輪船業及其他運輸機關，接洽

供給車船，以備必須時遣送難民回籍。該會自晨六時許，即出發救濟難民，至晚十二時止，已連出閘北虬江路江灣難民七百餘人。又瀏河育嬰堂嬰孩六十餘口，連至新閘路佛教會寄養。尙有大場難民一百數十人，於晚間運到仁濟堂，正在登記安插收容所。救濟會自秘書長毛雲以次，皆駐會澈夜辦公。

太嘉寶

三縣

濟會」。

茲善團

體聯合

本市慈善團體聯合會，於下午五時，在會所召集臨時緊急會議，出席慈善團體代表五十餘人。開會後，首由主席報告本市難民紛紛避入租界情形，繼即討論如何救濟收容辦法。議決如下：（一）由各慈善團體讓出相當房屋，儘量收容；

（二）分別撥款籌備收容難民之各項給養；（三）商請各同鄉團體協助，遣送回籍。

世界紅

卍字會

世界紅卍字會，自在滬埠成立世界紅十字會中華東南聯合救濟總監理部後，積極籌設臨時醫院及收容所，以備非常時期之需。該部特函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請予協助，並稱設不幸戰禍暴發，敝處救濟隊即可出發救濟。

國際救濟會

上海華洋義振會，世界紅卍字會，中國紅十字會，中國公教進行會，中國濟生會，慈善團體救災會等，各慈善團聯合組織之國際救濟會，並邀請各國領事及西商領袖參加，於本月十五日下午五時在銀行公會舉行成立大會。

湖社收容所

貴州路湖社臨時救濟同鄉委員會收容組，鑒於滬上形勢緊張，寓居閘北虹口各區同鄉紛紛遷避，有無處容身者，即日起開始收容，地點在該社大廳，隨時遣送回籍。又該會遣送組定明日起，特放專輪，加入申湖班，護送同鄉回籍。

寧波同鄉會

鄉會

甯波旅滬同鄉會，開常務委員會，討論組特種委員會，準備辦理同鄉救濟事宜。救護組業已設備收容所兩處，開始收容無家可歸同鄉，前往者截至下午五時止，已有二百餘人。

鎮江等

五縣

鎮江丹陽金壇溧陽場中五縣旅滬同鄉會，已聯合成立救濟委員會，籌備進行救濟五縣難民。

本市回教會

教會

本市回教會，為籌備非常時期救濟災區回民起見，特組織上海市回教災民救濟會，於本日舉行會議，開始進行。

## 十三日

上海市救濟委員會，晨四時起，繼續派卡車出發運載戰區難民，嗣因華租界交通斷絕，無法通過，致未及逃出的大批難民，羣集於南翔，江灣，大場，真如，瀏河，閔行，廟行等處。下午及晚間均紛紛自動循水路逃避來滬，經該會收容組，收容二千餘人，分批遣送各收容隊安插。至中國紅十字會醫院，及清涼禪寺已改爲傷兵醫院。

### 各團體商

紅十字會並邀集全市各同鄉團體，及各學校舉行談話會。談話結果，即席

### 收容難民

由到會各同鄉團體及各學校，分別認定收容處所與收容人數分配及難民結養費用，關於統辦收容事宜，由救濟委員會負責，各同鄉團體及學校予以協助。

### 難民總

救濟委員會以難民家屬或有臨時失散，特設立難民總問訊處於雲南路仁濟

### 問訊處

善堂內，即日起開始辦公，凡有家屬失散的難民，可向該處問訊處請求登記，以便隨時招領。各地難民如有家屬失散，亦可逕向該處訊問。倘由該會收容或已登記者，即可認領。又各界人士，如沿路見有失散家屬的難民，亦可隨時指示前來該問訊處詢問，俾家屬得以團聚。

## 十四日

滬北戰事已激烈展開，難民愈亦增多，各救濟團體均積極從事營救收容。

收容難民

六萬餘人

本市救濟委員會，各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辦理難民收容，分赴南市及各路之救濟車輛，達四十餘輛之多。連日收容難民，已達五萬餘名，設收容所達三十處以上，尙擬增設若干處。又大世界亦已於昨晚起收容難民約一萬餘名。同時，各同鄉會各學校及慈善團方面，自動認定收容及擔任給養者，亦極爲踴躍。

紅卍字會

救出難民

紅卍字會救濟隊第一二兩隊，清晨六時，同時出發恆豐橋地方。第一隊隨赴前方宋公園路粵秀路張三橋大場一帶，救護受傷兵民，及掩埋工作。第二隊因鑒於戰區難民極衆，當與駐軍商妥，并得工部局予以便利，即在恆豐橋附近僱定駁船十餘艘，聯繫河面形若浮橋，使難民得以穩渡。自晨七時至下午三時，已有六萬人以上，以老弱婦孺爲多，均已出險。該會以第一二兩收容所不敷收容，又於北京路山東路口，增設第三收容所。

甬同鄉

會增設

收容所

虹口區域因日軍在中虹橋等處裝設鐵絲網，斷絕交通，該區居民以隸寧波籍者佔大多數，幾已淪身戰區。寧波旅滬同鄉會救護隊，特派卡車十輛，出發前往營救，載運出險。該會第一第二收容所，二日之間已收容難民近一萬人，勢將無法容納，故現正計劃添設第三所，以資救濟。

### 婦女慰勞會

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敵戰士會上海分會，由黃定慧，胡蘭畦等至仁濟救濟會，護國寺，淨土庵，玉佛寺，太平寺等處，視察難民收容所，發送餅干炒米等食物。下午四時，該組又召開組務會，議決與上海地方協會及各慈善團體救濟委員會接洽，派人至各難民救濟所工作。

### 各遊藝場

本市各遊藝場，如大世界，新世界，大新公司先施樂園等，均經先後奉市社會局令知，暫停營業，以備設置收容所，為救濟難民之用。故各該場所，均已遵令停業，先後開始照辦。

## 十八日

至本日止，各同鄉團體由水陸分道遣送回籍之難民，已達十萬人以上。

### 積極救濟市府撥款六萬元

市救濟委員會所設收容所已達九十餘所，難民除陸續遣送外埠者外，現在收容達四萬餘人，每日給養需要食糧甚多。市政府鑒於救濟難民為目前急務，決定撥款六萬元，責成社會局補助救濟會經費；又電請有關當局籌調車輛船隻分批遣送，同時請江浙皖贛等省內地各縣分設收容所，俾滬地難民可以分散，減少滬市食糧之負擔。救濟委員會日來工作異常緊張，收容組以難民源源不絕，正在計劃在空曠之地

搭蓋蘆棚備用。公共租界工部局已允許開放所有界內安全區域之影戲院，儘量改設收容所，已開放者有光華大戲院等。遣送組正在將各所難民編隊，以備日內分批分送離滬。醫藥組分別指定中西醫師每日輪流到各所診治難民疾病，並籌設難民醫院。至難民產婦，則已於中德產科醫院接洽，送由該院接生。該會工作人員，大都由市黨部市社會局及各團體調用職員義務擔任，亦有自行投報効力者。

#### 設婦孺

#### 收容所

上海婦女運動促進會對於抗敵後援工作，進行異常緊張，連日分派已受救護訓練之會員，赴傷兵醫院及難民收容所服務，並決定再設婦孺收容所一處，額定九百名至一千名。

中華婦女互助會諸負責人，除連日各方奔走接洽難民收容所地址及購買糧食外，並籌設婦孺收容所，地址已確定明治中學，經費除田淑君負責籌備二千元外，再由會員認募。

#### 紅卍字會

紅卍字會救濟隊一二兩隊，於十八日上午八時，由隊長胡中乘史祥性統率出發，分作三路救濟，救出老幼婦孺一萬餘人。內有數人受傷，送入第二醫院。並將無所投靠者數百人，送至第四收容所收容。

### 紅十字會

紅十字會商准日軍通過虹口日本防軍區域，救濟難民，於十八日下午一時許，開出卡車十輛，至虹口及楊樹浦一帶，將難民陸續載出，至晚尙未竣事。內中受傷者甚多，已分送各醫院治療。

### 僧人救護

本市各寺廟僧人聯合組織之僧人救護隊隊員共計二百人，由宏明法師率領，分往閘北江灣天通庵一帶戰區救護難民傷兵，五日來救護難民離開戰地不下數千人。

### 國際救濟會設收容所

國際救濟委員會於十八日下午六時舉行首次會議。國際方面參加者，除華洋義賑會負責人顧君，及天主教姚神父以外，並有英法領事，及法公董局秘書勃郎斯等，中國方面參加者，有黃定慧女士陳志皋律師顧守熙律師潘兆邦會計師及市黨部代表毛雲等。當議決即日設立戰區難民收容所三處：第一收容所已定設立於震旦大學，約可收容一千五百人，第二三所地址尙未覓定，經濟由該委員會負責籌劃。即日派定卡車若干輛，插國際旗幟，開赴戰區，營救在槍林彈雨中備受困厄之人民出險，予以切實之救濟。



**二十日**

工部局方面表示願與我方各界領袖合作，考慮租界內外難民問題。關於救濟楊樹浦一帶未曾逃出難民，公共租界董事會昨已商得領事團同意，由工部局負責運至蘇州河南設法收容。

各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以滬東區楊樹浦一帶尚有難民頗多，特多方交涉，敵方始允通過。該會乃於十九日下午一時許，第一次派卡車十輛，每車由汽車夫一名開駛，另由工部局派日籍巡捕一人隨車前往，經外白渡橋至楊樹浦韜朋路等處，救出難民七百餘人。第二次再渡前往，又裝滿九卡車，約五六百人。

中國亞浦耳電器廠總理胡西園，鑒於戰時失業工人繁多，函中華工業總聯合會，請召集各廠當局設法遣送各該廠工人回籍，或維持其最低限度生活。

遣送難

民回籍

國際救濟會所設收容所三處，均已佈置就緒，即將派法國救世軍赴戰區營救難民；並由該會會員英僑鐘思與太古輪船公司接洽，請派輪遣送難民回籍，太古公司買辦已允請示香港總公司辦理。法當局並願派軍負責保護難民上船，英國海軍護送出吳淞口。

浙省主席朱家驊昨電復地方協會市商會謂已分電各市縣暨商會妥籌安置難民。

虞洽卿請求工部局贊助，轉請領事團保護難民出境，已蒙允許；並電蔣委員長，請求通知前方，一體保護。凡籍隸浙省各縣，或可轉道歸鄰近各省難民，由三北甯紹兩公司派船或另租，每日開駛兩艘，遣送內地安全地帶，分別轉道各縣原籍。運送難民船隻均加懸租界工部局旗幟，以資識別，是項辦法，一經手續完備，即可實行。

甯波旅滬同鄉會，派神福輪載運甬籍難民二千餘名赴甬。

決定遣

送辦法

抗戰以來，所有各救濟團體收容之難民，為數已達十餘萬人，所設收容所亦已達一百三十五所。但通衢街道，仍有不少難民居留，無法應付；加以每日食糧負擔為數尤鉅，故已急在計劃如何設法遣送回籍。各團體連日以地方當局商洽結果，大致決分水陸兩路。水路方面：內河小輪由交通部，上海航政局與內河輪船同業公會會同派輪分送，並由某部派隊護送離滬五十里以外；外海輪船由租界當局商請太古，怡和公司派輪分送，並由英國海軍派艦護送出吳淞口。陸路方面：由救濟會商請某當局撥借卡車五十輛，分批由錫滬，滬太，滬杭等公路出發，每車並派武裝人員隨車保護離滬。至難民方面，則分回籍及移地收容兩種，回籍者各先行登記，然後分批出發；移地收容者則逐批按地裝出，所至地點，不能由難民指定。

**廿五日**

連日遣送難民工作極爲緊張，各救濟會，各慈善團體，各同鄉會，分別遣送難民回籍甚多。共公租界與法租界，亦共同組織遣送委員會，援助遣送工作。紅十字會與路局商定，每日下午開難民專車兩次。據路局消息，戰事發生以後，由滬杭路避難回籍者，已達三十萬人以上。

**難民產****婦醫院**

本市西門婦孺醫院，已商借地豐路之覺民小學，設立難民產婦醫院，以收容難民婦女之臨蓐者。

中華慈幼協會創立難民產婦收容所，地址設於呂班路曉星小學內。

又本市熱心人士及醫師數人，借英租界戈登路一〇八五號生活小學地址，籌設「上海市難民產婦醫院」，業經成立，訂備床位百隻，目下已由各收容所送來多人。第一號產婦，且已於前晚安舉一雄，經過極爲良好。該院完全爲義務性質，絕不收任何費用。

**基督教會****救濟工作**

上海基督教聯合會所設收容所，收容難民已達三千人，該會已準備分期遣送回籍。又基督教學生聯合會，自成立後，分派會員至傷兵醫院及各收容所從事服務，現又通告舉辦服務登記，凡有志者可報名加入。

美籍教士  
營救難民

在滬美籍教士，因我國戰區難民受敵軍無辜殘殺，或以非刑加害，實屬慘無人道，故特於晨八時，自僱卡車十餘輛，分批前往楊樹浦虹口一帶，救護難民脫離險境。截至下午四時，被救出戰區者，總計在五百人以上。某報記者適於外白渡橋南堍獲遇某教士，詢以此次滬戰感想。據答：兩國間之戰爭，乃係常有之事，在歐戰之際，戰事激烈尤十倍於目前。但在戰區內殘殺無辜民衆之蠻橫舉動，當爲日本所首創云云。

廿六日

各縣盡力救濟。

德僑商  
會捐款

德國總領事白仁德氏，於二十六日十一時，陪同德國旅滬僑商總會主席普爾興氏，晉謁我俞市長。由白仁德總領事介紹普爾興會長與俞市長相見後，普爾興氏將上海全體德商捐助之法幣一萬七千五百十元，送呈俞市長，作爲拯救我國難民之用。俞市長接受該項捐款後，向白普兩氏表示十分謝意，並將該款立即交送救濟難民機關。

**三十一日** 至本日止，各救濟會，各同鄉會，各慈善團體，連日皆盡力從事救濟及遣送難民。每日遣送回籍者，平均在萬人以上；而由戰區送出，及自逃出者，每日新收容之難民約四五百人。

**繼續救**

**出難民**

本應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以尚有少數難民被困戰區，進出無門。廿七日特續派大批車輛，駛往虹口楊樹浦一帶救護。截至下午六時，已救出難民千餘名。同時因難民遷入租界，陸續不絕，各收容所均告人滿，如戰事延長，糧食將成問題。除本原來宗旨籌設難民醫院，使戰區難民得暫行安插外，並於廿七日起由各收容所分別辦理遣送回籍登記。由該會與交通機關洽商，尅日分別遣送外，如在滬有同鄉會之各難民，則由各同鄉會予以運送。

**注意難**

**民衛生**

據公共租界當局調查：界內現有難民收容所九十三處，收容難民十萬人以上。除分別設法遣送外，一面由衛生處派醫生至各收容所施種牛痘，刻經種痘已達三千餘人。同時設隔離醫院一所，以防難民患傳染病症。並派員分赴各收容所，指示一切衛生之必要方法。

兩租界遣

送會成立

公共租界工部局與法租界公董局廿八日召集關係各方舉行會議，出席傅勒斯飛利浦鍾恩饒家強等十餘人。討論結果：（一）成立難民遣送委員會；

（二）推工部局公董局國際救濟會寧波同鄉會廣東同鄉會國營招商局英商太古怡和輪船公司等八單位為委員；（三）日艦封鎖中國海口，輪隻進口發生困難，對難民遣送一律由外輪擔任；（四）目下遣送難民，暫以火車小輪擔任；（五）至於難民出境安全問題，下次會議再行討論。

國際會

救出難民收容

國際救濟會，據各方報告，戰區難民衆多，疊遭日人殘殺，慘不忍聞，待救迫切。當即商得中日軍事當局同意，於廿八日晨派大批車輛分路出發，

在江灣路大連灣路倍開爾路荊州路昆明路匯山路韜朋路一帶，救出難民五百餘人，由該會分別運送至三收容所給養。據前往救護職員張君稱：沿途所經各處，屍體累累，包裹堆積如山，其中大多數為年輕少壯者。且曾目睹數十人，均為日人機關槍掃射。同行救護神父及外人救濟人員，無不見之心酸，對於日人殘暴行為，均表憤恨。

下午四時，該會舉行全體委員會會議，決定要案：（一）擴大收容難民案，議決另覓適當空地，建築收容所，以資容納。（二）中華醫學會函請設立難民輕傷醫院案，議決

由會補助經費。(三)收容難民應不分國籍案，議決通過。公共租界工部局衛生處，已允該會之請，辦理該會第三收容所難民衛生及防疫事項。

慷慨捐

款救濟

有「嚴桐蔭堂」者，廿八日捐法幣一萬元，送交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指作賑濟難民之用。

自淞滬戰事發生後，本埠外人慨解義囊者絡繹不絕。本埠中法工商銀行經理法人巴爾特，於三十日函由錢新之慨捐法幣一千元。指定以五百元救濟民，五百元救濟傷兵。該款現已由救護救濟兩委員會予以照辦。

第二特區監所印刷工場工囚李月山沈阿二丁明才張阿毛等五十人具呈該所云：「工囚等憤日侵凌慘殺同胞，前方將士英勇抗戰，行將敵人掃滅殆盡。熱血衛國，實堪敬仰！工囚等願將本年七月份應得賞與金十五元另六分，悉數捐助前線將士以表慰勞。」經該所典獄長孫雄連同捐款，於三十日備文送往抗敵後援會彙解前方矣。

徐家匯

天主堂

滬西徐家匯鎮，自淞滬戰爭發起後，即有閘北一帶逃出難民，蹲踞街頭厥狀甚慘。當由該鎮紳士周呈祥等，商請天主堂在徐家匯公學設立收容所。

嗣以來者絡繹，逐漸擴充，現計分住新業匯師等各校共七處，收容難民約四五千名。此

輩俱屬無可投奔者，每日供給除食米由仁濟堂接濟外，其餘悉歸該堂擔任，尤以衛生設施，消耗最鉅。

南市難

民救出

本市聯合救災會，爲南市一帶連日慘遭敵機恣意轟炸，並以機關槍掃殺我無辜人民，死傷頗多，致難民進退維谷，待救迫切，特於三十日派大批車輛數度前往救濟。計先後救出難民達二千餘人，分別運送各收容所暫行給養；並增設三收容所，俾得盡量容納。

遣送費

預計

公共租界工部局因界內之難民收容所已達一百另九所之多，收容難民亦有十萬餘人，故由工部局與法公董局取得連絡，合組一遣送難民回籍委員會，委員皆中外知名之士。現據該局估計：應遣送回粵之難民，約一萬五千名，約需款二十萬元；江浙等省之應送難民，亦達七萬餘人，其所需十萬元左右；兩共需款三十萬元。如此鉅款，不得不仰仗外界人士之捐助。現已開始收受各方之捐款，惟該局並不派人出外募集，由捐款人自行送往，以免流弊。





## 第七章 漢奸與日軍之暴行

### 漢奸及間諜

自華北戰事發生，漢奸及間諜，受日方所謂特務機關者之指使，在各地活動，報上記載，殆無虛日；其活動範圍，不僅限於華北數省，蓋并及於長江流域與華南也。滬戰前數天，遠如長沙廣州汕頭福州蚌埠，近如嘉興嘉善杭州南京等處，均有漢奸或其機關被破獲；淞滬寶山嘉定太倉蘇常諸處亦為漢奸活動之地。八月十日在京槍決漢奸張弼一名，汕頭槍決湯松一名，十一日汕頭槍決湯暈一名，十二日在滬槍決計伯華等六名，均經訊實罪狀者；至破獲則以十日杭州某旅社發覺漢奸機關，因而拘獲漢奸四十餘名，為最鉅大之案件，此外各地或一名，或三數名，均在審訊中。

日方間諜之活動，其網絡蓋早已遍佈於我國，軍事要塞，航空根據地，軍隊與軍備

之情況，均爲所探悉，其存心侵略我國，固非始自今日也。茲舉事實二則，以見一斑：

湘破獲大機關謀破壞粵漢路。時事新報十六日載八月十日長沙通訊：粵漢鐵路通車以來，漢奸在該路之組織與活動，密如蛛網。……連日以來，經一度拘捕十數人，加以研訊，惟所捕大都爲無名小卒，而漢奸之密謀蠢動較前尤甚，在該路各站更發生三次割斷電線之事實。迨許國新被捕，由泊羅路警會同護路軍蔣營長派員將許解至岳陽，經駐軍王團長忠柱訊辦，始悉漢奸指揮爲張聲貞。旋於本月六日，在泊羅站將張捕獲，據訊：曾在長沙瀏陽門某茶館開會二次，並係受駐長沙某某兩人之命，派往粵漢路，擔任指揮工作，破壞該路不諱。同時，湘省警備部喻營，於日前在長沙新阿鐵橋脚下，搜獲巨量炸彈四枚，認爲顯係漢奸陰謀炸毀橋樑。爰由該路局全線軍警，至指定各站及各鐵橋附近搜查。獲要犯梁桂生等八名，已解路局訊辦。岳陽方面於本月七日，另由第十四師譚連長在城陵磯，拿獲重要漢奸王善臣王徵吾父子二名，當地稽查隊便衣稽查，復在南正街拿獲漢奸李延臣一名。李爲敵之在岳坐探，近大肆活躍，終致落網。王善臣爲兩湖日清公司總理，乃敵人所最親信之漢奸首領，年來憑藉某方之特殊勢力，橫行湘鄂兩省，黨羽衆多，罪惡昭著，凡湘鄂間之漢奸一切搗亂計劃，均係由其所草擬者。迨蘆溝橋事件

發生，王即聲明脫離日清公司關係，藉免他人舉發；暗則命其子徵吾，與敵秘密通訊，供給敵人以種種軍事政治情報。迄今乃父子同時在岳被捕，並搜獲各項秘密文件甚夥。又據十分可靠方面消息：湘鄂兩省漢奸之活動，絕對以粵漢路爲重心，而將其勢力伸張於粵；其路線乃由武昌之徐家棚以達韶關，而其總機關則設於漢口之日租界，長沙在水陸洲有支部焉。至漢奸之幹部，係先在漢口日租界，收置漢奸三十餘人，由某方訓練兩個月，然後分派至粵漢路工作。此輩在粵漢路之任務，乃爲破壞鐵軌橋樑電線，偵查沿路軍事佈置。其破壞技術，偵查技術，使用武器技術，均由某方心傳口授，面示機宜。在粵漢路中，每兩三人分爲一隊，計共有十五隊，以領導一班小漢奸，其武器則隨時由當地日人發給。在長沙之接頭地點，則爲火車車站之停車處，以紙夾於無名指間，以大指與無名指合捻之，即其暗記。設無紙烟時，則以左手在帽上抓帽，亦爲暗記也。至生活費之供給，起碼每名爲八十元一月，依次增加，視工作之成績如何給獎，故有高至數百元者。而某方更不時派人視察，以考查其是否忠實。其視察方式，係假游歷爲名，實則別有作用也。……現所破獲者，除王氏父子外，其餘均卑卑不足道，幹部人物，蠢動如故也。聞各方正在嚴密查緝中，將來當不難一網打盡耳。

南昌發現

敵探經過

辛報廿四日載八月九日南昌通訊：自華北中日衝突發生後，敵方之間諜活動，幾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甚至收買各機關勤務，爲彼作耳目，刺探一切。南昌爲後防重地，自爲敵方所注目，尤屢有破獲。茲記其情節最大之一案如次：此間某航空機關之繪圖室有勤務，平日作事甚爲勤敏，主管長官亦甚器重。惟該勤務平日行動可怪者，厥爲每當繪圖員繪製圖表時，彼恆在旁注視，一若深感興趣也者。該室人員以彼在旁侍候，或係偶爾觀看，未必有何瞭解，故未予以深切注意。迨蘆溝橋事件發生後，該勤務之舉止，益有令人可疑之處。某日，該室長官退公外出，行至途中，忽憶起遺落某項物件在抽屜，乃又返身回至辦公處所。不意甫抵門，即瞥見勤務正打開彼之抽屜，翻閱文件。不禁大駭。然當時祇好裝作鎮靜無事，不予聲張。以待詳細偵查此中有無重大情節。翌日，該長官即故意命此勤務外出送信，而即乘隙遍搜其所有之衣物，乃於一短褲袋中發現一白卡片；卡片之上，並未書寫文字，疑慮終莫釋，遂以藥水傾於卡片上，冀有所發現。果然，卡片一經茶水浸漬，立起化學作用，現出英文字一行，照平常意義解釋，似爲一種火柴名字，其中究作何解釋，固仍未能明瞭也。然該勤務犯有嫌疑，則更由此可以確定矣。是日，亦未發作，卡片亦仍置還其衣袋中。翌

日，特派幹員二往該勤務家中嚴密搜查，歷時甚久，迄無所獲。最後瞥見其室隅有皮鞋一雙，鞋爲新置，察其皮質，頗爲華貴，以時價估之，當不下十餘元。以一勤務每月血汗所獲，亦不過十餘元，今竟購置如此華貴皮鞋，殊爲可疑。經檢視之下，鞋跟爲樹膠質，竟有螺絲釘可裝卸。檢查人員乃將螺絲釘拔出，忽見鞋底附有一小紙包，展視之下，赫然一張重要軍事地圖也。圖中所繪，頗爲詳細，關於地形以及兵器之配備，莫不應有盡有。此項秘密既經揭露，遂將該勤務扣押，嚴加鞫訊。據供，彼爲人收買作漢奸不諱。與彼接洽者乃爲一親戚，渠住九江，敵人之間諜總機關亦設在該處；彼担任此項工作，每日由敵方給洋四十元云。至於同黨幾何，彼云不知，未供出。審訊屬實後，當卽予以槍決云。

然而日人雖能知我軍情，且利用漢奸以破壞騷擾我後方，及發信號以指示其飛機砲隊之攻擊，而所未知者乃爲我全國抗敵之決心，與我軍之英勇果毅而敢於犧牲之壯志也。故開戰以來，日軍屢遭慘敗；漢奸雖爲虎作倀，而究其實效蓋亦微矣。

茲將戰時漢奸活動之情形，及被破獲正法者，略述於左：

立報戰地記者於十三日下午在開北中興路，親見槍決漢奸王少庭李相德等八名。

十六日在西門陳英士塔畔槍決漢奸李乃庚一名。又洛陽電：十四日槍決漢奸吳興發孟凡泰二名，又捕獲女漢奸左守華，已供認不諱。

十五日夜當敵艦炮轟南市之際，董家渡小菜場隔壁之大華理髮店附近，有漢奸卅餘人均以手電筒向空照射，指明目標，當即由第一區公安局派警馳往一併帶局審究，於十六日槍決十餘人。現市公安局，以該漢奸潛蹤南市轄境以內，治安可虞，刻正搜緝漢奸羽黨，肅清匪蹤。

十六夜九時四十分，貴州路中國飯店門前，有江北籍漢奸一人，希圖乘機散佈毒物，經行人察覺，羣起痛毆，立將之擊斃。金神父路亦獲漢奸一名，自稱從事散放毒藥者有五十餘人，每天工資三元，當被毆斃。又，同路發現女漢奸一名，希圖下毒於冷飯品內，不幸被逃逸。

十六日下午八時十分，突有漢奸江北人錢鴻喜（十六歲）及徐阿根，陳光明，王小林等多名，在虞洽卿路一帶，以毒藥等投入路旁茶缸，當為民衆圍住，羣加痛毆。徐，陳，王三人均身受重傷，而錢鴻喜亦經華捕二七二三號及華探目郎成佩拘獲，並在錢手中抄獲毒藥空瓶一只及滿儲毒質之毒瓶二只。該項藥品，名 Salso-Bracanon，係東京

中外新藥商會出品，爲上海日商重松樂房售出，每瓶藥量爲二十西西。遂卽帶入捕房，並將徐，陳，王三傷者車送寶隆醫院救治。翌晨，將錢犯解送一特法院刑一庭訊問。

十七日上午十時許，法租界八里橋街共舞台附近，有身着黑色短衣褲之漢奸二人，將毒藥粉末散於施茶缸內，適被行人看見，乃將該兩人扭住。當在其身畔抄出盛放毒粉小瓶一只，銅牌一塊及記號，證據確實，於是大動公憤，拳腳交下，不一時而兩漢奸均卽斃命。旋由巡捕趕到，連上汽車而去。又十一時許，愛多亞路華格臬路口，亦有漢奸一名被人發覺，查明證據後，將其痛毆，當亦斃命，人心大快。

南市因警網佈置極佳，對市民組織工作亦多成效，連日獲得漢奸甚多。十七日下午三時二十分，續在民國路陳英士紀念塔槍斃爲敵人作陰謀之漢奸三名。

連日漢奸活動，刺探我方軍事秘密，購運煤塊糧食資敵，及散播謠言，擾亂社會秩序，並攜帶毒物放置於茶缸及小食店舖之食物內。十七日已有平民多人中毒，其中一人在虞洽卿路甯波同鄉會附近之茶缸內飲茶中毒，不救而死。

又十七日上午十時起至晚間十時止，發覺漢奸三四十名，多係放毒物，被市民攆毆，受重傷者有三四人。



揚州訊：縣警局十八日晨在西門外，捕獲一化裝乞丐不明國籍之敵探，能操簡單滬語。解縣訊究時，因言語不明，無供可錄，仍在嚴訊中。又六區宜陵鎮，捕獲嫌疑漢奸河北人王雲如一名，抄出圖章九枚，日記一本，京滬線詳圖及鎮江地圖各一張。又在萬壽寺對面巷內，捕得沈姓少年一名，平日西裝革履，敵機襲揚時，有人見其化裝賣菜人割斷話線，現在嚴訊中。同時並捕獲孟某一名。

上海市警察局偵緝員韓萃孫杜文元張森等二十日中午在徐家匯華法交界處巡查，見路旁有一形迹可疑之人，當在其身畔抄得白牙刷一支，黑白相隔牙刷一支，但察其齒似已數年未刷者，焉用牙刷二支，遂將其帶入局中。詰問之下，據供名印阿根，杭州人，向在日商三井洋行所屬崔林記石作爲石匠，由工頭甬人湯興有工人甬人汪秀章，密令充任漢奸，担任向各路旁茶缸投毒，以擾亂華軍後方人心。酬資爲每日一元，牙刷二支卽屬暗記。並供出湯汪兩人之住址，且稱該二人統率之漢奸，不下數百人。探等遂帶同印犯馳往新開捕房，會同華探湯雲澤王士棟，按址將湯汪拘獲，均經印指認無誤。次晨解送高二分院，由郁庭長裁定移送上海市警察局歸案訊辦。

十九日下午五時，在嘉興槍決敵探張子香徐根法兩名。

報載近有擅長華語日人及台漢奸細韓籍間諜等，喬裝華人伴同男女漢奸，攜帶慰勞品，冒充各救國團體，至各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借慰勞為名，實作刺探工作，聞各醫院收容所已嚴加防範。

安徽人孫士金張廣聰為敵人利用，派赴我龍華漕涇一帶偵察軍情，並擬擲放炸彈，擾亂治安，被漕涇區保衛團拘獲，解送上海戒嚴司令部。經軍法處詳加偵訊，供證確實，於廿二日押赴西門陳英士紀念塔前執行槍決。

二十一日重慶電：渝軍事當局以中日大戰開始，決嚴緝漢奸，鞏固後防，故近數日內已捕獲二十餘人。聞殷逆汝耕之叔丈向友南亦有漢奸嫌疑，在萬縣被捕。

長沙二十日電：湘保安處十九日處決通敵女漢奸殷梅生一名。

二十二日報載：公共租界捕房，對戰事期中界內治安，異常關切。除由英美軍隊及萬國商團配置相當防務外，更加派武裝西探等晝夜往來梭巡。惟一般喪心病狂之漢奸，仍潛匿境內，造謠生事，淆惑人心。因此探捕方面，對於此輩歹徒，特別注意，連日間已獲三十二名之多，各人身畔均有符號暗記，着押成都路捕房。我警備司令部得悉，以若輩行動，非但擾亂治安，且有危及外僑生命財產之虞，爰特行文公共租界要求引渡。

經捕房同意後，於昨日下午四時，由租界警務處派遣特別間探員劉兆奎馮子月等，將一概人犯押送至法租界南陽橋，交由警備司令部迎提人員帶歸軍法處，分別嚴究懲治。

二十二日杭州電：義烏兩女漢奸投毒入井，以皂夾藏毒紛。縣府已將兩女拿獲，一面將全城食井封閉。

二十二日嘉善訊：滬戰發生，嘉善到來難民逾萬。經查有漢奸混入難民羣中，有不軌陰謀，先後捕獲道人二，工人和尚各一，及喬裝女子一，搜有重要物證及刺花等。松江方面，亦破獲漢奸組織，爲首者就逮，餘黨捕獲甚多。

廿三日廈門電：泉州破獲閩南大漢奸組織，名中日防共懇親會。總會設廈門，在泉州惠安南安各縣設分會。總魁首吳維萱及以下重要份子卅餘人就捕，獲文件懇親會及中日防共軍組織特務工作責任等多種。二十日斬決吳及要首林茂祺劉維正崔玉清四名，餘陪斬還押續審。南靖縣司法官汪波因本案被捕。

廿四日，有日商公大紗廠職員日人關猛及川口兩名，於下午一時三刻攜地圖一幅，手溜彈一枚，乘黑牌汽車一輛（市照六九一四租照八九一四），在滬西一帶往來巡視，偵察地形。車經白利南路五角場附近，爲該處市民發覺，上前詢問。詎關猛等竟敢將手

溜彈向我市民投擲，轟然巨響，鐵片四飛，當被炸傷數人。於是激動衆怒，即將該兩日間諜攢毆，一名立時斃命，另一名經捕房派救護車送往醫院，卒因傷重身死。

女漢奸朱秀英，受敵人利誘，至浦東某地我軍駐防之河浜內投毒藥，經駐軍當場拘獲，解送戒嚴司令部。據供承得日人給酬十二元去投毒藥不諱。又有男漢奸唐文福一名，身懷日幣二枚，冥洋九十六枚及白帶等，假裝難民往開北刺探軍隊消息，經加拘獲。男女漢奸於廿四日下午同時處決，梟首示衆。

廿五日香港電，廣州數日來續捕漢奸三四十名，各縣亦捕獲不少。

廿六日報載：法租界民國路四明公所難民第一收容所，昨日上午八時許，有一江北男子混入，東窺西探。經該所幹事查見，在其身上抄出日幣二枚與小玻璃藥瓶二只。遂縛交民國路崗警，送市警察總局訊辦。江北婦人王吳氏，將藥紛一包潛至法華鎮陶家宅，攢入井內，被鄉民警見，報告保衛團拘獲，押往潘家庫草棚內，抄出證物，連同有關之姘夫浦阿二，婦人浦陳氏等，拘解總局訊辦。又何家角保衛團亦於昨晨在途查獲漢奸二名，當在身上搜出白色藥紛數包及異樣牙刷手帕等物，解總局訊辦。

廿五日上午，敵機轟炸高昌廟江邊碼頭，燒毀民房頗多。事後經海軍當局得悉，實

係漢奸作祟，引導敵機投彈。當即嚴密搜捕得首要八名，經已訊實。廿六日將首要五名送戒嚴司令部梟首，其餘三名，亦已槍決示衆。

廿七日報載：羅店劉行附近一帶，漢奸潛匿。若輩均穿白色短服，手臂上刻有×字暗紋，每人均備有木壳槍電槍各一枝，圓鏡一面。每當敵機飛境或我軍調動之際，在白晝則以圓鏡照耀指示，晚間則以電槍施放信號彈，直射上空，或紅或綠，俾使敵軍洞悉我軍行蹤。茲經我軍嚴密搜索，截至昨晚止，已捕獲一百五十餘人。

又本市戒嚴司令部最近拿獲大批漢奸，經供認不諱，確有證據者，已有男女六名，於今日午後二時綁赴南市陳英士塔旁一律斬決，懸首示衆，以昭炯戒。

嘉定訊：嘉定羅店二地，近日漢奸大活動，向敵方謬報大軍到境。敵軍信以爲真，因派大批敵機肆意轟炸，致嘉定城內外民房建築，均被炸毀。

青浦訊：青浦黃渡鎮長戴迪人家中，私設無線電收發電台，向敵報告軍情，致該鎮各處慘被敵機炸毀，二十七日爲地方人士查獲，證據確鑿，已交付軍部槍決。

南京槍決重要漢奸  
京警備司令部近在京市逮獲重要漢奸多人，其中有黃濬等十八名，罪證確實，業經供認不諱，經該部判處極刑，特於二十六日晨七時，將各犯提

出，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漢奸名單如次：黃濬，黃晟，羅致遠，齊公衡，劉文華，洪枏，郭俊卿，蕭永泉，鄧光直，盧壽錢，戴天青，莫淑英，丁龍氏，邱璞，蔡崑岡，游呂菊芬，徐維錫，黃雲森。此中最重要者為首數名，其犯罪事實如下：黃濬，年四十六歲，閩侯人，受敵方收買，將其職務內所管理之秘件，作為情報材料，供給敵人；敵某回國後，旋又與敵指定之專人繼續活動。黃晟，年二十六歲，黃濬之子，受乃父指使，利用身份，探聽機密消息，向敵方出賣。羅致遠，年三十六歲，閩侯人，在京開設美美廣告社作為掩護，藉營業關係，進入我各部隊或軍事教育機關及要塞工事地區，進行刺探測繪，將所得材料，向敵方出賣。齊公衡，年四十六歲，閩侯人，受敵人收買，開設華僑通訊社，以記者身份從事漢奸活動，又私行佩帶內政部遺失作廢證章，闖入某要塞區窺察防禦工事。

廿七日南昌訊：南昌軍憲警先後捕獲漢奸梁介卿，劉祝三，楊修生，楊振只，張水根五名，經審訊通敵證據確實，二十六日下午七時綁赴公共體育場斬首示衆，人心大快。

常熟訊：二十七日午此間槍決朱福全程關關兩漢奸，均本地人，曾在王市意圖毀壞電

綫，經壯丁拘捕，供認受奸人之愚不諱。又連日所獲大批漢奸，現在詳審中。

徐州訊：漢奸韓文實在徐海一帶活動，經海駐軍捕獲，廿六日在海槍決。

廈門廿九日電：雲霄縣破獲敵人特務機關，台人醫生宋某任機關長，專事刺探閩粵軍事，收買漢奸土匪，經搜獲重要文件一大包，宋已就逮，解漳法辦。

廿九日上海戒嚴司令部斬決漢奸三名，爲石匠殷阿根汪秀章湯興有。殷阿根供認受湯興有指使，將綠色毒質藥水施放公家所設茶缸內，並偵察地形不諱。湯興有係日商三井洋行石作包工頭。汪興章亦受湯興有之指使投藥。於下午三時，在斜橋斬決。

鎮江訊：廿八日下午四時槍決呂錦元高聚龍秦祖榮蔣世英楊約翰漢奸五名。此五人中，類係大商店主著名醫師及富商之後，正法後人心大快。廿九日又槍決甘心迪敵爲虎作倀之漢奸葛德祥一名。

南昌訊：贛省保安處，三十日下午三時槍決甘心迪敵之漢奸張顯還王烈照胡萍珊劉珍席四名。

汕頭訊：廿五日槍決刺探軍政機要漢奸翁水宜黃痴哥羅標等三名。

廈門訊：三十日捕獲間諜一名，正偷測鴻山寺防禦陣地。

日方間諜

活動情形

敵方間諜之在上海，自數年來已甚活躍。如八月三十日辛報譯載之日  
本間諜網，第六段述上海之白俄間諜，錄之如下：

「上海——日本的白俄間諜，在上海潛伏者最多，白俄法西斯黨主腦柏爾明羅夫便是主持人（前因黨務關係赴哈爾濱，現已常駐上海）。他如哈爾濱派來的恐怖團人員，如庶可夫，坦拉乙夫，結基刺夫等，均屬重要人物。此外，還有加明斯基，克利華奴契哥，克列司，巴弗洛夫，耶維丁司基，莫拉夫司基，古興，蔡運克尼，哥列司尼可夫，波羅可夫，加蒂施尼可夫，哥羅密茨，貝克，克往洛利夫斯基，司羅波夫，往奴西甯等，都是日本派駐上海的第一流間諜。今年東京又派來自俄間諜華度茲夫，岳獨諾夫，擔任另一種重要工作。——這些大間諜概歸日本上海特務機關長楠本大佐領導指揮。」

然日本間諜固不僅白俄，而白俄亦僅極少數甘為日人僱用，旅滬之大多數白俄於此次戰爭中，皆表同情於我國也。至日方間諜之活動及其任務，由下舉之事實可見——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松寶孝良少將在去年關東軍所召集的駐華日本間諜會議中提出的秘密報告上說：『我帝國今後在華工作方法，決宜隨時促進下列數點之實現：（一）以威力脅



迫並鎮壓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二）慎勿「以實力粉碎各實力派的力量」，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三）嚴苛監視並排擊中國實力派的精神團結，自力更生，由覺悟而聯合抗日；（四）嚴防中國當局之聯俄，英，美，而進行抗日；（五）務宜防止馮系（指宋韓）與閻錫山，張學良及陝北紅軍的聯合而抗日；（六）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實力份子，予以實力的援助，使他們鎮壓抗日份子。由此可推而知日方之處心積慮，破壞我國統一，無所不用其極；而日方間諜之工作，尤不限於刺探秘密，戰時通訊，及破壞擾亂後方已也。

### 日軍暴行撮錄

**十五日** 新聞報：楊樹浦路韜朋路公大第二紗廠，自日軍開入駐守後，即將二千餘工人驅逐出廠。前日上午十時許，有一部份工人約千餘名，前往領取解散工資。當即被廠內日駐軍悉數扣留，強令懸掛太陽旗符號，運送軍火及挖掘戰壕等防禦工事。經該工人等嚴加拒絕後，日軍即大舉包圍，以槍柄皮鞭施行毒打。格蘭路捕房西捕，見日軍如此暴行，實屬有違人道，即以電話告知捕房。當即分派卡車數十輛，衝入廠房將全體工

人救護出險云。

日軍縱火

英文中國導報云：日昨日人於虹口縱火，燒去民房數幢，希圖藉此開闢戰

焚燒民房

地。聞北商務印書館稍北，亦曾被燬巨廈兩幢，故日昨有日軍司令部起

火之說。

劫奪汽車

字林西報本埠訊：前日有汽車一輛，由華人駕駛，行經四川路橋郵政局附

逐去車夫

近。因日本陸戰隊叱令停止未允，遂返身追逐，勒令停開；並將該車迫令

停靠郵局附近，將司機人由車中拖出，驅往橋堍。當時有華捕上前干涉，未有結果。旋

由西捕前往交涉釋放，或交其帶往捕房，亦無結果。最後，由日軍連人帶車送往日軍司

令部。

吳淞路居

虹口區內居民，昨以禍起倉卒，有未遑逃避者，皆伏居屋內以避此猛烈炮

民遭慘殺

火。日軍竟絕無人道，將此無辜居民，以刺刀大刀屠殺，而以吳淞路一帶

被日兵所殺死者為數尤多。以致屍體堆積，血流成河，其慘狀更不忍睹云。

日浪人攜

大美晚報云：日本人中有善於宣傳之人所謂浪人者，禮拜六盡成狂易，手

武器打人

執棍棒刀石等物，甚有握手槍者，在虹口一帶到處皆是。一到夜間，如遇

路上有中國人，隨手便打。最喜敲破路上電燈，雖西捕干涉，亦所不顧云。

## 十六日

時事新報：昨晚七時許，據甫由楊樹浦方面逃出者談：於下午二時許，經華盛路，平涼路，韜朋路，過匯山碼頭，順百老匯路過外白渡橋而入安全區域。因沿途探索而進，故歷時達四小時有餘。所過之處，未見日軍，似係潛伏於民房之內。匯山碼頭大門緊閉，門前有兩日軍站立，經過南洋公司時亦未見異狀。沿途所聞，僅頻頻自東北方傳來砲聲耳。惟經過招商局中棧外虹橋時，目覩三屍體：

○ 截死婦

一為髮鬚斑白之老者，一為十餘齡童子，一為年輕婦女，均作本地鄉民裝

○ 孺老人

束，似為一家人，圖由該處逃出危險區域者。老者與童子全身均為槍刺戳

有十餘洞。婦屍則下衣被剝，伏臥於橋之東堍，除上體為槍刺戳三四洞外，臀部中心亦被槍刺割裂，死狀甚慘。日軍傷害無辜人民之酷毒手段，雖野蠻民族亦無其匹云。

○ 摧毀文

我軍與日軍昨在上海東區及北區，均有劇烈戰事。東區方面，楊樹浦滬江大學業已遭日軍炮火所毀壞。查滬江大學係與一美僑有關之文化團體，有

○ 化機關

悠長之歷史及良好之建築物，素為日人所嫉視。而因所處地段，係在楊樹浦一帶，能為

日軍砲火所及之區域，日方蓄意摧毀我國文化及國際和平，早有得而甘心之念，於是藉口滬江大學在遷徙以前，即藏有我國便衣隊，在前日（星期五）起突猛施砲擊，該校建築物頗受損害云。

敵軍用

達姆彈

參加上海軍訓學生模範大隊之震旦學生，現已出發，赴前線擔任救護工作，女生亦已於今晨出發，赴傷兵醫院看護。另一部份震旦學生，且組織慰勞隊，出發戰地慰勞。聞傷兵中，有不少均經國際禁用之達姆彈。惟諸傷兵情緒，仍異常興奮云。

十七日

大美晚報：今晨據甫由引翔港方面逃來之難民談：自該地附近日軍節節敗退後，日軍作為根據地之公大紗廠，連遭華軍轟炸毀滅，在軍事上已失去退守之所。受創日軍，不顧一切，在引翔港鎮放火焚燒屠殺無辜民衆。現引翔港鎮各街巷已尸橫遍地，火勢延燒極大，迄未熄滅云。

十九日

大公報：據戰區逃出者言：虹口提籃橋一帶，積屍甚夥，大都係我平民，慘遭敵軍之殺戮者。陳屍街頭已多日，任野狗之吞噬，且因烈日之曝曬異味難聞。

二十一日

申報：昨午百老匯路劇戰，敵軍不支，浪人即隨地放火。百老匯路同慶

里熙華德路普慶里，提籃橋日新里，房屋千數百間，均爲浪人縱火。該處未逃出居民，葬身火窟者，不可勝數。

敵機絕無人道轟炸傷兵醫院

新聞報：據前線息，日方自連日迭遭慘敗後，竟不顧國際公法及戰爭道德，常派機轟炸我傷兵醫院暨救護機關。日前敵機飛往真如時，在東南醫院上空盤旋多時，顯然有所企圖。幸紅十字會早洞其奸，即以迅速而有秩序之手腕，將該院

所有傷兵完全移出，僅留少數人員駐院防守。果爾爲時未久，敵機炸彈即集中該院投擲。轟然一聲，聲震遐邇。駐留該院之擔架隊隊長張宗林，即以身殉職。又日昨南翔方面紅十字會所設傷兵醫院，敵機又前往轟炸，投擲炸彈多枚，有一彈在附近爆炸，又死傷兵三人，擔架隊員一人。

三十三日

新聞報：敵機在我後方雖不時騷擾，但畏我空軍及高射炮隊，不敢戀戰，惟以襲擊我逃難婦孺爲能。昨日下午四時許，有卡車一輛，滿載楊林口附近老弱婦孺來滬，駛至大場北面。時——

敵機慘

殺難民

有兩敵機同時低飛，用機槍分左右掃射，當時汽車夫停車趨避田間，獨得倖免。車上難民大小約三十人，無一生存，血肉狼藉。屍體因擁擠，互相

撐支，仍植立未倒。乳嬰小孩，猶在父母肩懷慘不忍觀。

外人目

申報：日輪上海丸昨日到滬，停泊於某碼頭，一西洋人搭該輪來滬，登岸

睹暴行

後，親見一日本兵以刺刀刺死一無辜之中國平民，該西人目觀此事，機爲憤慨，認爲世界罕見之野蠻行爲。

字林西報：昨日禮拜六，有從日本消暑之西客十人，乘日輪上海丸返滬，眼見上海戰事中之野蠻舉動。當該船開向匯山碼頭時，經過大阪商船會社之碼頭，見該碼頭上有中國人四名，兩手反接，後面立有日本兵多名，持槍裝刀，一一爲日兵放槍擊斃，又以刺刀戳之，擲入黃浦中。

敵慘酷

立報：昨有由莊源大弄逃出難民語記者：廿一日有退守莊源大弄口日軍兩

無人道

班，爲企圖避免我軍注意及引誘我軍中計，竟拘捕附近我國難民五人，其

中二人爲十二三歲孩童，一人爲龍鐘老婦，餘二人則爲三十左右壯丁。敵軍將五人均反縛其手，足部亦用麻繩繫住，使其不能動轉；即將五人掛於防禦我軍鐵蒺藜上。敵人則在此五難民後放置重機關槍。當我五難民被活綁於鐵蒺藜上時，多已面無人色；其中一年壯男子，曾稍掙扎，卽爲敵軍用刺刀猛戳大腿。另一孩童因被嚇而狂叫，一敵軍卽

以破布一方塞入口內，並以鐵蒺藜沿口頰向後頸部緊紮數繞，以致皮肉盡裂，血流滿身。又敵軍因連日失敗，每以我無辜難民洩氣，除刺死槍殺外，并喜搜查我難民，凡身畔藏有錢幣者，盡爲搜去。

又前日隨長崎丸抵滬之西人甚多，均目睹日軍在滬東一帶陸續將我無辜人民，先用利刀猛戳，不問其已否身死，即投諸浦江中。

**二十四日** 華美晚報：今晨九時記者前往外白渡橋視察，見一五十餘歲之老嫗及二十餘歲之女子，攜手嚎啕大哭，狀殊悲慘。據言：我等母子女三人，今晨由新記浜路逃出，經過外虹橋時，被日兵攔阻檢查。當時有日兵二人，不問情由，用刺刀向我子（二十五歲）胸前猛戳，肚腸五臟立時冒出，慘叫一聲，立時倒地斃命。另有一日兵對我女加以侮辱。當時母女二人向前狂奔，幸遇崗警營救，護送至外白渡橋脫險云。

軍又

一獸行

今晨虹口方面戰事甚烈。據由百老匯路逃入公共租界之郁姓老婦語記者，竟將子用槍殺死。伊及其孫，雖未遭殺，然亦受日軍用槍柄且擊且逐。言下泫然，不勝悽悲。敵人之暴戾獸行，實並世所無也。

殘殺難民竟剖腹挖心

今晨九時許，乍浦路一帶，有老幼難民四十餘人，伏地痛哭，其狀至為淒慘。據云：今晨七時許，共計有難民三百餘人，攜老扶幼，由楊樹浦方面逃來。行經百老匯路時，為二十餘日軍哨兵所阻，迫令壯年者首先排列，依次逐入兩旁沿街空屋內，以機關槍掃射。當時有數人企圖脫逃，悉為日軍所執，剝去全身衣服，剖腹挖心，無一倖免。然後尙留之四十餘人，亦將執行時，適有公共租界捕房西捕之機車經過，與日方長官交涉後，始得免罹斯難。

### 二十六日

大公報：楊樹浦平涼路同安里，昨日上午十一時由難民唐兆元唐丙元等率同男女難民二百三四十名，擬往租界逃避，行經元昌路華美肥皂廠附近，忽遇敵軍攔阻，將各難民身畔錢財如數劫去外，并將年青者百餘名留下，堅不放行，立用機關槍掃射；其餘老弱者七十九名，揮令而去。唐等逃出戰區後，沿途哭泣。

### 二十七日

國際紅十字會電駐美大使王正廷，將日軍日機迭次對於紅十字會肆意槍殺轟炸，提交萬國紅十字會。所有發生事件如下：

(一) 中國紅十字會第二救護隊，駐於真如東南醫學院，門首懸有紅十字旗，隊員皆佩臂章，詎於八月十八日晨六時，日機擲彈轟炸該院。除院內房屋炸毀外，並炸死担



架隊長張松齡，傷隊長龔繼長，醫師隊員許振德等四人。（二）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南翔中國紅十字會第三救護隊，遭日機轟炸，傷副隊長趙汝信一人，隊員三人，死傷兵二人。（三）中國紅十字會第一救護隊，駐寶山羅店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全隊人員共四十三人，皆佩有臂章，正在工作緊張之際，忽遇日兵多人，強將臂章攫去，令跪地上開槍擊斃，副隊長某著名醫師一人，隊員三人，已救護之傷兵，亦遭槍殺，逃免者僅邊敏健，翁汝堯，王方庶等三人，而傷重之女護士陳秀英雖經救出，送中德醫院仍不治而死，其他全隊人員皆不知下落。（四）紅十字會救護車輛在前方工作者，據車務人員迭次報告，謂日機見懸有紅十字會旗之車輛，即擲彈或用機關槍掃射，致燬汽車多輛。

敵轟炸南通  
基督教  
醫院學校

中央社南京二十六日電：衛生署劉署長近據南通來人報告，日機炸毀美國教會設立之南通基督教醫院經過情形云：八月十七日上午九時，日機十架出現於南通上空，在南通基督教醫院及其周圍擲彈六枚。一彈直入醫院病房，立時爆炸起火，將該病房完全毀滅。已知死亡者為林女醫師，王練習醫師，護士二人，工人四人，及病人三十餘人。至受傷之病人及醫院人員之數目，尚在調查中。又一彈落於溥爾祺牧

間，死傷工人夫役多名：遺族學校及城中省三醫院房屋亦被炸燬。又各街道亦有數處中彈多枚，統計各處炸燬及延燒平民房屋共四五百間，無辜民衆被炸斃炸斃者數百人。

### 二十九日

新聞報：昨日午後二時許，敵機十二架在南市大肆轟炸。南車站附近共投炸彈八枚，站屋天橋及水塔車房均被炸毀。同時，在站候車離滬之難民均罹於難，死傷達六七百人。死者倒臥於地，傷者轉側呼號。殘肢斷骨，觸目皆是，血流成渠，泥土盡赤，景象之慘，無以復加。敵機於轟炸之餘，又投擲硫磺彈多枚，南車站之外揚旗及鄭家橋兩處，當即着彈起火，延燒甚烈，直至傍晚始行救熄。查南市一帶，絕無軍事設備，敵機竟橫加轟炸，慘殺平民，焚燒房屋。此種絕無理性有背人道之舉動，實可謂向全人類挑戰云。

轟炸難民

死四百餘

手各部分裂於路軌上，血肉狼籍，情形慘甚。

轟炸後復  
擲彈掃射  
施救人員

某外報記者昨親赴南車站調查，日機於昨下午在南車站月台附近投彈三處，死四百餘人。當時約有千人在車站待車。有屍體一百具，內多婦孺，頭脚手各部分裂於路軌上，血肉狼籍，情形慘甚。

下午二時半，又有一巨型敵敵轟炸機至南市浦江邊擲彈。二彈落於黃浦江，一彈落海潮寺旁，幸未爆裂。一落海潮寺附近三民坊，燬屋數間，居

師之住宅，將該住宅完全毀滅，所幸浦氏夫婦適於兩日前離通。第三彈落於美國教會設立之崇美女子中學，將該校新落成之健身房完全炸毀。其他炸彈均落於醫院附近，醫院住所已有兩處傾倒。受損房屋確數，刻尙未明。基督醫院院址係在南通郊外，其鄰近並無工廠飛機場以及其他軍事機關。日機之轟炸，決非由於錯誤，實爲故意的毀炸慈善機關。該醫院中尙有兩美國護士，一爲傅銳女士，一爲麥文科女士，均受輕傷。據最近報告，此兩美國女護士，仍在通從事救護工作云。

## 二十八日

南京電：滬戰以來，倭寇派多數飛機至我各重要都市肆意轟炸。計南京杭州南昌漢口等處，及京滬杭浙贛各鐵路沿綫，均曾迭次有敵機投彈。而被炸者多爲我後方文化機關團體及平民住宅，我民衆被炸死傷者亦衆。二十六日敵機六架飛至南昌轟炸，投彈於農學院及鄉村師範，炸燬房屋甚多。農學院之圖書儀器，損失頗鉅。又南昌葆靈女校亦被炸燬，幸在暑假，學生多已離校。惟學校附近民房被炸燬甚多，民衆死傷三百餘人。二十六日上午一時至三時許，敵機二十餘架，分兩次來襲南京。因我高射砲控制嚴密，敵機不敢低飛，遂於數千尺之高空，向京市東南各部人烟稠密之區，亂擲炸彈及燒夷彈數十枚之多。事後調查，被燬者有中央大學實驗中學，計炸燬房屋八十餘

民數人遇害。又高昌廟貧苦人民聚居之草屋，落下燒夷彈炸彈數枚，死傷苦力婦孺數十人，自江邊碼頭至半淞園路電車站一帶民房，盡付一炬，火燄至晚未息。救護隊雖高揚紅十字旗幟，敵機亦加掃射，致平民死傷枕藉，一時無法救護。法國神父修道女士，目擊心傷，謂世界任何敵對行爲，無此殘酷云。

### 三十日

敵機連日出動，飛往浦東閘北南市一帶，大肆轟炸，我無辜難民傷亡極衆。昨日上午十時許，又有敵機數架，騰空飛往轟炸瀏河等處偵察。

轟炸難

民傷兵

大公報：昨午有難民及傷兵多人，停留於楊行汽車站時，忽來敵轟炸機一隊，即向我毫無抵抗之難民及傷兵擲下炸彈多枚。立時黑烟瀰漫，轟聲震耳，此二百餘人乃同歸於盡。日軍之殘酷，往往出乎意料之外，於此又得一確證。



## 第八章 特寫 (十九篇)

### 空中戰爭的一天

次 霄

——一位空軍人員參戰轟炸敵艦的自述——

(原文載大公報八月廿五日臨時晚刊，標題為「英勇的鐵鳥」，作者自題為「次霄參戰記」。)

花邊白影

中的閒情

安慰的對象。

一束剪秋羅在迎我的面，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便映到我眼上來。我也暫時感到疲乏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

我像做了一個甜蜜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日却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要是不會想起創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藥物以外，從覆在我身體上的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

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清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里，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里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學園時代  
的風趣濃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雖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那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底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意味是兩樣的。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像在剝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氣退在遼遠的後面——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為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功的。不妨說，正是這麼關係，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如今，年代該是和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這個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却學了不少的花樣——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如基本的：A tail spin loom, Side slip, 以及 Nose dive 等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的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附加了各種武器，作為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為一種

難得的練習，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的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隨着時局在昇退；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為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時機到來

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誇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的伙伴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為歷史的關係，對於被伙伴們稱為「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却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至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



「機對機」的搭當過，即是我們長官，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

於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即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以老爲先」的厚意。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慫恿，似乎無暇顧及了。

領空上的

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板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當我的機身

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砲。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際遇，但我心理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烟瘴氣。可是我還不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只艦頂僅有五六公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則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清敵人鼻目的巡洋艦，然後我才高速的攢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却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輕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那我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則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戲嬉，常作急轉灣，回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數

黑的雨雲來，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被掩蝕了。

真理從砲

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卽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的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熱絡得多，同行的共有一大隊，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一架是高速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25 KM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則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轟炸機成績。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的，却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隊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真是振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該是敵艦對這突來的擊襲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的踏棒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射擊交錯的猛鬥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強頑的鬥力解決了敵方的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則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關負了傷，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了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這民族解

放的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留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爲了

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匹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還勉強支持。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我囑他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濕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了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邊潤濕了。正在艱苦的民族戰展開的時候，如果半途中失去我們這樣有

力的戰鬥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響，祇見黑烟環蒙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却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爍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正是要受

傷了以後

傷了以後

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我那受創的手，已經遇一次藥水的消洗，

且紮好了綳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綳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彎，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彼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

了一會，說：

『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去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層，沒有關係。』我說，表示願去出力。

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擊襲，正在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向目的地插落。一剎眼，這幅強頑的鬥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則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一段傳奇  
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抖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上升。這是出於敵機意料的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即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

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描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道，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側身於戰圍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

一場好詭

秘的格鬥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已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惶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測衝，同時扳了聯動器 (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伴逃，或對我什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我退一着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 (Sight) 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迫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



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相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合着。既到了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強潑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萬一有什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鬥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予以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是它的鬥力不强，已經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鬥，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己堅定的志意，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生命寄  
在Bead

sight上

我忍着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即Bead sight），或是那被狂吹着的風標，以為剎時分減痛楚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以自衛起見，用盡我行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擊襲。我感覺到全

身已經潮濕，血腥味被寒流沖散開來。我欲暫脫這險境，我便佯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八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發生這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却已攢昇。其實這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地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還以為我是一具屍體。

感謝雷在

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籍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

威力圈外

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戰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裡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

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的渺視！

當我擱筆前，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為我記錄這段回憶，使留下我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是，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滅除我病中境無限的寂寥。

## 杭州空戰記

迪民

（原文載大公報八月三十日臨時晚刊，為杭州通信。）

我們回想到「一二八」杭州灣空中大戰，那時我們空軍剛樹立了基礎，在一個熹微的晨光中，我們毛羽未豐的鐵鳥，遭遇了敵人的蹂躪。結果，我們傷了一位空軍將領，並損壞了一架飛機。那時日本新聞紙的刊載，一秉他誇大的習性，對於杭州灣的空中大戰，認為是他們空軍空前的戰績，多用着大着號字的標題刊載，算是他們空戰史上最珍貴的一頁。這事回憶起來，已是六年多了，不善忘的中國人，似乎還在腦海裏映演着這悲慘恥辱的一幕。

過了六年後的杭州灣，又掀起了狂大的波濤。在八月十四日下午三時許，杭州市的防空警報初次試着可哀可泣的啼聲，市民聽着警報，逃的逃，躲的躲。恐怖和憂慮的心

理，都在每一個市民的臉上顯示出來。

二次汽笛的響聲，這是報告敵機已侵入杭市的領空了。這時我們翹首蒼穹，眼看着一朵朵的白雲，很悠閒的舒卷自如。而敵機和我們的飛機隱約中，在那裏時隱時現的盤旋上下，耳邊廂祇聽着轟……的爆炸巨響。這是敵方派來最精銳最神勇的重轟炸機十一架，來轟炸我們這唯一的航空學府。我們空軍將領都抱着與敵拚命的雄心，沈着應戰的追逐驅趕。這時炸彈和高射砲的聲響，不斷地像聯珠似的相互奏應。我空軍高志航君首開紀錄，將敵機擊落一架，頭尾兩翼，五化四散。後來查明機頭在金門檻，機身一翼在麻基村，機尾在莊基村。機上的機師槍手等等，都已烏焦巴弓，而且粉身碎首，殉了他們的職務。高君在鏖戰時上下掃蕩，左右迎擊，他那活躍迅捷的技術，使敵人見了咋舌。當時他在機上應戰，傷了左臂，他還用着右手開機，在鮮血迸流中安然飛回機場。這種鎮靜不亂的精神，足爲我們空軍的模範，現在他還在醫院療治。可是不過一些輕傷，稍微幾天，就可痊愈。但是他仍希冀做一個像歐戰時以一機擊落敵機百架的德國紅武士。他又說卽不如此，至少也應當做一個空軍烈士，纔符了他求仁得仁的初願。瞧着他奕奕的精神，豪爽的性格，頗使人敬仰不已。

高君首開紀錄之後，於是接二連三的在笕橋又擊落了兩架，還有五架受傷飛去，徬徨徘徊在浙東的上空。次日在餘姚，蘭谿，浦江等處發現幾架殘餘的機體，而安然回去僅僅祇有三架。這種空前的損失，開空軍戰史上未有的紀錄，也是我們空軍初出茅廬的第一功，很值得紀錄。

這隊初次光臨的敵機，是從台北的根據地出發，乃日本空軍中最精銳最神勇的號稱木更津航空隊的一隊。它是預備應付世界大戰的。歷年來日本軍部極度擴軍，對於空軍之發展，更是不遺餘力。但是他們國內自己號稱是最精銳最神勇的，在這一天却被我空軍重重包圍，鏖戰有三小時之久，天空雖是寬廣，但是也殺不出一條生路來，祇好飛來飛去的在白雲堆裏隱藏避匿。同時眼看着同來的餘機，一隻一隻的墮落下去。

這一隊來襲的企圖，原想將我們空軍根據地炸成一片平地。誰知初出祁山，竟遭遇到着這般空前的意外損失，初非一般窮兵黷武的軍閥所能夢想得到。

十五日的清晨，他們重整旗鼓，又來襲擊。這時我們駐在×××的空軍將領劉超然，率領七機，迎頭痛擊。敵機一共十三架，瞧見我空軍迎戰，即四散飛開，東西零落，先後被我機射落了六架，其餘的七架狼狽逃去，而且擒獲了一名俘虜。同時還有八

架，是飛到笕橋，投了炸彈七枚，就紛紛向杭州灣逃去。

這一役我們最值得紀錄的要算劉維權君。劉君首先發見敵機，與敵機八架苦戰多時，當將他們擊敗，同時還擊落了一架，自己雖受了傷，仍能沈着的安全落地。不過他的傷勢過重，醫治無效，竟於十九日夜十時三十分壯烈的爲國犧牲。劉君是河北人，南開學生，是航校第六期畢業生。敵機轟炸南開，劉君聽了悲憤填膺，所以這回有着機會殺敵，當然是分外神勇。他的春秋祇二十有四，這種人材的損失，頗值得我們十二萬分的悲悼。

杭州灣的波濤依然奔放，而我們六年來民族的一幕恥辱，仗着飛將軍們的神感，已將它洗濯得乾乾淨淨。

## 奇偉的夜襲

景江

（原文載辛報八月二十三日）

我永不能忘掉這壯美的偉觀：在一個月白風清之夜，我空軍作了一次英勇的夜襲。秋天空氣是那麽高爽，傍晚在少女的眼睛似的清遠的青天上，一輪淡白的月輪佔

着，人們都知道，今宵將是一個皎潔的月夜。天還未黑，星就閃動他金色的眼睛，接着這輪明月也舒出了他的光波。在中國，對於顏色的分別中本自有「月白」的一種，月的顏色實在應該獨闢一種的。因為牠不是白——比白多些微青和嫩黃，但也不能就說微青或嫩黃，因為他還有光亮的銀色。

本來，無論秋月何等明淨，大上海的中心地的人是不會感到的。因為數不清的電燈，拼成了一道光，使明月完全失色。就是月光不為所奪，人們也完全給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引去了。

滬戰開始，霓虹燈光一掃而空，就是電燈，也只在幾個最高樓閣的小窗中亮着。我真懷疑這明月是來報復幾十年來的仇恨哩！他似乎把所有的光波儘量的舒出，把世界完全浸在水晶瓶裏。忽然我的不可改的劣根性又發了：『趁此砲火暫息的時候，且到屋頂看一回月再說。』於是跛着鞋，走上了屋頂。

全上海都像蒙上了一層玻璃紙，而在燈光下照着，光明瑩徹。黃浦江像一甌牛奶，凝重而光潔。月很圓，星稀得很，除了很遠的天末，更沒有一絲雲彩。

忽然，黃浦江的日本軍艦，在出一種奇怪的呼聲。幾天的經驗，使我知道這是我軍

空襲時日方的警號。警號還沒有斷絕，空中就起了一陣宏大的機聲，我便抬頭看去。起初是什麼也看不到，後來窮盡了我目力，才看見先後五六架飛機，很快的從西南飛來。他們飛得很高，使人想起春天，專愛在白雲上釘着丁字玩的燕子。但到租界的上空，最先一隻，忽然流星一樣的斜下——這完全像失去了駕駛人一樣的斜墮。但是，我立刻就知道這是擲彈的準備，因為當日本軍的高射砲發出了一團團濃烟時，牠又很快的飛了上去。高射砲又多了幾個，圍着牠打去。他就一直向南飛。

就在這高射砲開得最激烈時，上下盤旋的幾隻，忽然用了最高的速度，從高射砲的濃烟裏掠過去，接連的向虹口日軍陣地投下好幾枚炸彈。立刻，濃烟就像夏天雷雨時黑雲似的翻了上來。

日軍的高射砲，爲這出奇的擊擊所震懾，他一時似乎很不方便對正方向；直到第一個砲彈開出後，濃烟已經成爲天然的烟幕；而我們的飛機却再就原來地位，投擲了幾個炸彈。

黑烟迷漫了半天，最上最濃，中間稍淡，最下簡直是通紅的火燄了。東虹口是日軍的陣地，他們據險而守，取攻勢的我軍在前進上比較費力；現在這樣的轟燬，是非常有



利於我們的進攻的。

烟越來越多，我們的飛機已經安全的飛回了。而日軍的高射砲，也靜止下來。

夜氣還是那麼清，月還是那麼明，這壯烈的一幕，已經在這秋夜中表現過了。英勇的空軍啊！青天是更好也沒有的大紙，你們用你們的武器與熱血，在這偉大的紙張上寫作絕世的偉作罷！這偉作，將永不會泯滅，將永遠的光輝！

我們的空軍是向東北方面去的。吳淞口外敵人的兵艦和援兵，是很多很多的停留在那裏。我想你們趁此明朗的秋之夜，是會去從事更偉大的著作罷！那末，上是青天，下是碧海，你們將更大的揮洒熱血。『蒼鷹劈大海』，我心醉着牠的雄姿，何況是你們呢，何況你們！

真是大時代啊，你使我看到這壯美的偉觀！

## 空中鬥士訪問記

吳寶基

（原文載抗戰三日刊第六號）

『無空防即無國防』，領空權的拱衛，實構成現代國家的必要條件。

日本飛機這次侵我領空，發生了中日空軍大戰。日機在八月十四日首次襲杭時，原擬一鼓將我駐杭空軍擊破，初不料給我英勇無匹的空軍將士，迎頭痛擊，予以致命的重傷，自詡爲最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隊，幾乎全軍覆沒。這真使日本軍閥們做夢也不會想得到的。

一個狂風暴雨的下半，懷着滿腔的熱忱，到廣濟醫院去訪問奮力挫敵，爲國負創的空中鬥士們。

巧得很，首先遇到的是晝夜辛勞，在杭指揮空軍作戰的航校校長陳慶雲氏。陳校長也是來探視受創的健兒們的。握手後，記者首致慰勞之意，然後談到這次中日空軍在杭作戰的經過情形。下面就是陳氏所告訴記者的：——

日本現在侵襲東南各省的空軍，爲最精銳的台北木更津航空隊，全隊有重轟炸機五十二架，爲九六式單翼雙發動機之全金屬重轟炸機（原名九六式陸上攻擊機，）係仿造德國亨格式，最高速度爲每小時二百二十公里，航行半徑爲二千公里，機內有無線電設備，可容乘員六至七人，正副操縱手，轟炸手，射擊手，無線電員等人。除木更津隊外，尚有在江浙海面之航空母艦三艘，一爲日本最大之航空母艦加賀號，載各式飛機四

十八架；一爲能登呂號，載飛機十六架。查日本僅有航空母艦六艘，今竟以半數開來我國，足見其侵略我國手段之毒辣。但日本飛機作戰的能力，除了台北陸上機戰鬥力稍強外，其他航空母艦的水上機，作戰能力極薄弱，實不堪一擊。

談到這次作戰，我空軍能獲得這樣空前的勝利，除平日訓練比較認真以外，而精神的奮發英勇，實爲獲得勝利的最大因素。我們這次抗日戰爭，是自衛對抗侵略，爲謀大中華民族的自由和復興，所以士氣蓬勃，將士個個拼命。回過頭來，看敵方的空軍，則極少鬥志，迫於上官命令，勉強來華，加以心理上的恐怖，一臨戰場，便不堪一擊了。至此，記者請陳氏留一影後，卽道別轉到高志航君的病房裏。

記得領略高君飛行技術的第一次，是在上海市第一號飛機舉行命名典禮的時候，後在五機命名典禮時，高君也曾率機由杭來滬參加表演。他的出神入化的飛行技術，在那時已博得滬上人士一致的稱譽，歎爲我國不可多得空軍人材，果然，不負衆望，予敵機以下馬威的。就是我們這位高君。現在，他是爲捍衛祖國而受創了。

高君是亡了故鄉的遼甯人，現在年祇三十歲，幼年就讀於瀋陽東北砲兵學校，十八歲那年起，卽改習航空，曾在法國專研究航空二年，現在任第四大隊長。

據高君告訴記者，在十四日奉命由某處開拔來杭，飛到長興時，接到陳校長來電，說有日機多架即將襲杭，我就加緊兼程進發，剛至航校上空時，已見敵重轟炸機十四架在前，正預備轟炸我航校，我立即率機由後面追上，敵機已發覺有我機由後面追去，即掉頭擬向我機正面迎來，我就利用敵機轉灣的一剎那間，由下向上，對準着敵方領隊的第一架敵機，從機的兩尾中間射擊，先將右側的射擊手射死，再將左側的射擊手射死，然後迅速飛到敵機的前面，據高臨下，對敵機的頭部掃射正副操縱手（駕駛員），共發彈百餘發。這時敵機油箱已經中彈，着火爆炸，轟然分裂，墮落在半山金門檻地方。

敵方的隊長被我擊落後，這時敵隊的陣形已經瓦解，我方各隊員，奮其神威，分頭痛擊。這一戰，我方獲得了大勝利，被擊落的敵重轟炸機有六架，每架要值日金五十萬元。

第二次是在十五晨七時，敵機十三架來襲我航校，我即率隊起飛迎戰，在曹娥江上空相遇。我因追擊第三敵機時，距離太近，祇五十公尺，時右臂忽中一彈，祇用左手駕機，安然降落，因為是右手中彈，腕力全失，無法射擊，不然的話，要是左手中彈，則右手仍可駕機繼續殺敵。高君說到這裏，流靈出一種勇武豪壯的氣概，不禁令人肅然起

敬。

王廣英君是攻擊隊的飛行員，和高志航君同住在一起。王君不過右額上略受微傷，因為怕流血過多，所以遵醫囑暫時休養幾天。王君的精神很飽滿，記者由他倍同探望各受傷的空中鬥士，劉維權，張光蘊，徐漢靈，曹鼎漢，黃可寬五君。

劉維權君的傷勢較重，已入於昏迷狀態中，不幸的消息傳來，竟於十九夜十時半殉國了，真令人悲痛萬分。在這強敵沒有殲盡的今天，我們的將星遽隕一個，這是一樁無可取償的重大損失！

和劉君同駕一機殺敵是張光蘊君，略受微傷。據張君說：我機十一架，十四晚奉到命令飛曹娥某處露宿，在十五晨七時許，忽有敵機十三架，由海面向杭州飛去，越過我機上空，敵機發現我機後，即向後飛轉，擬對我機施行轟炸。這時我們已經早有準備，由隊長劉超然君率領七機，一齊升空，向敵機迎頭痛擊，至海甯上空，當有敵機二架，被我機擊中，因我機飛行過速，被迫在海甯上空降落，劉君撞傷頭部，我頭部也稍受微傷。

當記者把民衆對於空中戰士們的熱忱和敬愛告訴他們的時候，受傷而臥在床上的黃

可寬君躲到被內蒙着頭，唏噓的痛哭起來，約摸過了十數分鐘，黃君纔從被內伸出頭來，拿飽含着淚水的眼望着記者，很謙遜的說：『殺敵是軍人應盡的天職，民衆對我們這般的熱忱，真使我慚愧萬分，我的熱血沸騰，我的淚終於是被衝動得止不住往外流，但望我能早日出院，繼續多殺幾個敵人，以副一般民衆對我們熱切的期望』！

記者請他們各位留下一影後，在珍重聲中和我們的忠勇衛國的空中鬥士們珍重告別。

## 鐵與血的鬥爭

——第七連機關槍連連長蔡以中——

（大公報八月二十三日臨時晚刊）

我懷了一腔更燃燒，更沸騰的熱情，重來到離別已經五年多的上海。

五年前，在廟行與敵兵白刃戰時所受的創痕，還深留在我們左腿。五年來，我們民族所受的恥辱與欺凌，加添了我們無限的憤怒，同時給了我們無限的鼓勵。

傍午，我們下了車，在出發到上海的附郊一個小鎮去的道上，我們遠遠望見「一二

八」的遺跡，那斷垣，那殘壁，我們還看見了兩路管理局新建的大廈岸然矗立在雲霄。一陣溫煦的海風撲着我們每個弟兄的黝黑的臉，我彷彿在風中聽到一種聲音。那聲音該是帶着歡喜又帶着疑懼的歡迎的呼聲吧？我不禁在心裏響了回音：「別驚懼吧？你們這次雖也許還要經歷過一次磨難，然而請你們放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帶來了一顆比鋼要堅強的決心——把日本帝國主義永遠逐出上海！」



弟兄們誰都在埋怨時間走得太慢。因為，在夜神一到來，敵人定會到我們陣地來挑釁的。到那時候，幾十年來鬱積在胸口的憤怒與苦悶，是得到一個盡情發洩的機會了。可是，夜到來了！我們望着那半勾殘月徐徐升起，九時，十時，……一時，二時過去了，我們又望着那半勾殘月在徐徐西落，弟兄們都顯得異常焦急。雖然敵兵的陣地，我們看得很清楚，可是我們始終服從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命令的。弟兄們都在低低地咕嚕着：「東洋兵不敢作聲了吧？」

到三時多，保安隊一排一排在寶山路附近巡邏着，我們的隊伍那時離保安隊相隔二三百米。一小隊日本兵從他們的沙袋後面跳了出來，攔住了保安隊的去路，一個日本兵的隊

長操着不純熟的中國國語問：

「你們中國軍隊幹麼？是不是想包圍我們日本軍隊，是不是想攻擊我們？」

「中國軍隊從來不想攻擊別國軍隊的，中國軍隊只是爲保衛自己國家的領土而守備着。你們不是沒有理由的要保安隊撤上海退嗎？這已經是辦不到了，因爲保安隊所駐守的是咱們中國的領土！」這是一隊保安隊隊長的回答。

他們露出非常不愉快的臉色走進了他們的沙袋後面去，就在保隊開始走不上幾步路的時候，他們就向保安隊射擊了。

我們弟兄一聽到槍聲，立刻衝上去，向他們回擊。可是，我們的槍聲一響，他們的槍聲却就停止了。



傍晚，我們在江灣路附近。

我們奉命進攻八字橋，可是青雲橋給敵兵在事先炸斷了，我們只能繞路走。

敵人在每個路口嚴密地佈置着，機關槍，坦克車，這一切向着我們行進的隊伍掃射。



我們開始找到了敵方機關槍的所在地，輕輕地和了三個弟兄，帶了一架機關槍，伏在草地上慢慢爬過去。到離開敵方約六十米的地方，我們就開始向着敵方的機關槍陣地掃射過去。

不一會，他們的機關槍響了兩下，就不作聲了。我那時的快活真是怎麼也形容不出來，我幾乎興奮得跳了起來，後面的弟兄這時也緊緊地衝了上來。雖然後來在敵兵的另陣地裏依舊發出了密密的鎗彈，雖然在我們身邊爆發了密密的砲彈，可是憑了弟兄們一聲怒吼，我們終於衝上了八字橋！

## 勇士的鬥志

（英文大美晚報，榆譯，二十二日辛報）

「到了緊要關頭便願意爲國犧牲」，這就是中國傷兵的普遍的精神——那些傷兵目下分住在本埠各紅十字會的醫院裏，我們的記者曾跟好幾個八十八師的傷兵談過話，而我就有了這樣一個結論。

較爲輕一些的傷兵都住在較大的醫院裏。他們都現出高興的神氣，也都急於想重回

前線去殺敵。他們對於軍政當局有絕對的崇仰；而堅強地相信着在持久戰下，勝利必屬於他們的。

就是有幾位，斷腿的，胸口受傷的，頭部重傷的也都毫無垂頭傷氣的姿態，在記者跟他們談話中，也時露笑容。有幾位都有過好幾次的戰爭經驗，但是他們說：「從來沒有過像此番那樣認真的幹，決心的衝！」

「我入伍已經有十八年了。我十五歲時就當兵的，却從來未曾重傷過。就是這一次，我也一些不怕，我情願把我的生命為國家的存亡而犧牲！」一個老資格的兵說，實在他只卅三歲。他是湖南人，前隸賀耀祖將軍部下。

他是十七夜猛衝日海軍司令部之役而受傷者之一。他是一個傳令兵，傳令是軍中最危險的工作。他繼續着說：

「我經過許多危險的境地，也遭遇過好幾次應死不死的機會！」  
後來他記起那十七夜的情景了。

「我們的陣地在愛國女學（天通庵車站之北）的旁邊。那夜裏，突然間，日兵向我陣地開始衝鋒；我們有幾百人都沉着應戰，在密雨般機槍掃射下，他們退却了；我們就

乘機逐步進攻。大概離日司令部三里之遙，我被擊中了。我倒在地上爬，爬到一條小溪裏。

「那小溪裏滿堆着吾軍和敵軍的死屍。到了後來，我的同夥退回原防的時候，我搖着我的兩手，嘴裏也喊了起來，於是我的同夥就扶着我回到自己的防線內。

「我一些也不覺痛，可是我的腿受傷得很利害；在濠溝內，醫生替我第一次洗創口時真痛得利害！」

他講到敵軍，他說：「那日本鬼子並不像人民所想像的那樣利害。雖然在日軍砲火下，我們的弟兄受到了相當的損失。我們有好幾次把敵軍趕到日司令部附近，那日司令部防守工程及所裝置的軍械的確很兇。在我未傷以前，那四天的兇戰，我們的確在江灣開北一帶有着相當的進展。」

後來我問他：「在砲火槍彈之下可怕麼？」他答說：「我一些不怕！在未開戰之前，我有些怔忡，可是第一槍開過後，我興奮極了，我覺得開心！開心極了！」講到這裏，他就尋看護來問：「我幾時可以出院？我要到隊伍裏去！」

在那位「老軍人」的旁邊，也躺着傷兵。他們都說：「我們老百姓對我們很好，為

我們的後盾，這樣的熱誠，敢說：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的。」

那些傷兵看去似乎都很痛苦，也很疲乏；但是當慰勞的人們隨時隨刻分贈食物，水，菓，香烟的時候，他們都高興起來了。而且，幾乎每一個兵都急於要看日報和號外。

那位「老軍人」生長在湖南，有三兄弟，除了他以外，還有一位兄弟也是當兵的，現在華北方面。記者跟他談了一會，他突然回憶到了「五三濟南之役」，他那時他在賀耀祖統率下的第二獨立師，也跟日兵作戰過，而這次已是第二次了。「這次我們總算出說一些氣，我們爽爽快快跟他們拼一下；爲國犧牲，我覺得高興非凡！」他這樣說着。

## 從北四川路到日司令部

榆 譯

（原文載八月二十三日辛報）

廿二日英文大美晚報記者兩人冒險經虹口赴日兵司令探視一周，對於虹口一帶之情形縷述頗詳。茲摘譯如下：

過外白渡橋，沿北蘇州路，至北四川路，每一路角，必被日兵檢查一次，總算放過，他們又不大會說英國話，最多一句「謝謝」。

北四川路上，出乎意料之外，却還是很安靜，不見有什麼破屋倒牆。和以前兩樣的祇是有太多的日本兵，而不見一個中國人民罷了。路的西邊每所房子都裝上鐵絲網，每一條路角上都有沙袋的防禦物。海甯路角子上的一爿店已被敲壞了，看過去前一夜還會遭受過火燒的。

在海甯路以北，並無火的蹤跡；但是店面因受彈火的震動，門面都已碎破。一到上海大戲院以南，在路的東面就看得出砲火的效力了——一家名爲「奢華」的咖啡館已毫無奢華可言，那所房子的前面全部被燬了；附近的房子也損壞甚重，但那家「紐約」咖啡館的「全夜營業」的霓虹燈却還依舊掛着。

我們把車子停在上海大戲院門口，走到老大華舞場的那一條小路上去。羅宋人的酒排間門口已沒有女招待來拖你，也沒有爵士音樂來引動你的心。祇是突然他從北四川路的西面來了一聲尖銳的槍聲，我們趕快地逃了出來。

在我們未縮回以前，對於老大華的樣子已經看了一看，北部全毀了，不是炸彈就是砲彈。對面的酒排間也有好幾家喫着砲火「紅玫瑰」舞場已受相當損壞，而上海大戲院却完整如故。

再前行，逖司威大廈，哥命比亞唱機店，福民醫院，都損失甚重。逖司威路被鐵網所截斷了，因為中國便衣隊已經占據了那段區域。



北四川路底的日兵司令部，靠東面的屋頂上有一個三寸至四寸直徑的洞，洞穿四層樓；但全屋的窗戶幾無完整之處。至二層樓以下，似尚未受何等損壞。我們就在這裏見到一個年青的日本軍官。當我們談話的時候，隨時可聽到巡邏兵的機器腳踏車的聲音。對面的一所西童小學校，却已被砲彈所擊毀了。

「這裏有多少日本兵？」記者問。

「我們現在這裏作戰的兵士僅三千人，其他的兵士多散佈在各馬路上，以防止中國便衣隊的活動。我們所防守的整個虹口，幾乎都有中國便衣隊的蹤跡，他們行動敏捷，叫我們防不勝防，我們實在很情願把虹口交給英國兵把守。雖然這裏現在還很安穩，中國的炮的確是很準，所以我們在這裏嚴守，等候大軍的出奇制勝。」

「此番何不再從瀏河上岸呢？」

「不！我們不再用這老計劃了，我們現在正籌劃新的戰策。中國的飛機師的技巧和

勇敢的確叫我們佩服，他們的飛機也是美國貨。」那軍官說到這裏，舉起他手裏的手槍，原來也是美國創造的。

「中國此次的作戰能力遠非一九三二年時可比。我雖然不曾參加上次的戰爭，上次是野蠻的凶戰，這次卻是根據軍事學的科學戰了。」

我們興辭而出，他替我們祝福：「願幸福降臨在你們身上！」這一話的確叫我們心胆俱寒啊！

我們出來的時候，看見那司令部的內容：軍火亂置，顯然現着慌張的狀態；最下一層有許多罐頭食物堆着；那司令部旁邊的「室內游泳池」的屋蓋則已打穿了。



我們回來的時候，從老靶子路而來，威利大戲院已全部被毀，前面還停着一輛破汽車。但是，乍浦路上却還能聞到啤酒的氣味。

崑山路上的景林堂及蓬路上的大廈都還完好。

總之，所謂「小東京」，的確已受了重大砲火。但是，在乍浦路，吳淞路，靶子路的一小段中，却還勉強維持着它的整齊與安靜。

## 大場脫險歸來

（八月二十四日大晚報戰地記者特寫）

昨日敵機四出轟炸，自上午九時許起，迄下午三時左右爲轟炸最猛烈時期，但我方未受多大損失。本報記者適自大場回來，目覩敵機無的放矢之情形甚詳，爰刊錄如下：

我和紅十字會的視察員張仁浩，坐着一輛汽車，目的是想去看看前方救護隊的救護情形。路線，我們商酌好了，是先到大場，然後再到羅店。

在沒有出發以前，就有許多人告訴我，說敵人的飛機是那樣的慘無人道，看見汽車上懸着紅十字旗幟的，它就追擊，施放機槍，甚至投炸彈。

同時也有人告訴我，說前天有人想到××部去慰勞，他穿着白帆布的西裝，於是在路上他給敵機作爲目標，一路追逐。等他到達目的地以後，敵機就在××部附近，投下了幾顆炸彈。

是的，在敵機那種不顧人道的行爲下，做救護工作是相當危險的。但是爲了民族的存亡戰，誰還顧到身家的危險？一批批的救護，首尾卸接地到前線去，把我們受傷的忠



勇抗戰將士，一個個送到後方來。

在前方做危險的救護工作的，是那樣奮不顧身，我僅是到前方去看看救護情形，那裏能有什麼顧念。我把這一套白的西裝換了黑色的，於是，就帶着興奮的心情，踏上了我們的路程了。

路上，我們是受盡了盤詰。中山路口的英國軍士除了詳細的盤查而外，還看看我們帶着充饑用的麵包，和汽水，故意的問我們這是什麼？但是結果我們還是過去了。

出了租界，駛上了空曠的中山路，我舒了一口氣，很愉快的覺得現在是到了自由的土地了！

但是到了滬太路，情形就不同了，冷清清的帶着一片恐怖的情緒。警士也蹲在地上，隨時隨地在留心飛過來的飛機。

在顛簸不平的道途上前進，而敵人的飛機也從後面飛來了。飛得很低，一片擾人的軋軋聲。於是我們只得跳下汽車來，隱身在田野間。敵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翱翔了片刻，過去了。我們再前進，警士告訴我；汽車太危險了，容易被當作目標，最好還是步行，但是因為車上有東西，汽車又不好隨便拋棄，我還是駛上去。但是轟轟之聲起伏於

四野，敵機又在那裏無的放矢，轟炸無辜了。

難民，攜着他們不忍捨去的最後傢具，在向上海逃來。有的人頭上頂着綠草，仰着頭在向天空觀望。他們雖然家已毀棄了，但是沒有一些抱怨的神色，對日本帝國主義，只是痛恨。一個人對我說：

「家炸毀了算什麼！等着吧！日本帝國主義者，轉瞬間你就要給我們毀滅，我們能復仇，這點小損失算什麼」。是那樣的感情，民族的怒焰，現在早燃起了。那些殘酷的舉動，只增加了我們殺敵的決心吧了。

爲了避免有意外損害，當敵機在我們頭上盤旋的時候，我們就跳下車來，伏在田野間，這樣有好幾次。一次我看見三架敵機在我們頭上，盤旋數次，結果在不遠處，轟的一聲，炸彈是掉下來了。看那濃烟的方向，是起在田野間。啊，那樣心慌意亂的無的放矢！

或許是我們的幸運，因爲躲避飛機，我們的車子是走得那樣慢，未遭波及。因爲到了前面大場的大場紀念碑前，我們看見那條路上，剛炸成兩個窟洞。路傍的車子，計公共汽車三輛，小汽車四五輛，以及其他都炸毀了。餘燼尙存，正發着一縷縷的清烟。

正當憑弔間，敵機又飛來了。我們於是退後繞到一條小溪旁邊。很奇怪的，溪邊的小徑，也居然給日機炸成一個大洞。這個泥洞作了我們最好的掩護物，我們伏在那裏，看敵機轟炸。震人耳鼓的爆炸聲，四處傳來！

因爲前面敵機轟炸更烈，我們的汽車不能再前去。同時，大場那裏的紅十字會救護隊又不易尋到。爲了脫離險境起見，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還是開回上海。回來的情形，似乎好一點，但是我們伏在田野裏的次數，也有三四次。

轟炸聲，和高射砲聲，互相應和着。

汽車高速率的駛着，我們又回到中山路口了。

駛入了租界，汽車停下來加油，民衆知道我們從前方回來，圍着我們紛紛詢問前方的情形。當他們知道敵機又在轟炸時，他們每個人臉上的青筋都爆起來了。忿怒的情緒，不能言喻。

敵人的飛機，消滅不了我同仇敵愾的民氣——回來時，我這樣欣喜的感覺着。

## 夜 行 散 記

——大公報戰地特派員——

（八月二十五日大公報臨時晚刊）

八·一三抗戰以來，記者因職務關係，亦與與前綫健兒同未安枕。昨晨治事甫畢，又脚社命赴浦東視察，黃昏始得返館，適獲一極巧之機會，而偕×××軍官至北面前線觀察。車出楓林橋，迂迴前進，柳篩月影，波漾漁燈，道傍衛國戰士，正擎槍立於風露之間，勤於職守之精神，令人深為感動。

在此大自然之懷抱中，大月當天，萬物可睹。呈現車窗中者，初為租界西區之黑色輪廓，高聳霄漢之永安新廈，突立市街之間，有如雞羣之鶴，其狀安詳，不因前午日人炸彈之毒手而稍改其態度，頗能代表中華民族堅忍獨立之特性也。嗣見租界北區，有數處火光接天，正不知其為楊樹浦之工業精華，抑為虹口區之市民汗血，又遭暴日之毒手矣。

漸進而至我軍砲兵陣地。其前信號燈頻燃，一物升空，極強之光數點，隨之而起，擁有射程×萬××公尺之巨砲數十門，遂因目標指示而發揮其威力。其中頗有無家可歸之東北健兒，佩白底藍字之「卿」字臂章，參加抗戰。九·一八切齒之仇，不圖今日能

以打擊相報，其作戰之勇敢，自不必言。我軍砲火一發，響如迅雷，而敵陣閃電之勢，即因之迸起，想見摧燬力量之猛，犧牲其下者，正不知有若干生命。日人與我，同種同文，彼輩因受軍閥之愚弄，作此不義之戰爭，捨家捐命，獲此結局，豈不冤哉！

目的地既達，停車於榆林之下。此處爲南北兩戰場之中心，適如三角形之銳角點。機關槍，迫擊砲，在萬籟無聲之原野中，清晰可聞。其地房舍已爲日機轟炸，損毀罄盡；公共汽車數輛，亦如蜷伏之犬，貼地不起。

今晨一時許，前線救護車三輛絡繹而來，每車僅十人左右，傷勢均不嚴重，可證我軍損失甚小。據一步兵黃耀景言：彼在吳淞方面作戰，十時左右，因衝鋒陷陣，爲敵人機關槍射中，傷及兩臂。本欲繼續戰鬥，因迫於排長之命，始退下治療。彼言登陸日軍，並無多大戰鬥能力，均匿於江畔房屋之內，不敢挺身應戰，可見並無遠大之志。我軍已有×師增援。江岸一線，敵在六處被我包圍。此地並無堅固據點，防禦工事亦難構成。登陸之敵，欲圖生還，殆已不易。此輩鬥士雖已負傷，竟無一人作呻吟之態，對外戰爭之能激發民性者如此！救護隊及童子軍在深夜中盡瘁服務，愛國熱情亦不減於前線鬥士也。

越數里而至一地，在黯淡燭光下，會見×××師長王敬久氏。彼於十二日晨到達市中心區後，即在楊樹浦一帶作戰，屢破敵人堅固戰地，誠虎將也。氏聞記者等往訪，趨出迎迓，態度和藹，以誠懇之言詞，敘述該師戰鬥經過。東北一線我軍確已攻佔岳州路，公平路，塘山路，百老匯路，熙華德路一帶。突進之點，亦已獲有聯絡，敵人決無發展可能，該線目下尙在相持中。

王氏旋又述及江岸一綫之戰況：敵在張華浜登陸者約二千，已被解決；吳淞砲台灣前晚登陸之敵祇數百人，因有據點，故尙圖掙扎，但信不久即可擊退；獅子林一帶，登陸之敵約一師團，亦被我軍包圍，即可解決。昨晨並得司令部通報，我砲兵將泊駐吳淞口外之敵艦一艘予以擊沉云云。

記者等於四時遵原路返滬，則數小時前所見之砲兵陣地，已完全挪移，其運動之神速，至堪驚異。中國僅有六年準備，軍隊之進步即已如此。記者深信長期抵抗戰之結果，必能使全世界改觀也。

## 訪 傷 兵 記

士 平

（八月二十一日辛報）

自從我們對暴日的抗戰開始後，我們一直抱着一種熱切的願望，就是能和我們的衛國親兄弟——軍士同胞——見一次面，握一次手，談上一次。我們每天都想到前線上去看看他們的英勇的鬥爭，聽聽他們親切的令人神往的英雄故事，可是我們終沒有辦到。而這裏，差足滿足了我們這點私願的，便是昨天的某傷兵醫院的訪問。

由朋友伴領，到了某傷兵醫院，摸出卡片，說明來意，立刻就被一個熱心的小同胞童子軍帶到他的隊長面前，徵求了許可。那隊長看上去像是一個經驗豐富而又細心的人，他雖然答應了我們的請求，却叮囑他的隊員說：『帶他們去，同時你可等在旁邊，聽聽他們的談話。』後來他似乎覺得這樣還嫌不夠，當我們剛剛檢好一個傷勢較輕的戰士的床邊坐定後，他又親自跟了來。

可是這種猜疑的空氣並沒有縹渺好久，我們幾個立刻就成了親密的知友，無顧忌地談話起來。

那和我們談話的戰士名叫向吉春，是××師××旅××團一連一排的兵士，他的傷創是膝部。幸而敵人機關槍彈沒有打斷他的骨頭，不然他一邊的腿非就此殘絕不可

了。

『我們正在換防，敵人的大砲轟了過來。我們一連的許多弟兄「都掛彩」了。』我們的戰士說。

『實在，敵人也只知道濫開大砲』我們輕蔑地說。

『敵人的砲火的確很猛烈的。有一次，我們一連正在防守八字橋的前線，敵人對我們猛烈砲擊。幸而他們的砲彈每一顆都落到我們前面的河中去了，所以我們的弟兄，只有幾個受了頭額等處的微傷，不然早就全部完事了呢！不過這幾天我們的大砲也運到了，敵人像是吃了更多的苦頭呢！』

那看來沉默寡言的武士，像是漸漸興奮起來了。本來平臥着的他，開始掙扎着想坐起來。這時，從他的包紮好的傷口裏，血又重新流出來。

那童子軍隊長和我連忙幫助他坐起，并且用被單把流血處墊好。隊長像是很抱怨他，說：『你自己不可以動，一動傷口就要重新破裂呀！』

可是流幾滴血是決不能阻止那發了熱的武士的話頭的。他回憶地繼續說：

『從我們這次打仗以來，我們除「前進」以外，還沒有接到過其他任何命令。我們



只是反覆做着一件事，那便是衝鋒，有一次我們在××地方，奉命去奪敵人的裝甲汽車，我們派一連弟兄去，可是回來的却依然是一連，原來敵人已棄車而逃了。同日本人打仗，我簡直唯恐不死。就是我受傷之後，本來也想留火線上繼續殺敵的，可是因為他們看我傷在膝部，已經不能衝鋒，硬把我送來了這裏。其實我即使掛了一點彩，依舊可以和鬼子拼一拼的呢！」

一抹惆悵的影子，掠過了牠的臉部。我們暫時沉默了一回，此後那悲哀的勇士又繼續說：

『敵人對我們，什麼惡辣的手段都用得出來。他們這次又用有一種電槍。凡是吃了這電槍的，就要全身焚燒致死。喏，前面一隻床上的排長，就是中了電槍的。此外還有一種電砲，情形也大略相同。』

這時我突然想起了有一些報紙上說是前方缺乏糧食的記載，把這事問他。這時童子軍隊長替他回答。

「這事我很清楚。那完全是輸送的問題。我在這裏服務以前，就在前方担任過輸送。時常，我們接到某地需要食物的電話，我們便連忙把食物送去。可是等我們送到那

裏，却不見一人，原來早已又衝向前面去了。而我們，又不能跟着送到他們衝鋒的地方去。於是他們就要常常餓肚皮了。」

接着，我又問了那戰士關於我們前方的戰情，可是因為地理的生疎，他只能說是前進了不少，而不能給我以明白的回答。我摸出袋錶一看，時候早已超過了規定的探訪時間，因過不願擾亂極度需要安息的戰士們的睡眠，我們連忙和我們所訪問戰士和那親切的童子軍隊長陳君道別，辭了回來。

## 在滬東的奇遇

一難民

（八月廿七日大公報晚刊）

我們一共四個人，都住在楊樹浦裕豐紗廠的附近，十三日的戰爭發生了，許多人都向蘇州河的北岸逃去，我們想走，但是，我們沒有錢，也不能離開我們賴以生活的滬東，因為我們是在工廠裏做小職員的啊！

然而，局勢一天天的緊張起來了，砲聲震動着我們的耳鼓，流彈在我們的頭上飛動，怎麼辦呢？我們只好潛伏在我們的工房裏，關上了門，閉上了窗戶，屏息着聲音，

靜靜地等待着有一個脫險的日子的到來。

就這樣，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到了十六日的早上，我們突然聽見了門外，碰敲門聲，把眼睛從門縫裏向門外張望，看見有五六個日本浪人，臂上繞着白布的符號，有的手裏拿着鐵棍，有的提着手槍，在我們門前站着，我們在屋裏一動不動，等他敲了一分多鐘，以爲這屋子裏已經一無所有，便又跑到對門去了。

在門縫裏外望，我們看見他們正從對門屋裏揪出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我們同廠的工友，在毒打，那鐵棍上飛濺着鮮血，那慘痛的叫聲，震動着我們的心靈，我們同屋的伙伴憤怒起來了，想要衝出去，然而，我却把他們拉着，因爲，出去的結果，必然會遭受同樣的命運。現在顯然是犯不着的。

第二天，我們非出去不可了，我們沒有了米，也沒有柴火，不出去就祇有餓死，在一個黎明的早上，我們走了出來，然而走了不上五十步，碰的一槍從後我們的面響着，一個同伴受了傷，在地下掙扎着，遠遠地聽見幾個日本人不純熟的聲音：『使衣隊！使衣隊！』

他們把我們當作使衣隊攻擊，事實上使我們不能不拔步飛奔，接着後面追起來了，

我們在滬東是很熟習道路的，向着草房子裏轉了幾個灣以後，他們便再也找不到了我們，我們從砲口中逃了出來，心裏不斷地在跳動。



又一夜過去了，我們伏在牆角裏過去的，當天色黎明東方露出一絲陽光的時候，我們被一輛卡車的聲音所驚擾，有三個日本兵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最初很惶恐，但也很鎮靜，我們本是一無所有的人，還怕甚麼呢？

來的三個日軍，有一個瘦瘦的個子，他雖荷着槍，但面上却還帶笑容，他們在向我講話，然而我不懂，等了一會，他們在身上搜出了鉛筆和紙頭，寫字給我看，他們寫的是莫名其妙的中文，我所能認識的是「貴方尊姓大名？」「貴事情作？」……「我不十分懂他的意思，但大體上可以猜出他是在問我姓名和職業的，我看他態度還好，但也用筆在紙上寫來答覆他，寫來寫去，他似乎很感到興趣，他問我「東洋兵上海進出，勞働者諸君意見是何？」

我覺得他很有點奇怪，以他的態度揣測，這幾個人大概是有點「過激思想」之類的人物，所以，我也就大胆起來了。我向他寫：「日本侵略中國，是日本軍閥資本家的野

心行爲，與全日本勞苦大眾毫無利益，我們中國人都反對」，我一邊寫，他們一邊點頭，並不斷向我表示同情的招呼，他並且向我寫了一大篇，現在我只記得「日本資本家，財閥粉碎，侵略支那停止」……等，他告訴我們的姓名，並且他們是大阪的勞働者，他們說住在大康紗廠，叫我午後二點鐘在原處等他，分別的時候，他們是那樣的歡欣，他拍拍我的肩頭，叫我向西邊走，不要走東邊。



我心裏莫名其妙的感到非常興奮，疲乏的身體突然生出了新的力量，向西面走，打算在那裏躲上半天，再和他們談一次，好奇的心裏顯然超過了恐怖的威脅。

然而，很不幸的，當我走到甯武路口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帶着一小隊的日本兵把我抓着了，問我，打我，不准我向西邊走，叫我滾出去，他們搜索我的身上，問我『洋鈔有嗎？』『鈔票有嗎？』我每一個荷包都被他們傾倒，連兩元多的鈔票角子都被他們搜去，我的背被他們打傷，手上被刺刀戳傷，只好一步一步的向着南方走。沿途看見了許多同胞的屍體，都是被他們打死的。

救護車來了，我才被救護了出來，然而，這個遭遇使我覺得太奇怪了，似乎不能不

把他記上，這些都是事實，我向你們保證。

## 一個壯烈的故事

（八月廿七日大公報晚刊）

此次的中日戰爭，就是一部壯烈的史實，這一個壯烈的故事是一部壯烈史實的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到有人寫壯烈史實的時候，恐怕是會將這壯烈的故事遺忘掉的。

在傷兵醫院裏，一個斷手缺臂的重傷兵，向着看護他的看護婦說：

「你給我一點水喝吧！」

「醫生囑咐過，你的傷勢很重，是喝不得水的，你靜一會兒心，就會好的。」看護好好的安慰他。

「不，我要水喝，我的心頭充滿了憤怒之火。爲什麼我不多殺死幾個敵人呢？爲什麼敵人不殺死我呢？我的恨還未消，而我已受了重傷，不能打仗了」，傷兵喃喃的說。

「你好好的安息一會兒吧？」看護勸他休息。

「不，我不能休息！在戰場上的兄弟，誰見誰休息來？上了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們的兄弟，上了戰場只曉得拼命，只曉得殺死敵人！有許多兄弟被人殺死了，而我還活着，我怎能夠休息呢？」

他又繼續興奮的說：

「我們連上的陳人義，他纔是一條好漢子，一個好兄弟。他不過是十九歲的年紀，可是他生來一付愛國的心腸。在今年兩個月以前，他的家裏方爲他討了一個好媳婦，小夫妻好得像什麼似的。本來，他的家裏有幾畝田，要他在屋裏種田過活的。可是，此次上海打起來以後，他瞞着父母，瞞着妻子，跑到前線上來。我們很奇怪的問他：爲什麼這時候跑來呢？你們猜他怎麼說的？「我當了幾年的兵，只是中國人打中國人。這一次我們打東洋人了，我還躲在家裏幹什麼呢？」這話說得多麼有骨氣！」

「難道你不想你的老婆嗎？」我們笑他。

「中國快要亡國了，還要什麼老婆！」他罵我們沒有骨氣。

「在火線上，他真是勇敢極了。他的眼睛發火，他的心裏冒烟，一到陣線就衝，見了敵人就殺。在攻打八字橋的時候，我們同敵人肉搏，他一個人奮不顧身，一連殺死了

九個敵人。只等他的刺刀殺鈍了，他仍然是不顧一切的衝上前去。可是，結果是被敵人一槍打死了！而在他死的時候，臉上仍然是泛着微笑的！」

傷兵敘說着，沉痛的臉上掩不住他的興奮。

「我算得什麼，我算得什麼，不過是傷了一條臂膀，斷了一條腿吧了，我又算得什麼！」

## 虎口餘生述

（八月廿四日申報）

記者友人陸君，於昨日自華德路齊齊哈爾路中興里，在敵軍機槍掃射下脫離虎口。下午與記者晤面，詳述我軍勝利進展情形，及其脫險經過，歷歷如繪。特錄誌於下：

當戰事最初開始時，該處僅聞得遙遠之砲聲，故未加注意。迨至十六日敵軍敗退時，雖欲脫離險境，事實上已不可能。蓋敵潰退後，即在前明園跑狗場內架有機槍四架，華盛路口祥生汽車公司門前亦置有重機槍二架，更在榆林路口置大砲一尊。同時



我軍亦在齊齊哈爾路（東方浴室門口），華盛路，韜朋路，遼陽路，荊州路，大連灣路，保定路等各要口（均在華德路北），密佈沙袋鐵絲網，架設機槍，與敵軍僅距百武之近，雙方成對峙狀態。故敵一見我市民自屋中逃出，即用機槍掃射。至目前為止，自高榔橋至保定路一段之華德路上，慘遭敵人擊斃者，不下一百餘人，屍身且無人掩埋，狀至慘痛。

余（陸君自稱）蟄伏屋內，不敢啓戶者凡六日。詎至前日下午五時許，華德路上之順吉里物華里華德坊均付一炬，而火勢已延燒至中興里之街面市房。至此，余遂喚同弄內未及逃出之鄰人約六十餘人，乘濃烟之掩蔽，由中興里衝出，一直逃入對面齊齊哈爾路我軍防綫內。待尙餘殿後十餘人時，被華盛路南口祥生汽車公司門前之敵方始發覺，急用機槍掃射，已屬不及，故無一人受受傷，迨進入我軍陣地時，我前綫官兵，對於余等異常和藹，並加安慰。同時更蒙派人領導指示脫險路徑，余等乃連夜繞道至江灣，然後至大場，再由真茹到特區，方獲與君晤面云云。這時，不勝欷歔。

## 從日本人的囚獄裏脫逃出來

——一個英勇的童軍的自述——

（九月一日辛報）

八月十七日上午九時許，服務在大世界傷兵醫院上海市童子軍戰事服務團團員潘君世英，在滬西被日本浪人架去了。終因他臨事機警，幸得脫險。以下是他歸隊後的自述：

『當時，我被三四個浪人拉進了一個紗廠。經浪人報告內部的主持者畢，便將我解到了吳淞路日本商人俱樂部。』

『在那裏，就有一個漢奸向我作種種無理的盤問，除問姓名外，再問是否抗日會會員？「曾參加過義勇軍？」「在海甯路一帶，有沒有打死過日海軍兵士？」我除回答了真實姓名之外，其餘一概不理。這時，另有一個漢奸，就將我編為「一〇七」後，我就再被送進了附近的懷安堂內。』

『在懷安堂，我受到了日本七八個海軍用木棍的痛毆。同時另有三個日本軍官在旁怒目虎視之下，又用皮鞋槍柄助毆。至此我已漸漸的昏迷，終至不省人事。其後，我又被他們用冷水灌醒了，於是就將我丟在一旁。』

『當我蘇醒時，已是十時半了。忽然，我見到又有三個童軍，與我同樣的由戈登路解到了此間。並見那三個同志的肩章及符號，早被撕去，衣袖亦撕破，只有平邊軍帽及領巾（係青白二色縫合的）仍留着，兩手也被用繩反綁着。當由漢奸向三人詢問「是否加入青年團（因為日本童子軍大多數叫做青年團）？」他們當堅決的回答說：「不必多問，要殺就殺！中國一定要打敗你們狗日本的！」該部日軍官見此聲色俱厲的童軍，即不問情由說聲：「去劈！」就有許多日兵，一擁上前，將三童軍拉至後面操場。我目擊我們的三童軍在槍聲數響中倒斃了！

『這時我也被拉至後面，有日兵二名看守着。至下午二時許，又一度將我訊問，但是我仍閉口未供。當然，這免不了了一場痛毆。

『延至第二日（十八日）夜間，適有我軍砲彈一枚，落入該部，有日兵二名炸死。這時，忽來了日兵十多名，槍上的刺刀，瞄對了我胸口，似乎有將我刺死的模樣，有不久時候，一直的這樣用槍對着我。這時，我又看見一個我國商人被毆，不久，他的左太陽穴，被打進了一顆子彈，而由右太陽穴穿出，又射到了另一個被捕的市民的腿部。那個商人慘死了。

『到第四日（二十日）的早晨，因為我始終不肯說話，又被嚴厲的用篾竹條痛打。同時，又見十餘個被捕的市民，日兵們正在迫着他們投降做漢奸的工作，否則立即用槍刺死。但見內中有一個足穿草履，頭戴笠帽者，手裏握着許多偽幣。據稱：原來他本在楊樹浦一帶做漢奸工作的，且能說流利的日語，當時也被禁入拘留室內。此時有日軍官數人，將拘留室的「囚犯」依號叫出十五人。因為鉛筆寫的號布字跡含糊，我就冒答一四號，而與十四人一同叫出。當即裝上卡車，馳出至外白渡橋北堍，將我等十五人完全釋放了。』

『在這十五人中，那個說日語的漢奸，也在其內，我見他向蘇州河北面逃。我雖力疲神乏，但不忍心多一個漢奸的活動，而破壞我們的後方，我就力竭聲嘶地喊着奔着。民衆們立時就快走趕上，把這個漢奸捕獲了。由四川路橋一直到南京路口惠羅公司門前即被中央捕房的探目拉住，我也與他同到捕房作證。當經第一區警察局，將這漢奸從捕房解至警局；由局方嚴詰之下，真據確鑿，即行槍決。』

## 吳淞口外觀戰

王 孟 譯

（九月一日辛報）

——據英文大美晚報記者廿八日的報告，他在吳淞口外，親眼看到該處附近作戰的情形，這時他剛在停靠林肯號旁大來公司的渡船上，看到前面突然開到的日本魚雷艦，正對着吳淞海岸預備作戰，觀察頗為清晰，譯錄如下，以獻讀者：

在當晚十二時二十分，戰事就發生了。大約在岸上離開海面五十碼的地方，恰在海港驗疫所的對面，這小型的魚雷艦上也接連地放着機關槍，於是就在這驗疫所的地方和四圍，引起了一場激戰。

當時許多在渡船上逃難的外國人，都蹲伏在甲板上；有許多沒有走上來的，也很恐慌地藏匿在下面。已經在林肯號船上的，則都擠在船艙的下層。這時魚雷艦正連續地放着牠的機關槍，也不時地轟着他們的迫擊砲。

爲了一批外國僑民的經過，戰事暫平靜了一些時候。但是，過後，日本軍艦就不斷地放着猛烈的砲彈，向吳淞一帶的村口轟炸，而中國的防守的軍隊也常時飛過一些槍彈來，作爲往還的酬答。

當時，有四隻日本飛機，軋軋地掠過我們的渡船，從浦東方面飛來；有兩隻最先

的，已達到了吳淞鎮一帶，四圍的周旋偵察，丟下了不少的炸彈。

到了早晨九點鐘，戰事異常激烈。日本把幾艘軍艦，都排列在岸口，猛烈地向着岸上猛攻。他們以爲那裏正是中國軍隊在佈防着工事。此外另有一架日本的轟炸機向中國陣地擲了好幾個炸彈；但是，結果：在中國高射炮的轟擊中，被迫降落了。

吳淞口外的洋面上，在濃烟暗霧之中，隱約看得出入隻海船的陣線，其中三隻，很清楚可以辨別出是日本的兵船。此外，在黃浦江中，還留着十多隻平底巡哨船和驅逐艦。在外灘日本郵船株式會社碼頭附近，則停着一架修理船隻的機器。而在各個碼頭附近，還有不少小的船隻駐泊着。在靠泊日本郵船株式會社碼頭附近的第三十號的驅逐艦外，另有一隻全身白色的醫船，在兩個烟囱上和船側旁畫着幾個顯著的紅的十字，在這醫船上，一點也沒有什麼動靜。

在浦江下游楊樹浦一帶，長留着一片淒涼的景象。雖然確能看得到幾幢稀疏的房屋，但眼前所呈露的一切已顯出了戰後的衰敗。在碼頭附近，還看得到幾個日本兵在活動着，但是看不出他們在進行着什麼工作。

靠近吳淞一帶，有幾隻日本運輸的船隻，正在駁卸牠的輜重；岸上還有排成雙行的

日本兵在進行。在他們的兵船上全都掩護着稻草，好像是一種故意造作的偽裝。船上留着幾個水手，正打着旂語，在招呼岸上的日兵的佈防。

吳淞江前面電力廠的牆壁上穿着不少的彈孔；附近的房屋，也遭受了重大的轟擊，而留着一個個很大的窟窿，遠望去好像篩子一般，做了江邊的特殊點綴。

歸來的時候，我們的渡船已變了空空的一艘；在船離吳淞不久之時，隆隆的砲聲便又震起了江中的怒濤；我們可以想到，激烈的鬥爭又繼續在進行中了。

## 吳淞十日血戰

——保安隊團長岳岑詳述

（九月四日大晚報戰地記者特寫）

「問我受傷的經過嗎？其實，這點兒輕傷算得什麼！保衛國家，是我們軍人的天職呀！」

「你聽了不會感到厭倦嗎？也好，我們不妨簡約地來談一談。不過，那怕是十分乏味的吧。」

「到二十日的晚上，情勢就驟然緊張起來。敵人因爲在虹口一帶軍事失利，陷入了重重的包圍，自然，突圍是他們唯一的辦法。因此在蘊藻浜張華浜一帶，他們就用大砲飛機作掩護，隊伍密結地向岸上衝來了，這樣，我的防地，也就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二十一到二十二日，我所率領的弟兄，和數倍於我們的敵人會苦鬥了整整三十多個小時。三十多個小時，是多麼長的一個時間呵！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東西喝，眼見弟兄們一個一個的壯烈地犧牲去。但這是爲國家呀！除了不惜一切地和敵人拼命以外，還有什麼更妥善的辦法呢？因此，始終我們還是支持了下來。

「二十三日下午，敵人因爲屢攻不逞，情勢稍見緩和。蘊藻浜的那條橋上，我們的弟兄是死得很多的。幾次我們想衝過橋去，想幫助他們擊退敵人，但幾次都爲敵人密集的機關槍止住了。有一次我們已幾乎快衝過橋了，但無恥的敵人，却在橋的南端放火燒了起來，真悲壯呵！那一剎，我們的弟兄，前仆後繼，竟犧牲了不少哩！

「但當我進抵××時，敵人似已發覺，分了一隊兵士向我這邊迎擊過來了。我們便



在××展開了劇烈的搏鬥，而我也就在這當兒掛彩啦！

「我的頭，剛想抬起來，敵人的一顆子彈就洞穿了我的軍帽。那時，幸喜我的神志還十分鎮定，我知道我所蹲着的地方，已成了敵人攻擊的目標，就把身子向右移了過去。那裏是一簇蘆葦，起初我以為蘆葦中一定還有土墩，所以沒有伏下去，可是我立刻看清了，於是就迅速的躲了進去。剛伏倒，颯一顆子彈就飛來洞穿了我這右臂。但這時我是負有重任的，我不能退，所以在忍痛之餘，依舊一聲不響的伏着。

「敵人愈迫愈近了，顯然這是肉搏的時候了，我便硬撐起身子來發了衝鋒命令。這樣，大地便立刻捲起了狂濤，弟兄們個個都奮勇爭先的站起衝了過去。喊殺聲響澈了雲霄，塵烟也瀰漫了四週——敵人究竟都是些被軍閥迫着來作戰的呀！所以喊聲起處，他們就都踉蹌地各自逃命了。不到十分鐘，我軍就完全擊退了他們。

「以後，由勤務的扶助，我纔離開戰場。

「到這裏來，還剛是昨天下午（一日），因為沿路敵機轟炸得很厲害，由勤務扶着走到滬太路。纔由童子軍救回來。

「真的，這點傷是算不了什麼的！你瞧好啦，再過一二星期，我就可回戰場去殺敵

的！」

上面是記者去訪問了剛由吳淞受傷歸來的×××第×團團長岳岑氏後的忠實記錄。岳氏，據聞係黃埔第一期畢業生，年紀還只三十四五歲左右，姿態是十分英俊的。記者去訪問他時，他一直興奮着。只有當最後記者問起他所率的死傷人數時，他的語音，纔轉為幽傷的低調。但接着上面，立刻他就又振作了起來：「不過，這數目與敵人死傷的數目相較，却還是很少的。你可想像到的：敵人的密結隊伍登岸時的犧牲，是多麼重大呵！」



此外，我們還談到了下列的三點：

(一) 據他觀察，最後的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他說：這幾天戰事的進展，雖然比較沉寂一點，可是我們該認清的是：中國能打勝日本的方法，只有採取持久戰的戰法的。因此，這樣的狀態，是不值憂慮的。

(二) 敵人的登岸，並沒有多大關係，那方面我們的軍力配置得很雄厚。只要我們不讓他們再擴大戰線，使他們的軍隊密結在一起，陸軍不能發揮砲火的威力，我們是總

有殲滅他們的可能的。並且在用兵上說，敵軍的砲艦在淞口一帶已早排成了一個砲兵陣線，他們成天地向我岸上猛轟，結果自然都是我們的損失。我們的軍隊，既不能在密集的砲火下站住脚跟，還擊也就很困難。所以在某種觀點上看，讓他們登岸後，再設法殲滅他們，也是辦法中的一種。

(三)在這次淞戰中，敵人的隊伍中，據調查還雜有被逼從關外開來的「偽滿」軍隊。敵人屢用這些東北人向我軍喊口號：「老鄉！大家是自己人，不要開槍！」但當我軍抬起頭來時，他們就用機槍橫掃過來了。這點，是值得我們痛心的。他們假定不願做奴隸，乘這時候反正，實在是最好的機會。

## 脫走於虹口之絕境

胡維九

(八月二十八日辛報)

起初，我已很清楚的看出全滬到處無樂土，也很憤怒的仇視一羣無組織的「搬場」之羣的無謂的自擾，我確曾細起一副不為騷動所擾亂而惟求沉着應付的臉譜，我驕矜地。

十二日那天，鄰近的居民，都紛向蘇州河以南的「安全」區逃命，我還是不爲所動。

翌晨九時十五分，果然敵人在開北先揭開了戰爭的序幕，滬東的局勢頓成了一個大混亂。但是，我，我還是留居於虹口，一是出於不及，二是無力逃避，三是難捨我這臥病的良妻，不得已遂終於做了饅首兒的餡子。

從十四至十八，繁華的虹口，已成了「修羅」之場，街頭除了日兵帶着驚怖的神色，放哨，佈防，和坐着馬達卡沉默而匆忙地開赴前線之外，已成了死寂的境地。可憐我們無辜的同胞，整日夜躲在屋子裏苟延殘喘。我們絕不能自由的啓門張望，否則即遭殺身之禍。虹口的民衆，在日兵的鐵蹄下，隨便有消失生命的可能！

十九日，情形却突然變了，幾日來死一般的滯重，變成了頂度的緊張。有幾處已經着火，甚至逐漸地由茂海路公平路鄧脫連兆豐路，而延燒到新記浜路來了。

傍晚，獸性的日兵曾一度緊急地來敲開了我們的門，我祇會張大了眼睛，護着病妻在床邊怔了一陣。結果，得悉日兵的來意，是通知未逃的居民，晚上一律要滅燈火，以避我空軍的夜襲。

一羣被毒燄焚去了住處的難民，都慌亂地，悲慘地，扶老攜幼的冒險逃命。而我們還未曾延燒着的「幸運兒」，則仍然在屋子裏死守，雖然已失掉了睡眠和飲食。

隔天，密如聯珠的槍砲聲，從遠方漸向耳邊移近，牠帶來了足以告慰的喜訊——我軍大勝。可是，我們在這裏的危險的境遇，也跟着迫切起來，我終於感覺着「死守」也不是好辦法，還是「走爲上着」吧！

我們正打算「走」的刹那，前門突發生了斧頭砍門的巨聲。於是我妻失望地悲泣地不自主地喊出這樣的話：「逃也無益，還是讓我們死在家裏吧！」一團黑光頓時浮在我乏力的眼底，心頭陣陣的酸楚，幾乎失掉了我全部的知覺。「等死嗎？不值得，我們還是快從後門逃逃看；即使死，也得死在青天白日能照臨的大地上！」我彷彿在牢門口打定了死的決心，我們必得往刑場去「驗明」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的「正身」似的。說完了一把拖着妻子沉重的脚步從後門出走。

僥倖的，溜出了弄口。但是熊熊的火正冒在距離咫尺間鄰里上空，那催淚的烟霧，蒸薰的毒火，煎熱着我倆的全身，甚至路面也成了火山的表皮，燙得使我們不易插足在濃烟中。隱約看見賴士德學校往昔的雄姿也被敵人摧毀無餘了。

沿着賴士德的後門的圍牆，摸到元芳路西安路的拐角。那一向掛着英商牌子的師善里，也在着火。火，這敵人的毒火！可要把我們葬身火窟？唉！這時的情景，比之「死守」時更淒慘了！走吧！「走」依然是我們不變的主意。

至西安路的上段，更緊張了，我們頓時把火看做了第二個問題。那密密的槍砲聲，能震聾了人們的耳鼓！敵人的鐵鳥，不斷地產下一顆顆硫磺蛋。轟！轟！那一聲聲巨響，一簇簇灰烟，好久佔據了裏虹橋兩塊的上空。東邊已成了一片冒着餘燼的廢墟，即使尚有矗立其間的，也不過是市廛和廠房的斷垣殘壁了。

再過去，那邊顯然是死路，我們便折回西安路，改向東熙華德路前進。

靠着上海銀行的牆壁向東探望，祇見數十敵軍跟一羣無恥漢奸，在趕築工事，堆砂包。但是賊計未竟，穿便衣的我軍的前哨已經衝來了，他們便像無頭蒼蠅似的，向莊源大弄一帶狼狽竄去。

沿着華德大戲院馬寶山公司向南走去。滿以為將脫離了火山。那知在中虹橋的橋墩上，却遇見了這樣的慘事：

三四個日本浪人，在搜查逃難的行人。當時我們覩一個中年的婦人，在驚恐之下，

俯着身子在手慌脚亂地解開包袱的帶結。不料因爲遲滯難解，竟惱怒了日本浪人，一刀就刺入少婦的腿部，加以狠命的一腳，把他踢入虹橋河。

中虹橋也「行不得也」，沒奈何又回西安路。這是已是半天是月半天火的新秋之夜了——多慘涼的夜呵！

我們在進退維谷之夜，依着一被遺棄於路邊之破卡車下，跟着一隻也在逃難的死老鼠，一塊兒蜷伏了一宵。有一次，這缺少的車胎的鐵輪，還做了我們死的替身（那流彈祇射到牠的軀幹，而不曾抓去我們難民的「難命」）。

東方被火燄照得到處通明了，幾乎不辨這已是黎明的曙光。華德路上的日軍來往頻繁，而路邊則到處是已經失去了生命的同胞。

六點鐘辰光，我們蜷伏在火山中的難民竟得脫離了黑暗與恐怖。我們突然看見了一輛救護車，把我們這一羣奄奄待斃的難民掃數救出了。

過蓬路，閔行路，天潼路的當兒，我們眼見到許多同胞正被敵人串演着多少慘絕人寰的悲劇。甚至我們飄着「紅十字旗」的救護車，也中了幾顆槍彈。敵人誠蠻無人道的了。

在這次砲火下，我們雖失去了多年心血所造成的家，但留餘的還有我們寶貴的生命。我相信：有生命就可以回原處去建築我們的家，新的市廛，新的廠房，新的虹口，新的上海。這砲火真是給我中華民族一個新生的洗禮！——於是，我忘記了我的痛苦。

## 在西站的逃難者

啓一

（八月二十七日救亡日報）

自從京滬滬杭兩路開車後，據說每天向着這兩條路上逃難的人，達好幾萬人。

記者爲了要明瞭西車站的情形，曾經到那兒去巡禮過一番。坐着雙層公共汽車向西出發，在愚園路上，不時地可以看見英軍所築的防禦工程，沙袋堆得伸向了街心，僅可以通過一輛公共汽車。來往的雲飛與祥生的汽車，不斷地穿流着，人行道上攜老扶幼的難民，潮水似的向着西車站那兒湧。

兆豐公園的門口，英軍仍舊在那兒建築防禦工程，黃包車夫拖着沙袋，一輛一輛地從極司非而路的兵營向着挪兒拖，有幾個堆置好了的沙袋上還搭了涼棚，就像亭子似的，大太陽灑不着他們的腦袋，英軍坐在裏面乘着涼，樣子很悠閒，口中有的還含着一



根雪茄烟。

在聖愛娜花園的門口，佈置了鐵絲網，荷槍實彈的英軍在那兒把守着。一過了鐵絲網，乘車的人便坐得滿地了，東也堆着行李，西也堆着舖蓋。賣茶的小販，高叫着一個銅板一杯，情形很混亂，汗氣與路邊堆置的垃圾的臭氣，直望嗅管裏鑽，可是來往巡行着的英軍，却不管這些，只是鼻子上面，多了一個鼻罩。

這人潮一直從滬西站車站馬路湧到那邊的極司非而路的交界處，那邊因為是戒嚴的區域，等車的人不能過去。所以比較清靜得多了。估計一下這些匪難的人，至少有一萬人左右，那時正是五點半鐘京滬車開車的時刻，這些人不用說是踏上京滬線的了。但不然，待記者走到車站的面前的時候，才知道上午十點半鐘的滬杭車還沒有開出，車站的門口貼出了一張條子上面寫着，『……上午十點半及下午一點半之滬杭車，頭，二，三等票均已售全……』的字樣，一個車站站員在車站的涼台上向外面高嚷着：『報告！請大家注意，今天的滬杭車還沒有開出，五點半的京滬車大概要延長時間了！』

記者在車站邊，找着了了一個賣香烟抽的職員，和他談了好些話，才知道從杭州開到上海的車子，在半路出了毛病，因此上海的車子就不能開出了，他告訴記者，每天規定

的是滬杭車開兩次，京滬開兩次，但是，自開車以來，很少時間是照規定的，只是什麼時候車子開到，就什麼時候開出了，譬如今天，不單滬杭車錯了時間，恐怕京滬車也要脫班了。

他說每天搭車的人，滬杭車爲最擁擠，滬杭線多半是到杭州的，然後從杭州轉到內地去，京滬車以到鎮江與南京的多，每天京滬車兩班，乘客大約有一萬人左右，京滬滬杭兩路車合起來大約有三萬人的模樣。

記者這時便向他交涉能否到車站裏或者月台上去走走，但是却給他阻止住了。

從車站的旁邊，鐵柵欄中望進去，鐵路的兩邊與月台上也擁滿了人，那是上午十點半鐘購着了票，而未開出的滬杭車的乘客。這時大太陽最辣，坐在鐵路兩邊的人都覺着腦袋在那兒「抗日」，但是態度却非常鎮靜，因爲人太多的原故，鐵軌上也幾乎站着的是人，記者心中想，這時要是有一輛火車從那頭開過來的時候，說不定要發生什麼慘禍了。雖則車站裏的路警，不時地在維持秩序，但也無能爲力。

記者正在這麼想着時，突然人叢中轟動起來了，原來是兩架日本飛機在天空上軋軋地飛着，看他越飛越近！軋軋的機聲也來得更響亮，這些彷彿像一根針似的刺進了人們

的心中，幸好牠只從東站上飛過就飛去了。否則，擲下一個蛋，那真是不堪設想。

記者偶然地想起了一個問題，便是乘客等不及時，回去了，而該班的車子却又在夜深開出了上海。乘客因此漏了車，試問乘客所持的該班車票，搭下班車時是否有效，記者問及一個車站職員時，他也無法回答我這個問題。

## 從上海到蘇州

王 瑩

（八月二十七日大公報）

忽忽地提着行囊，天還不十分亮，經過了冷僻租界的街路，兩三個荷着槍彈的外國巡捕，睜着好奇的眼望着我們。臨出發時，田方沒有來，在一切都是『軍事化』的規的規的，我們不能等他，大家都十分地懊喪。走不多遠，田方奔來了，提了個大被包，大家拉着他就走，那時我們的喜悅真是不可言說地了。

出了租界的鐵網，便看見胸前滿是排着手榴彈的我們的保安隊在檢查着行人。我們把護照拿給他們看，他們親切地點了我們的人數，就讓我們通過了。

船停在塞滿了污物的仄仄地小河內，載了三四十人駛開了岸邊，一兩聲嘆息從船尾

上的一個年老的婦人的唇邊送過來。走不多遠，滿船的人都在談論着這偉大時代最近所發生的事情；

『你們是送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們的家都給東洋鬼子燒光了！』

『中國兵打勝仗，鬼子老吃敗戰！』

接着就是一個人詳細地敘述鬼子的飛機被我們打落了多少架，中國的飛機是怎樣的神勇，怎樣的『行』，這樣地我們好像忘記了『陌生』大家親愛地談論着。在十二點鐘時，忽然地日本飛機在空中響了，母親很急地抱着孩子，客人叫搖船的夥計加快地搖到岸邊，空氣頓時有點緊張。駛近××時，飛機更多了，高射砲的響音清晰震耳。一個船客立在桅杆邊邊喊着說：『看，快看，跌落了一架飛機了。』

『不要瞎說，這是中國的飛機，鬼子打不中的！』一個××的米商很快的申斥着。『你們爲什麼不幫着中國兵打鬼子，逃到什麼地方才是安全地帶，現在是全國抗戰的時候……』我們和在我們近邊的幾個木匠在說話。

『我有一個年老的娘呀！一個工人憂愁地回答着。』

『如果敵人不打完，你的娘也永不會得着太平日子過的。』

『是的，敵人不打出去，我們中國人是永不會得着太平日子過的：』許多人都在點頭附和着：

船在下午五點的時候到了一個小縣城。我們從出發直到現在，除了早晨每人吃了一團滋米飯外，還沒有吃過東西，大家都很飢餓。有幾位把箱子托付別人代提去打聽明早去蘇州的船，還有便去找住宿的地方。我們每人都晒得紅着一張臉，背着一隻軍用水瓶，提着自己的簡單行李。當地人都關心地望着我們：『是上海逃來的，性命交關！』

『不，』我們回答着。『我們沒有地方可逃，我們是到華北去做事的。』我們回頭望他們，他們對我們那麼善意地笑着，我們也笑了。

這小縣城是一個十分簡潔而素樸的地方，人民都穿着很整齊，表面上是相當的平靜的。地方上的民衆組織也很好，所有的壯丁都加入了公民訓練（已經有五期了，每期有一千五百人，現在受訓的公民已達七千五），他們隨時都可開到上海前線爲祖國而抗戰的！此地雖然聽不見砲聲，可是敵人的飛機却每天不斷地在脅迫而威逼着牠了。

我們經過警察詳細地盤詰後，一個受訓的公民做了我們的可愛的嚮導，便耽擱在一

家小旅舍裏。吃過晚飯，洗星海拿了寫好給他母親的一封信給我看，內容大致報告平安的行蹤。他的母親已經是六十開外的人了，知道他唯一的孩子要有一個不定的頗長時間在遠地去工作的時候，哭得很傷心。他的信上說：『你平時恨東洋人，我們現在是去幫助軍隊打東洋人的工作，你應該歡喜。每個人都不要自己的兒子去打仗，敵人還會殺得完嗎？』我加上一行在後面：『幾個月的時間一瞬眼就過去的，我們回到上海，敵人就打得一個沒有了。那時我們要一塊兒高興地吃一頓飯，喝一盅酒。』

打聽船的同伴回來了，我們明早天一亮便要坐民船去蘇州。我們對上海的希望是：在最近一星期內能夠把敵人趕出上海，上海的同胞們一星期後便可自由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

船足足搖了一天一夜。二十二的清晨到了蘇州。